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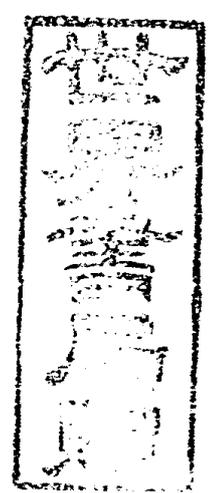


中華民族的故事



施 瑛 編 著

610. /
628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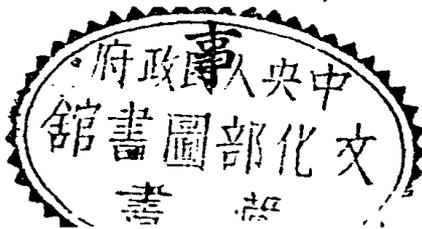


3463

新編中國歷史故事叢刊

中華民族的故

施瑛著



3 0660 2051 6

小引

我們平常所說的歷史，其實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指事情的本身。例如說，中國有四五千年的歷史；當說這句話的時候，是指中國在過去時代，已經積有四五千年的事情。這是「真的歷史。」第二個意義是指事情的紀述。例如說史記、通鑑一類的書籍，全是中國的歷史。這是一「寫的歷史。」真的歷史原是巍然永久存在的，但是它一往而不復再現；寫的歷史乃隨於真的歷史之後，加以追記。因此，寫的歷史，很難於跟真的歷史絕對符合；能够做到完全的「信史」原是最高的鵠的。而且著作者因憑藉的材料和其他的種種不同，真的歷史雖只有一個，而寫的歷史則何止百十部，其中也沒有兩部是絕對相同的。跟着時間的推移，真的歷史是往者已矣，而寫的歷史一直在著作者的筆下重寫中。著作者的目的，只是把已往事跡如何演變到今日的經過，忠實地而系統地告訴讀者，讓讀者察古而明今。著作者只能盡心寫他的「信史」，讀者也只能等待更好的重寫的「信史」。

雖然這樣，但是我並不敢把本書稱作歷史——這是一個怎樣莊嚴而堂皇的名詞，我不敢褻瀆它。我

中央人民
政府
文化部
圖書館
書

小引

已經有好幾個年頭，想編寫這樣的一本書，而且二三年前，已經寫了一部份。但因他事把我阻攔下來了。如今我住在寂寞的鄉下，重翻昔日的材料，振筆重寫。一來是找不到豐富的史料，全憑一些書籍爲參考——史料又何只限於書籍呢？二來是孤陋寡聞，缺乏質疑和研討的師友，只能自行其是的寫着。因此，我很想使我所寫的東西，能夠給過去的活動和至今的演變，作出幾幅素描，並寫出今日我們中國人承上啓下，在怎樣的大轉變中。我雖日擁書城，弄得心力交瘁；但我的不行，自己也是知道的。我不敢褻瀆歷史這個莊嚴的名詞，讓讀者把本書當作史話——甚至於當作故事也罷了。我只希望讀者在看過本書之後，能夠得到一點普通歷史教科書中所沒有的東西；能夠對於四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演進，有一點線索；能夠懂得我們自己是怎樣的站在歷史的歧途上。如果這些小小的願望，不爲我拙劣的文筆所誤；則我在完畢本書以後的喜慰，讀者是想得到的。

我盡力抓住我所認爲重要的東西來寫。我是站在一個處身現今世界的中國人的立場。雖然本書是「中華民族的故事」，但我在編寫的時候，總是記着中華民族是世界上的一個民族，中國是世界上的一個國家。中華民族的故事，原不過是全人類歷史的一環。我們不能夠像住在夜郎國裏談自己的父祖一樣。這是我在編寫本書時的態度。

歷史如江河，從過去到現今，是後浪摧前浪的進行着。「舉刀斷水水更流，」要把歷史分出幾個顯明的時期，是很困難的。但是爲了使讀者清楚一點，又不得不這樣做。同時，只爲了便利之故，書中紀年一律用公元。本書的時期劃分，將如下記：

(一) 上古——從渺茫的太古到公元前二二〇年，是先秦時代。

(二) 中古——從公元前二二〇年到公元九六〇年，自秦漢以至唐末五代。

(三) 近世——從公元九六〇年到一八四〇年，自宋元明以至晚清。

(四) 現代——從公元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後到如今。

編寫本書時所用的參考書很多，因懶於開列冗長的書目，只好很抱歉地省去了。本書能够繼續寫畢和出版，還得感謝陸高誼先生。

施瑛 一九四四、夏、新市。

中華民族的故事

目錄

小引

第一章 等待考古家搜尋朦朧的太古……………一

第二章 各式各樣神話傳說是中華民族創世紀……………六

第三章 從口頭的語言到書寫的文字……………一三

第四章 周征服殷商成立封建制度……………二二

第五章 新境界裏地主工商業家抬頭……………二九

聖聖先師孔子……………三六

秦始皇帝完成統一大業……………四四

漢朝奠定中國疆域……………五三



第九章	士大夫作幫助統治的官僚	六二
第十章	游牧民族侵入崩潰的帝國	七二
第十一章	佛教託根中土和方士創立道教	八二
第十二章	隋唐兩位皇帝的故事	九一
第十三章	唐朝重振中國雄風	九九
第十四章	中古生活片影	一〇五
第十五章	從中央集權到地方分權	一一三
第十六章	紙張石經和雕版印刷	一二〇
第十七章	契丹和女真的迭興	一二七
第十八章	宋朝對內文治和對外苟安	一三八
第十九章	蒙古大帝國狂飆突起	一五〇
第二十章	明朝跟蒙古的鬭爭	一六三
第二十一章	崛興的滿清進入北京	一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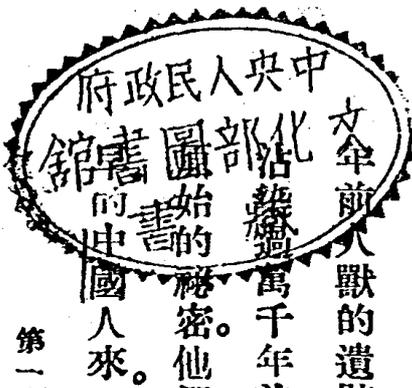
第二十二章	南明不能保住半壁江山·····	一八〇
第二十三章	外國傳教事業曇花一現·····	一九一
第二十四章	社會經濟停滯於商業資本階段·····	二〇三
第二十五章	讀書做官和專制君主的統治·····	二一二
第二十六章	帝國主義轟開中國大門·····	二一九
第二十七章	太平天國的興亡·····	二三〇
第二十八章	外交家李鴻章和守舊派西太后·····	二三九
第二十九章	孫中山創建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	二五四
第三十章	大轉變和新環境的素描·····	二六二
第三十一章	舊的結束和新的開始·····	二七三

中華民族的故事

第一章 等待考古家搜尋朦朧的太古

610.9
628

把中國歷史的第一章，獻給考古家。——這些白髮斑斑的老學者，他們握着手杖，肩着鶴嘴，不辭辛苦，去探尋人們沒有文字以前的歷史。他們在荒涼的西北沙磧中徘徊，他們流連於斷井殘垣的古代廢墟上。他們找到幾片白骨，或是碎陶破瓦，或是銹爛的金屬，都仔細的把玩着，珍藏着。也許這幾片白骨，是萬千年前大獸的遺骸，他們從研究中，便可得到這個人或獸的形廓。也許他們掘到的碎陶破瓦，銹銅爛鐵，上面沾着幾萬千年前人們的汗血，他們可以從這些手澤，默想到當時人們的生活。他們靠着發掘地下層，探尋最初的秘密。他們的努力，不是白費的。將來總有一天，考古家憑着發掘出來的「骨董」，整個的描繪出最



第一章 等待考古家搜尋朦朧的太古

且讓考古家來寫中華民族史話的第一章。

二

考古家們的任務還未曾完畢，我只能靠他們所得的一鱗半爪，來閉眼默想我現在所住的國土上，幾萬（或幾十萬）年以前的情形。

洪荒初闢時代的那一個浪漫世界，我們可以在普通的地質學或古生物學書本裏讀到，不用再在這裏說起。我覺得幾萬（或幾十萬）年前，在我眼前展開的，仍是這一片可愛的東亞大陸，也許比如今更可愛。碧綠的原野像沒有邊際的伸展着，山嶺起伏，河流迂迴，雖然滄海桑田，大地上的一切在緩慢而連續的變更中，但是它的形廓，總依稀和如今相似吧。籠覆在上面的，是蔚藍的天空，日月有規律的運轉着。這是終古如恆的。日月之光照着大地，到處是參天的古樹，碧海一樣的草原；沼澤地裏絢爛的奇花，自開自謝，深山幽谷中的灌木叢和蔓藤，永遠分不開似的糾纏在一起。這裏是植物的世界，也是動物的世界。光怪陸離的蛇蟲，盤踞在腐爛的草叢裏，馴良的小獸，在原野上奔逐着，龐然大物的野牛野馬，在山林裏出沒，古樹的濃枝密葉裏，又是禽鳥的巢穴。若干世紀以來，這些動植物在此仆彼興中，默默地爭取自己的生存。

就在這一片大地上，出現了一種叫作「人」的動物。這個時候離開現在有若干世紀，我們不知道；他

們一直是東亞大陸上的原住民，還是從中國之外的什麼地方遷移過來的，我們也沒法知道。我們所想得到的，他們當然也在林林總總的動植物羣中，爭取自己的生存；或則上樹取卵，或則與豕鹿游，或則和毒蛇猛獸肉搏，雖然他們開闢草萊的壯烈的故事，是沒人能設記憶的了，他們的血肉之軀，早已化爲塵埃了，然而他們終於活下去，一步步的發展下去。他們的子孫，生於斯，長於斯，繁殖於斯，就是如今的中華民族。

考古家曾經在北平西南的灰窰中，發現了一兩枚動物的臼齒。他們經過詳細的研究，斷定這是人齒——而且斷定生這齒的，是一個類乎猴猿的人，他大抵生存於距今幾十萬年前。接着，還在附近找到未經破碎的猿人頭骨和牙齒十餘枚。於是悠久到數百世紀以前，北平一帶已經有猿人存在的事實，是確定不疑了。中華民族歷史的久長，真是值得一想呀！

這一種最原始的中國人，被稱作「北京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

三

原始人要維持自己的生存，總得求食。從古以來，求餬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初，他們跟別的野獸一樣，憑着四肢，在長林豐草裏搜尋植物的果實，野禽的卵，是最容易找到的食品。在水邊漁撈，在原野上捕獵小動物，可有點費手脚了。但最危險的場合，就是跟強大的野獸肉搏，不是自

已膏了野獸的爪牙，便是把野獸打死，大家分而食之。這時候人們感到自己的赤手空拳，實非毒蛇猛獸之敵，就是無論做什麼，總是事倍功半。聰明人就想到，使用簡單的工具，來幫助自己。什麼工具呢，說來真寒儉得慚愧，那是一條樹枝，幾片碎石。——樹枝早已腐朽了，他們用過的碎石片，尚有留到如今的，考古家認識這是原始人的手澤。這些石片，曾經在中國北部的砂磧裏發現過。有幾個很有學問的考古家，還在發現的地方，繼續找尋和研究。

開頭當作工具的碎石片——乾脆的稱作「石器」吧——是極粗糙的。人們只是把天然的石塊，略加改造，離天然的形狀，總還是很近的。慢慢地人們進步了，便會把天然的石塊，改造成自己所要用的樣子，雖然經過磨礪一下，仍是粗糙的。據考古家說：原始的中國人，只使用三種粗糙的石器。一種是一端略尖銳的，做錐鏃用；一種是一邊略薄的，做刀斧用；一種是扁杏形的，做投擲的武器用。「天呀，他們用這樣的工具，居然戰勝一切，生存下去。我們祖宗的刻苦奮鬥，真足自豪的！」這是考古家的贊嘆。

考古家還說，人們用慣了這種粗糙的石器，有了好久的經驗，才懂得把石器琢磨得精緻些，改造得適合些；尖銳和鋒利，各適其用，效率就高得多了。於是比較像樣的石刀、石斧、石箭鏃、石紡錘，開始露臉。石器以外，還有動物骨製成的箭鏃、錐子、針、筭。在石器骨器中，並且雜有陶器的碎片。人們活動的範圍是擴大了。

人們把石片作主要工具的時代，考古家稱作石器時代。石器時代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人們知道用火，並且發明了取火的方法。有了火，人們就可以得到光明，得到溫暖，黑暗的夜裏和酷冷的冬季，人們能很快樂的挨過了。火還可以做防衛和攻擊的手段。火是人們跟自然鬥爭的重要工具，是人類文明最初的訊號。

原始的中國人曾經有過石器時代，考古家從地下層發掘，已確切地證明了。石器時代一起有多少年，這個只能作大約的估計，前前後後——自然並無起訖的歲月可言——總要幾萬或幾十萬年吧。中國人石器時代的末期，離開如今，大約是五千年以上。中國人真正的歷史，把長度來計算，如果說是一尺長呢，那末，有了文字記載以後的歷史，也就是我們有點知道的歷史，不過是一分光景——簡直只有百分之一！

石器時代以後，金屬開始被使用作為工具，中國文字也開始形成，歷史不再是漆黑一團了。——雖然在初有文字若明若暗的黎明期，還需要考古家來說明。

第二章 各式各樣神話傳說是中華民族創世紀

一

人們不能設知道自己的起源；然而他們偏喜歡推究自己的起源。從生活最原始的部落，直到今代的文明人，都是一樣的。

很早的從前，人們推究自己種族的起源，總在幽深的想像裏尋找，憑着近旁常見的事物，編成一篇美麗的神話。當時沒有文字，誰也想不到紀錄。這樣的神話，只是在人們口頭流傳着。通常總是在祭神儀式完畢以後，大家歡暢地吃喝着，於是一些熟悉掌故的歌者，半唱半講的，敘述這些神話，作為娛樂。或者在風雨晦暝之夕，人們悶坐在屋子裏，幾位鬚髮斑白的老年人，帶着說教的口吻，把敘述祖先來源的故事，告訴給後輩聽，藉以消遣寂寞的黃昏。經過不可知的歲月，這些神話在老年人的口頭流傳着，每個人總是有意無意的，把內容修改或潤飾一下。它們的形式雖時有變更，但是神祕的色彩和莊嚴的意味，決不缺少的。

在中國大陸上，那時候有着好許多部落，大大小小的，零零碎碎的，差不多每一個部落，代表一個小種

族。這許多部落的生活，相差得也很遠。比如說，在黃河流域的中部，那裏是中華民族最初的「搖籃」；大河之濱，土肥草軟，得天獨厚，人們的生活進步得多。而在潮溼而溫暖的長江流域腹地，人們還是光着身子，在皮膚上塗着五顏六色的斑紋，躲在長林豐草裏，靠着採摘果實充飢，或追逐鳥獸過日子。每一個部落，因為環境的便利，或者偶然的關係，總有他們獨特的發明。——這樣的發明，漸即成爲他們獨特的技能。他們擅長這些事物，幾乎這些事物，可以代表他們這一個部落。比如，有一個部落是最早使用火的，他們就被叫作燧人氏；有一個部落是最早會在樹上造屋子的，他們就被叫作巢氏；有一個部落是最早會結了網罟捕魚捉鳥的，他們就被叫作伏羲氏；有一個部落懂得很多種的植物，而且會栽種穀類，他們就被叫作神農氏；另有一個部落最進步，居然會造出圓圓的木輪，幫助作工，他們就被叫做軒轅氏。自然，每個部落獨特的技能，他們雖想專利，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大家互相模仿，每一個部落，都採取鄰人的特長，來改進自己的生活。

——各種特長匯流攏來，文化是進步了。

沒有文字記載，在悠久的千百年裏，一點兒的傳說也完全褪了色。憑着那若有若無的影子，後人依稀可以想像得到，太古的中國，定有這許多可愛的小部落；但是什麼都已經消失了，我們如今要替他們勾上極粗糙的輪廓，也不可能了。

還是回頭來看那些經歲月剝蝕變了色的神話和傳說吧。正是每一個部落獨特的技能一樣，每一個部落關於祖先起源的傳說，最早也是孤立的、特殊的，可是後來就混雜起來。後人雖然更愛聽這些各有風味的傳說，極力嘗試着想找出它們本來面目；但這是徒勞。敘述的當事人早過去了，在文字的記錄裏，它們已全是五味調和的雜脍，能穀辨得一點本味，還算幸事。

也許全世界在太古時代，都經過好幾次可怕的洪水吧？否則，為什麼世界上好許多民族的古代傳說裏，都有着洪水這一會呢？中國的洪水傳說，並不怎樣詳細，至少沒有挪亞方舟那樣的美妙。但是恐怖的成分並不缺少。洪水橫流，徧地都是沼澤，這是水的世界，植物的世界，毒蛇猛獸的世界，人們爲了生存，跟它們搏鬥着，這樣的環境裏，人們要求生存，真是間不容髮呀！

夏族的人有一個驕傲的傳說；他們說洪水不是自然消退的，而是經過疏濬，讓滔滔濁浪，順着河道，流到海洋裏去。地上水乾了，人們才可以安居樂業。——這位以疏濬治洪水的人，不用說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他有功生民，勞苦功高，真是了不起。這位大人物是誰？夏族人很光榮的說：「他是我們的祖先禹！」

雖然如今我們不知道禹是人還是神，不知道夏族的情形，甚至於連夏族存在的時代和地方都有點

模糊。但在很早的從前，夏族大概有過一個興隆的時期的。可是歲月太無情了，關於夏族，只留在這一個不完全的傳說；其他，要等將來，在地土下找到他們存在的證據。

三

黃河流域腹部，林林總總的部落裏，有一個殷商族。在中國歷史上，他們抬頭得很早，也許他們跟夏族是同時的，也許他們興隆的時期，比夏族略遲一點。

殷商族把春來秋往的玄鳥，當作本族之祖。玄鳥就是燕子。據殷商族說，燕子從天下凡，住在殷的地方，這是殷商族的起源。因此，他們極尊敬燕子，把它代表本族的保護神。當族中舉行大祭的時候，詩人們的歌裏，有着下列的一節：

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

宅殷土茫茫。

四

比殷商族的興隆更遲的，是周族。周族比殷商族做了更多的事業，這些留到下面的幾章裏去說。周族

是很早的農夫。他們把農神后稷當作自己的祖先，這裏有一個美麗的傳說，周族的詩人，津津樂道。大致是說：

有一個年輕的姑娘，名字叫姜嫄，那日她到郊野裏去祭祀，誰知郊野裏留着天帝經過的足跡。姜嫄可不知道，她踐踏在天帝的足跡上，陡然腹中受了衝動，感到有孕。後來這個姑娘分娩了，產下一個男孩，就是后稷。姜嫄因為后稷生得怪異，決定不要撫育這個不祥的嬰孩，就把他丟棄在陋巷裏。誰知在陋巷裏，有牛羊自動的來給他吃奶。姜嫄把他拋在平林裏，扔在寒冰上，又總有禽獸護持他。這樣，姜嫄才認識后稷不凡，仍舊把他收養。后稷長大，擅長農耕，他所栽種的穀類，總是茂盛異常。他後來就成為農神。周族則自稱是農神后稷的後裔。

五

那時住在黃河流域的人，把住在黃河流域以外的人，當作極端的外族。因為黃河流域以外四周圍的人們，文化比較的低，提起這些外族的名字，更不免含着輕視的意味。是的，這些外族人的開化，要晚得多。可是他們關於自己的起源，也有好些神話。這些神話跟着民族的同化，流傳下來的已經不多了，而且還經過紀錄者有意的改削，根本不是本色。不過當作故事聽，還是那末有趣的。這裏且舉一個，那是住在長江南面

的苗族的：

從前中國國王高辛氏時代，有一種叫作犬戎的外邦人，常來侵寇。高辛氏派兵去打，總打不過犬戎；因為犬戎的統帥吳將軍，實在太厲害了。於是高辛氏布告天下，如果有那一個勇士，能殺死吳將軍的，可得千金重賞，還把最幼小的公主嫁給他。當時高辛氏畜養着一頭毛色五彩的狗，名叫盤古。高辛氏出了布告以後，盤古忽然失蹤了。不多幾天，盤古口裏銜了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奔到朝廷上來。高辛氏和羣臣大吃一驚，仔細一看，這個正是吳將軍的頭！高辛氏又喜又愁。喜的是強寇已除；愁的是盤古是畜生，千金重賞和高官厚爵對它沒用，而且，怎可把小公主嫁給它？但國王總不可食言，左思右想，找不到好辦法。那個小公主涕泣着，她說國王今番如果背了信，將來決不能再號令人民，她願意犧牲自己，嫁犬隨犬。高辛氏不得已，只好把她嫁給盤古。盤古便讓小公主騎在它的背上，一起到深山裏去。在那裏他們生了六男六女，這就是苗族的祖先。

六

人們的文化愈進步，綜合的手段愈高妙。把各方面另碎的事物綜合，於是產生更進步的文化。各種情形都是這樣的。在二三千年以前，中國原始的各部落，早已混合起來了，跟着這個，各部落固有的祖先起源

的傳說也給綜合起來。在文人學士的筆下，經過整理，披上後代的外衣，加上按部就班的次序，於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起源，好像是下述的。——自然，這不是歷史，也不能穀再稱作傳說，它只是文人編纂的故事：

最早的人，是盤古氏。太古時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氏生其中，他開天闢地，造成世界。他垂死的時候，一身化為萬有：呵氣成風雲，聲音為雷霆。左眼變作太陽，右眼變作月亮，四肢五體化為高山峻嶺，血脈化為長江大河，肌肉為田土，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總之，有了盤古氏，才有了世界。

盤古氏以後，中國出了好幾個超人的領袖。他們能力極大，壽命極長。其中最著名的，稱作「三皇五帝」。那三皇呢？第一個是燧人氏，又稱天皇氏，他最先發明用火；第二個是伏羲氏，又稱地皇氏，他最先發明網罟畜牧；第三個是神農氏，又稱人皇氏，他最先發明農耕的。那五帝呢？第一個是黃帝軒轅氏，他是一位全能的人物，差不多中國的一切文物制度，好像全是這位理想的偉人創造的。第二個是顓頊，第三個是高辛，第四個是唐堯，第五個是虞舜。接在五帝之後的，便是治洪水的夏禹王。

這是中華民族的創世紀。它是更完整更動聽了，但是各部落的傳說，也全汨沒在這裏面了。在我們無法知道我們的祖先以前，還是讓這樣漂亮的故事，來填充空白的那一頁吧。

第三章 從口頭的語言到書寫的文字

儘管關於原始的中國人，有怎樣神祕而莊嚴的傳說，但是在事實上，跟別的原始民族一樣，我們的老祖宗，也寒飈得穀可憐。他們用盡心力，爭取自己的生存和本族的延續。他們終究發明了種種生產工具；他們是勝利了。他們已可傲視一般的野獸。然而最值得驕傲的，他們漸漸的發明了文字——那是用種種記號來代替言語。在整個世界的歷史上，中國人開始有文字，並不比別的民族晚。它一直孤獨地發展着，直到如今。它還帶着二三千年前原有的特色。

說到文字，不禁先叫人想起語言。——語言是一件最普通的事物，但是仔細思索一下，却是穀驚奇的。如今還不能穀知道，別的高等動物可有語言。也許是有的，有些飛鳥走獸，往往用某種叫聲，來招呼夥伴或警告危險。可惜的是除了極少數的專家以外，人們真難於明白鳥鳴獸叫的意義。即使它們的鳴叫，都含有某種意義，然而我們可以大胆的斷定，它們的語言是極簡單的人類的語言，比這些含有意義的鳥鳴獸叫，

複雜的程度何止千百倍！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這是不錯的。因為人們腦子發達，會有思想。

最早的祖先，在他們跟鳥獸差不多的鳴叫之外，怎樣擴充他們的語言，這該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情。自然，如今只能假推想：當人們找得了火，見了這件又可怕而有用的東西，大家不知道怎樣稱呼它。然而當它燃燒得極旺的時候，燄頭有着「火火」的聲音，於是人們把這個燃燒的現象叫作「火」。在溪澗裏流着的，發出「淅淅」的聲音，於是人們把這流着的東西叫作「水」。「雀雀」地鳴着的小鳥，便叫做「雀」；「亞亞」地鳴着的鳥，便叫作「鴉」；「敖敖」地叫着的獸，便叫作「牛」。至於叫生我的男人爲「父」，生我的女人爲「母」，好像全世界的語言都是一樣的。

靠了種種模仿的聲音，於是祖先們擴充了他們語言的範圍。

二

人們用慣了語言。在悠久的歲月裏，語言的範圍是擴充了，它的結構也顯得有條理了，人與人之間，可以互相很清楚的達意。照理，人們不再感到什麼不滿。也許是的，可是在極偶然的當兒，難得有人感到還有些缺陷。——什麼缺陷呢？就是感到的人也說不出。

沒有一個記憶力極強的人，沒有遺忘。遺忘往往叫人耽誤重要的事情。避免遺忘，人們想得到的最簡單的辦法，便是在身邊繫着的帶子上，打一兩個結；也許到了明天，看到這個繩結，可以陡然記起它所代表的事情。但是事情做了，這個繩結不會解去呢？或者記不起它所代表的事呢？那就糟了。人們總想有更好的方法。

不知道是誰想到繪畫。但是鳥獸在地上經過，印下的鳥跡獸蹄，該是最近乎自然的圖畫吧。有些女人和孩子，悶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沒有工作做，感到無聊。她或他拿起一把尖銳的銅刀，在粗鬆的石壁上，或者就在地面的泥土上，胡亂的劃刻着。在一陣全無意義的劃刻以後，他想到，也許可以刻下一點東西。比如說，天上的日月，遠遠的山，流着的水，空中的鳥，水中的魚。於是石壁上，地土上，開始有了不很像的實物的圖畫。

憑着這樣小巧的技術，一切近旁看得到的實物，居然可以刻劃出來。別看輕這小技術，它是圖畫和文字這一對雙生兒的母親。鄰人們全感到這「雕蟲小技」的有趣，大家模仿着做。有誰想到了，這樣的刻劃，不單是錄下實物的形狀，也還可以表達別的意義——誰都想得到的意義。比如：隨手劃一條線，就可以代表一；劃二條線，可以代表二；劃三條線，可以代表三。再如劃一條線，在上面點一點，來代表上；在下面點一點，來代表下。這樣，用簡單的刻劃來表示某種意義——其實就是代表口頭的言語，文字開始萌芽了。

三

雛形的文字就是圖畫。尤其是中國的文字，直到如今，還帶有濃厚的圖畫風味。在開頭的時候，一個字正是一幅簡單而可愛的小圖畫，這是多麼有趣呀！

大概離開現在三四千年以前，雛形的文字，已經在黃河流域腹部的各部落間出現。自然，各部落所有的，也並不一律。在殷商族興隆的時代，他們所用的文字，也很可以誇耀四周鄰人的。

用簡單的刻劃，來錄下實物的形狀，或者來表示某種的意義；前者稱作「象形」，後者稱作「指事」。象形和指事，是中國文字造成的最初的兩個法則。象形的文字較多，但指事這個法則更重要。因為象形還是圖畫，而有了指事，文字才另闢新路，成爲人們重要的工具了。

這幾乎是無庸多說的，一個文字，既然代表一件事物，自然也是代表這事物的讀音。比如，寫「山」代表地面高起的東西，它的讀音「山」是人們沒有文字之前在語言中早已說慣的。同樣地，人們在語言中早已說慣了水呀，火呀，風呀，天呀，日呀，牛呀，羊呀，一呀，二呀，上呀，下呀，此刻才有「水」「火」「天」「日」「牛」「羊」「一」「二」「上」「下」這些象形或指事的文字。先有這件事物的讀音，後來才有代表這件事物的文字，這是難得有例外的。

憑着簡單的象形指事，能設有多少文字呢？不用說，是很少的。「鳥」是飛鳥的象形，可是不能設畫出這隻鳥是燕、雁、鴉、雞、或鴨。即使作者自以為很精細的描繪出來了，對方的閱讀者，一定仍是不甚了了。有限的文字不敷用，當人們的生活漸漸進步之後，這個不便是更深切地被感到了。人們也慢慢的想到，在象形指事之外，最好有另外的法則，造出更多的文字來，差不多口頭所說的語言，全有一個個的文字代表。跟着人們生活的進步和複雜，人們的文字，也進步和複雜起來。

於是「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四種字，接着出現了。至此文字和圖畫完全分道揚鑣。四者中最重要的是「形聲」。雖然不會有過可靠的統計，然而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字裏的形聲字，總在全字數的一半以上，形聲字代表了許多口頭常說的事物。看下面的字（形聲）：

圖 = 金（形） + 回（聲）

鳩 = 九（聲） + 鳥（形）

亭 = 亭（形） + 甲（聲）

鸞 = 敏（聲） + 鳥（形）

圖 = 口（形） + 甫（聲）

問 = 門 (聲) + 口 (形)

跟形聲字一樣，會意字也是合體字。它們的出現，說明了人們生活的進步。看下面的字（會意）

信 = 人 + 言

焚 = 林 + 火 (以火燒林)

男 = 力 + 田 (在田中努力的是男人)

婦 = 女 + 帚 (女人持帚，意爲人妻)

衆 = 衆 + 目 + 又 (右手) (以手持目爲衆)

轉注和假借二個法則，是比較不大重要的。不過，有了這幾個法則，中國文字是更多了，跟人們的關係更密切了。人們所說的語言，差不多全可以用文字紀錄下來。

四

跟着人們的生活，文字漸漸的在進步，書寫的工具，也漸漸的在進步。石壁上、地上，根本不是書寫的工具，不過是聊備遺忘。普通的人們，記載一點瑣事，也許這種地方已經有了。但是，在事務紛繁的族長一類人物，很感不便。

人們找到了獸骨龜甲。——人們總是最愛利用近旁的東西。就在世界上差不多同時期裏，埃及人用尼羅河畔的葦草作「紙」，巴比倫人用兩河流域的泥塊作「紙」，中國的殷商人，靠狩獵和畜牧過日子，食後丟棄的獸骨很多，就利用它作「紙」。這些獸骨，大抵是闊而平的牛腿骨，也偶然利用龜的甲殼。

把骨片甲殼，在火上烘軟，用一把尖銳的刀子，在上面刻劃文字。——這是中國人最早的書寫。當然，這樣的書寫很費時間，可是寫就的文件，要攜帶和保藏，是便利得多了。在人和人的關係上，文字開始它光榮的地位。

不過，這樣的文件，不是普通人所能利用。老實說，在那個時代，普通人也不大需要。只是殷商族的領袖們，常用甲骨來記載一點東西，跟別的原始民族一樣，殷商人很迷信，非常相信鬼神。甚至於人們的行動，直接是聽領袖們的指示，而間接是聽鬼神的指示，領袖們在帶領族人出去狩獵、打仗、祭祀之前，總得請問鬼神的意思。這個叫作占卜。鬼神是無形無影的，他們的指示，就得讓一種稱作「巫」的人來傳達。什麼是占卜，那還不是巫人搗的鬼！然而當時的人們，却鄭重其事，絕不敢有一點懷疑，免得褻瀆鬼神而遭殃。占卜的話，得好好的保藏下來；也許備查考，也許作紀念，也許有另外的目的。這些卜辭，由領袖們刻劃在甲骨上，它們是殷商族王室的檔案。當時一定是大批堆存着的。經過種種變動，大半是散失了和毀滅了，有的埋在

地下最近，考古家從殷商族的故土上，發掘出這些寶貴的文獻來。讓我們看到了最古的中國文字，也窺見了殷商人生活的片影。

用甲骨作「紙」一定也有過長時期。但人們漸漸的感到不便。比較容易「奏刀」的竹木開始代替了甲骨。竹片木片經過刮削，在上面刻劃文字，自然便利得多。「簡」「牘」這些字，原來的意義，就是竹片木片。而且後來也有了「書冊」，那是好幾片竹簡或木牘，用一條皮帶束在一起，這是最早的書。雖然書冊是這樣的笨拙，然而人類的經驗，可以藉此而流傳了。

五

這裏不能說說出正確的年月。因為關於文字方面的進化，總是一步步的。不過我們可以說，在距今三千年左右，中國的文字已經很可觀了。

在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各部落（或竟說各小國家也不妨）有各部落的文字。字體自然不一律，或者可以說，是大同小異的。比如「日」字，用刀刻劃的樣子，甲跟乙就不同，不過都依稀辨得出「日」字。那時的文字，用刀尖在甲骨和簡牘上曲曲彎彎的刻劃着，既不像如今方方正正的中國字，也不大像圖畫。它們只是一些奇形怪狀的線條組成的。有些像印在地上的獸蹄鳥跡，有些像蟲的爬行，有些像蝌蚪……每個

字總有好幾種寫法，一個識字的人，要讀懂較遠的友人所作的文件，就有點困難——幸而當時的人，決不會有遠地的朋友。

然而，當分散的各小國，漸漸結合攜來的時候，文字也開始一致——這是後來的話。

第四章 周征服殷商成立封建制度

一

在公元前二十世紀左右的時候（也許還要早許多時候），中國大陸上，尤其是黃河流域一帶，已經有着不少的部落。關於這些部落，他們全有神祕而美麗的傳說，可是全缺少明確可靠的事實。他們只是留下若有若無的影子。如今我們只能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最早露頭角的一族，是住在黃河腹部肥沃的平原上的殷商人。

大河，適宜的氣候，河邊的沃土，殷商人好像得天獨厚，發達得最早。距今三千年前，殷商人正如日方中，光芒萬丈。他們進步的生活，很可以傲視他們的鄰人——也許在他們以前，夏族的人有過興隆的時期。但是我們不知道。

殷商人的抬頭，在中國歷史上，代表一個過渡時代。安土重遷，靠農業過日子，國家的形式……這種種在殷商人的生活裏，已經開始萌芽了，但是殷商人的生活，還過得那樣富有浪漫的情趣。他們住在黃河腹

部的大平原上，找尋水草肥美的地方，放牧牛羊。有時還舉行大規模的狩獵，像他們的祖先一樣。因此，他們還有點像遷徙無定的。

殷商人的日子，過得很舒服，因為他們比旁族的人，要進化得早。在他們興隆的時候，磨琢得很光滑的石片，已經不再是他們唯一的工具。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人們發現了青銅；把青銅融化了，來鑄成刀斧錐鏃，自然鋒利合用得多。青銅製的器皿，也比石器堅固美觀。雖然青銅比較昂貴，不能普遍使用，然而接連幾萬年的石器時代，已經在悄悄的溜走了。同時，殷商人到末後，對於辛苦奔波的遊牧生活，也許感到了一點疲倦。他們開始想定居，自然這不是短時期的變化。他們在水邊的沃土上，種植牧草，藉以餵養牛羊。接着，他們發現自己作為食物的穀類，也可以像牧草一樣的種植；於是女人們拿着尖頭的木棒，在鬆軟潮潤的沃土上鑿孔，播下種子去，等生長成熟，便可得到數倍的收穫。農業是躲在畜牧的蔭影下發生了，那已是殷商人過了壯盛期，而到日薄崦嵫的時候。

殷商人的組織，也約略可以窺到。他們本族的人，全居住在一起。他們的領袖，就是本族的族長，也即是後代所稱的王。族中年高德劭的老輩，主持本族的組織，訓練年輕的子弟。這些老輩還神道設教，以鬼神的力量來說明自然現象，並用占卜來表示鬼神的意思，指示本族的行事。他們的地位是抬高了，他們被稱作

「巫」作爲王的臂助，權力簡直跟後代的宰輔一樣。還有，族中勇敢的戰士，在跟他族打仗的時候，捉得敵人當作俘虜；有了俘虜代替勞動，戰士們的身分也漸漸抬高起來。最後，殷商族中的王、巫、戰士，已經比一般的人不同。也許他們可以發展下去，可以組織一個國家，然而他們却臨到了滅亡的命運。

二

代殷商族而興的，是周人。

周人居住的地方，也是在黃河流域，比殷商族偏於西北些。這個所在，和被稱作戎狄的外邦人，非常接近。戎狄勇敢善戰，老是壓迫周人。周人沒奈何，只好舉族逃避。他們曾經從幽的地方，遷移到岐山下的平原上。那裏水草肥美，適於居住，周人便漸漸地發達起來。岐山平原是最好的田野，周人開始從事農業。不像殷商人一樣，他們農耕的技術很進步，收穫也很豐饒。他們不用依靠漁獵畜牧，只仗農耕，就可以過日子。因此，周人把農神后稷，當作自己的祖先。這個神話，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務農的周人，養精蓄銳，力量已經很充沛。他們先是把附近的小部落，次第併吞。接着，他們的勢力東進，想插足於黃河流域腹部，跟由壯盛而衰老的殷商族角逐。於是殷周之間，屢有衝突。公元前十一、二世紀左右，周人在逐步蠶食之後，領袖姬發，到底完成了征服殷商的大業，而爲黃河流域的主人翁。接着的幾年裏，

周人挾着新發於劓的銳氣，東征西討，繼續從事戰爭，擊滅另外的部落，擴大她的勢力。

因為周人征服了很多的他族，於是周王對於王室的子弟和有功的戰士（這些統稱為貴族）大加封賞。在形式上，貴族們從周王那裏，受到殷商的遺民和其他的被征服者，當作奴隸，並蒙分給耕種用的土地，讓他們建立小型的「國家」。這就是所謂諸侯國。又從前原有的其他部族，脅於周人的武力，或望風歸順，或從周征伐有功，周王也存其舊，並加給封號，讓他們廁身於諸侯國之列。

因此，完畢了殷商人未竟之業，周人總算組織國家了。但是這個第一次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它一點也沒有近代所謂國家的意味。這個國家是一盤散沙，一團龐大的然而沒有聯絡的軀壳，一個尊榮的然而空洞的影子。在它下面，大大小小的諸侯國，不計其數。這些諸侯國，每一個貴族，在自己的領土內，是「土皇帝」，他有無上的威權，不受任何干涉。至於最高的周王，雖然擁着「天子」的尊號，可是政令不出國門，至多只是接受諸侯國進貢的土產品吧了。

周人雖然做了中國的主人翁，但是和其他種族的競爭，並未稍減。蠻夷戎狄（那是黃河流域的人對四圍外邦人的泛稱）全想進窺中原，周人也想把他們逐走得遠一點。國家建立於劇烈的搏鬥中，厲害的時候，戎狄曾經打到國都裏，周王被殺，子女玉帛，被掠一空。周王從此不得不東遷以避凶鋒。

三

周人的征服，在另一方面，就是開始了封建制度，把人們劃分作貴族和奴隸兩個大階級。貴族就是受到分封的人民土地的宗室子弟和有功戰士，農奴就是被征服的當地的人民。

貴族有不等的貴族。貴族的大小，是以領土來區分的。自然，周王可以說是最大的貴族；在他之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還有大夫、士。這許多大小貴族，他們所領有的土地人民，依階級而遞減。士是貴族中最低級的，差不多跟自耕自食的小地主一樣。農奴也有不同的種類，有自由的、半自由的、完全沒有自由的。貴族被稱為君子，身分尊貴；農奴被稱為小人，身分微賤。貴族是勞心者，受農奴的供奉；農奴是勞力者，得貢獻他們的血汗於貴族。

周人建立了封建制度，使中國踏入了一個新時期。在這以前，人們並無貴賤之分，大家都得勞動，來養活自己。但在封建制度下，貴族錦衣玉食，享受農奴的供奉，自己不必親身耕種畜牧。貴族剝削農奴，有種種方法：第一是那些農奴除了耕種自己派到的田地之外，還叫他們合力耕種一塊公田，先公後私；公田的收穫，是歸貴族享受的。第二有的貴族讓每個農奴耕種一塊田地，收取他的收穫十分之幾，當作租稅。第三，貴族任意差遣農奴作工，叫作徭役。至於貴族家裏，也擁有或多或少的奴隸，來服侍貴族一家，他們則簡直跟

牛馬一樣。

靠了農奴的供奉，貴族的生活是極優裕的。他們有的是閒暇。他們態度堂皇，舉止文雅。言行彬彬有禮，不失高貴的身分。春秋佳日，他們騎着駿馬，在原野上馳騁，作大規模的田獵，藉以養成勇武的精神。這精神是征服者所不可缺少的。他們也研究學問，從事藝術。在當時，學問和藝術，是有閒的貴族們的專利品。他們的子弟，有機會受教育。開頭是學習洒掃應對之節，接着是學習文字、計數、書寫、騎射、詩歌。這些學問，總稱爲「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六藝的學習既畢，他才有繼承貴族的資格了。

四

貴族的組織法很嚴密。所謂「禮」的這件事物，就是貴族的組織法和貴族立身處世的態度。靠了禮，貴族得於維持自己的地位，不使失墜，也可以阻止低賤的人妄想上升。

男尊女卑，男外女內；做父親的是一家之長，他有絕對的權力。這些是家族間的特色。女子完全淪於附從地位。至於做父親的貴族的身分，只有他的嫡長子可以繼承，也只有嫡長子才能奉祀於宗廟。次子和庶子，通常是分到一小部分的封地，成爲別的一支家族，他的身分也降低一級，不能夠和父祖一樣。次子和庶子的後裔，經過幾代，往往淪爲低級的貴族或平民。

嫡和庶有什麼分別呢？因為當時的貴族，除了自己的正妻以外，總有幾個婢妾。這些婢妾，其實就是貴族家裏的女奴隸，她們是够可憐的，一邊供貴族的玩弄，一邊聽受貴族的驅使而從事勞役。正妻所生的孩子稱嫡，婢妾所生的孩子稱庶。在成羣的兒女中，只有嫡長子，生來就帶着一種沒來由的幸福。

第五章 新環境裏地主工商業家抬頭

周人的征服，開始於公元前第十一、二世紀。她建立了封建制度的國家，以貴族統治農奴。四五百年過去了。在這四五百年裏，表面上總算是平靜的。在平靜中，封建制度發長開花，終而現出凋謝的樣子。於是從公元前第六七世紀起，中國漸漸接近另一個大轉變的時代。這個大轉變的時代，人們所遇環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簡直跟如今中國人在這個世紀裏所遭受的一樣。它在歷史家的口頭，被稱爲「春秋戰國」時代。

周人征服中國以後，人們差不多全靠農業過日子。但是說也可憐，人們耕種的技術，還是幼稚得很。所謂「木耕手耨」，用木製的耒耜來耕地，耕得極淺；牛馬等役畜，不知使用，也不必使用，好得黏着在田地上。無數的農奴，他們就是牛馬。銅器雖然代替了石器，可惜銅礦根本難找，出產不多，青銅的冶鑄又不容易，因此價值昂貴。只有貴族的用具，如盤銘釜鼎，和刀矛箭鏃等武器，是青銅製的。農奴可沒有力量置備青銅

的耕具，他們只好墨守祖先以來的舊法，「木耕手耨。」

然而終於有了一個大發明——中國人開始使用鐵器。鐵是在什麼時候給發現的？這件事已經考查不出。人們好容易認識了鐵的價值，鐵的出產多，自然比較便宜。不久以後，人們就用鐵製的耕具來耕地，效率大增。鐵製的耕具比較笨重，在開頭，是兩個人拖拉着鐵犁，並肩而耕。後來，役畜被使用，龐大的牛代替了耦耕的人，耕得便深了。——中國農人驅使拖着鐵犁的牛耕地，這情形經過了二千多年，在如今中國的農村裏，還到處可見這幅樸素的圖畫。

耕種的技術既進步，同時，田地的灌溉，也被注意起來。於是作物茂盛，五穀豐登。

穀物的生產增多，在貴族和農奴之間，都發生了貧富的差別。沒有特別的身分而靠收取田租過日子

的地主，開始出現。——別輕視這些地主呵，他們以後在中國的歷史上，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接着的幾個世紀裏，新興的地主，在社會上占據很大的勢力。他們收買那些破落的貴族的田地，租給佃戶耕種，或雇傭或購買奴隸耕種，自己坐享其成。他們雖然沒有身分，一切却跟昔日的貴族一樣，空有頭銜的貴族是式微了，而新興的地主，氣燄萬丈。

跟地主同爲春秋戰國時代的驕子的，還有大商人。

從前，工商業是卑不足道的；因爲人們的生活是那樣的低，慾望是那樣的有限。什麼叫作工業呢？像那些作木器呀，繅絲織帛呀，陶土冶金呀，甚至於釀酒呀，編草鞋呀，這些手工，全是農家的副業，人們在農暇從事，自己製造，自己享用。偶然在自己享用之外，還有多剩的東西，或者跟鄰人交換一點別物。但在這樣的社會裏，沒有誰單靠製造手工業品，向別人交換過日子的。那時候談不到工業，毫沒有商業。

再看從前的大貴族，他們的府上更闊啦！他們蓄養着男女奴隸，其中大多數都有專長的技能：或建屋宇，或鑄兵器，或造車輿，或織帛染色。他們所專長的技術，父傳子，子傳孫，世世代代做奴隸，世世代代給主人執掌這些事。他們的製造品，只供給貴族一家使用和消耗的。他們不是工人，只是給貴族服役的寄生者。

鐵的發現，人們普遍使用鐵器，不單使農業的生產增加，同時也促使手工業進步。這是想得到的，有了斧斤刀鋸這些鐵器，技術進步，製造也就容易了。跟着人們生活的進步，需要漸多，手工業漸有獨立經營的了，所謂「匠人」也開始出現。手工業不再全是農村的副業，手工業者也不再全靠貴族的蓄養。匠人不靠耕種，只靠雙手的技能，居然也可以餬口。不過大規模的手工業，如煮鹽鑄鐵，還是由貴族或富豪役使奴隸經營的。

農業生產增加，手工業發達，使得商業也開出鮮豔的花朵來。商業起於交通便利的地方。從前中國都是大大小小的貴族，貴族各有領地，幾乎是閉關自守，不很歡迎外人的闖入和通過。行旅往來，困難重重，商販是不可能的，當時也沒有怎樣的需要。但是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家因為兼併的結果，數量大形減少，商業交通顯得很便利了。比如說，從前要從東方的海濱，運鹽到西方的山區去，經過的諸侯國，要幾十個甚至於近百個，十步一關，五步一卡，那多麼麻煩！到戰國時代，經過兩三國也就殼了。於是商賈乘時而興。

商賈以有易無，從中逐取利潤。他們或奔走四方，或囤積居奇，或兼營手工業製造。有的簡直大發其財，成功「多財善賈」的富豪。這些大商人，擁有成羣的奴隸，擔任奔走製造和服役，他們比過去的大貴族還威風！

從前只有封建諸侯的城堡，無所謂都市。跟着商業和手工業的發達，有幾個貴族的城堡，處於交通便利的地方的，成爲貨物聚散的中心，商業都市也勃興起來。在這些興起的都市裏，貴族和他的附從者，自然居住於此；此外還住着手工業者和商人。到了春秋戰國末期，這些都市愈來愈興盛。如齊國的臨淄城，人口據稱有七萬戶之多，市況繁榮，街上往來的人，接踵不絕。這樣的情形，在春秋戰國以前，是不能夢見的。

於是那時代的中國人，碰到一種從未經驗的極新的環境。社會在顯著的大轉變中。

樸素的平寧的原始社會，早已跟着周人的征服完全過去了。周人建立了封建國家，這像一個金字塔，貴族一層層的高踞着，直到塔尖，而廣大的塔底層，却是農奴。這個封建的金字塔，暫時也很安穩。它的外表，是死沉沉而莊嚴的龐然大物。人們在它的範圍裏生活，絕嗅不到新鮮的氣息。然而從它底層茁生出新的芽來，封建制度開始動搖了。

從前只有種種不同的貴族和農奴，此刻却有一批面目全新的人物上台。猶如古井不波的社會，起了騷動。

先說貴族吧，幸運的大貴族，靠了兼併小國，擁有廣土衆民，他們慢慢的成爲國王，他們的威權和地位，簡直比從前的周王還大還高。這極少數的大貴族，是扶搖直上青雲了。可是大多數的中小貴族，昔日是「土皇帝」，因爲種種磨難，失掉他的領地，也失掉附着於領地上的農奴，他們成爲赤手空拳的破落戶。生活逼人，空身分是不值錢的，他們出賣所有的東西，昔日的起居和威儀，再也不能夠維持。他們不得不在大貴族（國王）甚至於大商人大地主之前低頭。他們在傷心的時候，吟出這樣的嘆息：

式微，式微，

胡不歸！

微君之躬，

胡爲乎泥中！

跟這些式微的破落的中小貴族對照，有着地主、商賈和手工業者這些新興階級，這些人是前此所沒有的。中小的地主、商賈、匠人，是有自由之身，並能自食其力，跟從前的低級貴族一樣。而大地主大商賈，那是可羨了，他們力爭上游，富而且貴，居然成爲社會聞人。

有的大地主大商人，憑了財力和手段，跳上素由貴族獨占的政治舞台，輔佐國王，參加大計。「布衣而取卿相」在春秋戰國末葉，已經不是奇蹟了。

大小貴族，已解放的或未解放的奴隸，自由的匠人、商賈、地主，還有不農不工不商的游士。這些人是蟻蟻漕漕似的一大團，沈浮在春秋戰國的社會裏。封建制度是動搖了，幾乎是在崩潰了。人們從長久的桎梏裏脫了出來，嗅到新鮮的空氣。社會在顯著的轉變了。

四

雖然破落的貴族，還夢想昔日的光榮，但是這時候有一個普遍的要求，就是有一個統一的國家，不是

昔日那麼雞零狗碎的封建國家，

中小貴族在悲慘的狀況中，紛紛沒落，土地、人民、權力，全向大貴族——國君集中。國君自然想混一宇內。如果有統一的國家和集權的政府，地主可以保障田地的產權，工商業者更便於經營。這是誰都歡迎的。事實上，在廣大的統一國家裏，政府可以全盤的計劃水利灌溉，不致「以鄰爲壑」；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品，可以有更廣大的市場。於是在戰國末葉，捭闔縱橫的諸國中，終有一國來負起統一的新使命。

第六章 至聖先師孔子

一。

這一章裏，要特別寫一位人物。他是一個任何中國人都熟悉的，甚至於外國人也知道他的名字。也許他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最偉大的人物。他的工作，他的教訓，浸潤了中國人二千多年，直到如今。如今中國人的思想，有些地方，還脫不了他的影響。自然，這個不能夠說是好是壞，因為歷史寫作者不是批評家。

這個人就是孔夫子。他在世的時候，原是真實的人；然而在逝世幾百年後，人們却把他當作至高至尊的神。這裏還得恢復他的人的地位。

孔子在世的時代，大概是公元前五五一到四七九年。他居住在山東的魯國。他的先人，是宋國的貴族，流奔到魯，便住在邾裏。孔子的家，就可以作沒落的小貴族的代表，家境並不怎樣寬裕，所以孔子在年青時，爲了維持生活，曾做過收田租的小官吏。

照例該給這位偉人寫點略傳，——事實上也只能寫略傳，因爲關於他的生平，並沒有詳細的紀錄留

下來他的父親叔梁紇，是一個勇士。孔子降生時，叔梁紇年紀已經老邁，不久就去世。孔子是由母親撫養長大的。也許他的母親很能幹，雖然家境已漸沒落了，可是貴族的空派頭還不缺少。孔子又很熱心求學，所以他對於向來貴族所有的知識，是很熟悉的。

上面已經提起過，年青的孔子，曾經做個地方上的小官吏。因為他有廣博的知識，又誨人不倦，接着他做起教師來——這個平凡的職業，在當時是空前的。——跟隨他的學生很多。他又繼續不斷地遊說國君，帶領學生，周遊列國。中間，孔子曾經在魯國掌握政治，有點像司法部長的樣子。然而他的得意，並不怎樣長久，還是給貴族們排擠掉。那時孔子是五十歲左右。

接着孔子仍是教書，有機會仍是周遊干君。老年時的孔子，住在魯國，國君和執政者常來請教，居然有點像元老。但他還是教授學生，一邊整理舊書籍，借此發揮他的思想。

孔子卒時，年七十三歲，葬於曲阜縣北的泗水之上。

二

孔子不愧被稱爲「萬世師表」，他是中國開天闢地的教育家。在孔子以前，教書的人未嘗沒有，可是第一個「專業」的教師，却不得不推孔子。他看到封建制度的動搖，中小貴族漸趨沒落，種種情形，使他觸

目驚心。但是他還想努力挽回這個趨勢，恢復太平盛世。於是他開始講學，把一向是貴族獨占的知識傳播出來，教授給一般人。他是一個「教授老儒」，抱定「有教無類」的宗旨，沒有限制地大招學生，凡繳學費者即收，一律教讀各種功課，教讀各種名貴典籍，給他們立身行事的準繩規矩。也許他並不是全靠學費的收入來維持生計的，但是他是第一個把教育當作職業，而且作終身的職業。以後有好些有學問的或抱有政治主張的人，競聚生徒，講學游說，這個風氣是孔子開頭的。

孔子究竟把什麼東西教授給學生呢？籠統說來，即是一向由貴族獨占的知識。這些知識，大抵可以分為「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功課。他把當時已有的書來教；教授的時候，略加選擇，還引申發揮，參加他自己的意思。舊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經過孔子的講授以後，開出新的花朵。孔子並不想把他的學生養成專家；他也不願教他們治生產，因為他以爲治生產是一般平民的事，不必在上者去學習。所謂職業教育的話，他是反對的。孔子教授學生，目的只在養成一批能夠治上安民的人物。因此，他特別注重立身的規範。他以「貧而無詔，富而無驕」「貧而樂，富而好禮」來勉勵他的學生；他贊許「安貧樂道」的顏回；他要學生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他希望他的學生到社會上去，可以擔當政治，扶持貴族，在搖搖欲崩的封建制度下，挽狂瀾於既倒。

孔子教授學生的最高目標是「忠恕仁」其中最根本的是一個「仁」字一個人能夠做到「仁」才有絕對完滿的人格，才是孔子理想中的標準人物。

三

略略涉獵西洋歷史的，總記得希臘有一位大師蘇格拉底（他在世的時代，比孔子略後。）蘇格拉底的言行和給後世的影響，跟孔子很相像。人們可以稱孔子為中國的蘇格拉底，或蘇格拉底為西方的孔子。這兩位同為萬世師表。但是比較起來，蘇格拉底活動的範圍，也許稍稍狹隘些；他的建樹，也許比不上孔子。蘇格拉底也憑着他淵博的知識，招徒講學；可是孔子的招徒講學，除了開普遍教育的風氣外，還開創了農工非商非官僚的一種「士」的階級。

「士」又是春秋戰國時新興的階級。從前只有「戰士」或「士大夫」的士，那是代表低級的貴族。到了孔子時代，這種不事生產的游離分子居然出現，他們也給稱作「士」。孔子招收學生，授給他們貴族的知識，帶領着他們游說于君，希望他們擔任安上治民的事，更有意的造成大批的士。他們開始活躍起來，「學而優則仕」不得意時在野招徒講學，得意時在朝從政作官。只待別人來供養自己，能够像子貢那樣的經商，在孔門中已是算難得的。孔子是「士」的先驅和領袖，怪不得有人借着盜跖的話，來攻擊孔子說：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也。」

這種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的士，究竟好不好，無庸在這裏論斷。但是在事實上，孔子之後，士是存在了，而且在春秋戰國的新興階級中，士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此後，直到如今，在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中，士總占據重要的地位。二千多年裏，士是實際上推動中國政治的人。士的出現，既在孔子時代，孔子也以身作則的造就這樣的人，自然不得不把創立的光榮歸給孔子。就在這一點上，以後的中國人——尤其是士人，尊孔子爲「至聖先師」，實不爲過。

孔子的思想，其實沒有多少留到現在。孔子沒有著過什麼書籍；他把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功課教授學生，偶然加以引申發揮，但並不另有創作。他跟時人和學生所說的話，幾位高足略有記錄，也是一鱗半爪的，給後人編在那一部稱作「論語」的書裏。就孔子的話中，可以看出孔子是擁護封建制度的，但他更注重積極的扶持和改進；可是在這一方面理論上的成就，還得讓以後的所謂儒家。

孔子所以是一位偉人，不在他的思想，而在他的行事。他是中國開天闢地的教育家；他是士的階級的創立者；他指出士人立身行事的準繩規矩，製成了一個典型。孔子不是至高至尊的神，他只是至聖先師！

四

春秋戰國，是一個大轉變大解放的時代，封建制度在動搖，新興階級在崛起，人們在長久的桎梏中，窺見了自由的天地。有的是對於舊的留戀，有的是對於新的憧憬。孔子開其先河，於是一般所謂士者，陸續出現。他們各結聚一派的，各有主張，大抵「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能從政，參加實際的活動，自然最好。「諸子齊起，百家爭鳴」正是這時代中士的現象。這裏就在繼孔子之後，約略的提起幾派吧。

第一派人是看到舊制度的動搖，深深的覺得「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他們懷戀優美的舊制度，但趨勢難挽，於是悲憤萬端，他們無力也不想設法，只是作消極的退避、咒詛、夢想。在孔子時代，就有這樣消極避世的隱者，據說孔子也會碰到幾個，如接輿、晨門、桀溺、荷蓀丈人，都譏諷過孔子的徒勞的。他們只求獨善其身於亂世，視孔子為「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以後還有楊朱、老子、莊子一些人，更極力發揮消極退避的主張，成為有系統的學說。但社會總是進步的，並不需要這些背道而馳的人物，因此，他們這一派有系統的學說，也不過讓以後的士人處身亂世中，作為無可奈何的消遣吧了。

第二派人是傳孔子衣鉢的，他們在名義上被籠統的稱作「儒家」。他們像孔子一樣，看到舊制度在動搖，却起而擁護舊制度。跟上派一樣的守舊，他們可有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他們不單擁

護舊制度，還給舊制度以理論上的根據，藉以引起人們的信仰和尊敬。這個工作，孔子並沒有做下多少。但是孔子以後的孟子、荀子，以及許多無名的人，却有極大的成就。他們發揮、修正、創造，目的總不離擁護舊制度。他們是說得那樣的動聽，還抓住了人們的惰性，亦步亦趨的跟着時代走。他們自始就占了優越的地位。

第三派的人是積極的反對舊制度，而想另行創立一種新制度來代替它的。這派的人極多，而且也極複雜。他們大抵是代表當時的新興階級，既不富貴然而有自由之身的。像許行、陳相代表自由的農民，他們理想中的新制度，簡直帶有社會主義的風味。可是最偉大的是以墨子為領袖的一個稱作「墨者」的團體。這個團體的分子，大多數是無產而自由的工匠商人，少數指導者是士。他們的組織和紀律極嚴密，勢力也很大。他們抱着絕對的功利主義，反對戰爭，反對禮樂，主張兼愛互助，甚至主張民選的政府。而且墨者不單是坐而言，更起而行，他們的團體，有些像游俠。墨者的理論是挺好的，他們的犧牲精神也是可佩的。可惜的是，他們的理論，他們的行動，怎能叫當時的統治者（國君）接受呢？能够不遭忌而被容忍，已算幸事了。

第四派人出現於春秋戰國末期，因為是晚出，他們可以參酌各派的精華，應時勢需求，便比較更完備。他們也代表新興階級，然而代表的是已有地位的新富新貴，想把已有的地位鞏固之，擴大之。他們是那轉變時代的產兒，自然反對舊制度，極力攻擊守舊者的理論，而主張新制度。他們幫助國君統治人民，主張很

專制的手段；這樣，可以擴大並鞏固君權。他們主張以法律治國，以重刑制民，這是當時新興的富豪所要求的。因此，這一派人被稱作「法家」；其實，他們是嚴刻的政治家。他們最後的目標，是求國家的富強。他們順應當時統一的趨勢，爲國君所寵用，是不必說的。集法家理論大成的是韓非子，他的著作，叫秦王欽佩不已；韓非的同門師弟李斯，得志於秦，就幫助國君完成了統一大業。

就這四派已够，不必再說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這裏沒有足够的篇幅敘述他們，而且也不可能。事實上，當時那大轉變的環境，既和我們處身的現今相像；當時學術思想的龐雜紛繁，各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跟我們處身的現今中國相像。就是上面的條理，也是後人勉強整理出來的。直到統一國家出現，士在政治上占到地位，紛亂的情形才漸告明朗。這是後話了。

第七章 秦始皇帝完成統一大業

一

在公元前第三世紀裏，中國出現了一位英主——不，照一般的說法，是一位暴君。他就是秦朝的始皇帝，姓名叫做嬴政的。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帝是首先組織統一國家的人。他結束了紛亂的春秋戰國時代，完成了統一大業。他統一中國的成績，流風遺緒，垂二千年。也許因為秦始皇帝完成了空前的統一大業，所以他被諡為公前的暴君吧！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兩句話原是不錯，不過最好是次序顛倒一下。先是時勢造英雄，英雄才能夠創造新的時勢。一切造時勢的英雄，他們總先是另一種時勢的產兒。秦始皇帝就是這樣的英雄。春秋戰國時代情形的混亂和複雜，轉變之劇，解放之大，前文已經說過了。秦始皇帝處於這羣龍無首的列國中，他憑藉本國的實力，自己的才能，適應當時的趨勢，居然統一了中國，承上啓下，開創了新的局面。他是英主——不，還是說暴君吧。

一位完成統一大業的帝王，他總缺不了大刀闊斧的手段，因此他被諡爲暴君是當然的。暴君的意義，就是不顧一切的做到統一。

二

這位「暴君」所做的事，第一件就是剪滅列國，在政治上統一中國。

事情得從周人的征服說起。當初，大大小小的諸侯，數量總以千百計；中國破碎的情形，真是不堪想像的。王室漸衰，諸侯互相併吞，數量愈來愈減少，但存在的那些諸侯，大魚吃小魚的結果，他們所領的土地和人民，大形加多。其中幾個最強盛的諸侯，以內扶衰弱的王室，外攘凶殘的戎狄爲名，奮然崛起，號令天下，開始了霸業。霸的意義，就是做諸侯的領袖。

最早成功霸業的，是齊國的桓公。齊國位於山東半島上，征服了好幾種名叫東夷的外邦人，勢力漸強，爲東方重鎮。齊桓公極有野心，他挾其兵力，會合諸侯，給他們排難解紛，還幫助邢等各小國抵禦南下的戎狄。當時，長江流域的荆楚人逐漸強盛，想北上問鼎中原；齊桓公率領衆諸侯的聯軍，打敗荆楚人，使周王威信不墜。但是齊桓公一死，霸業立刻消散。宋國的襄公代之而起，一時也曾統率諸侯；不料他跟荆楚人戰爭，一敗塗地，從此不能復振。

接着興起的，是晉、楚、秦三國。楚是荆楚人所建的國家，雖是草萊初闢，但因跟中原交通頻繁，這時她的文物制度，已經和中國一樣。晉國的領袖，原是和周王同姓的貴族，處於黃河流域北部；陸續同化了北方一部份的狄人，勢力漸強。到晉文公立，他統率中原諸侯，大敗荆楚於城濮地方，挫其北上之鋒，成就了霸業。秦國處於黃河流域西部的平原上，那裏原是周人的故土，土地肥沃，最宜農耕。秦國兼併了附近的戎狄，也併入楚國。這樣，齊、楚、晉、秦四大國，各據一方，那徒擁虛名的周室，却似風中之燭，搖搖欲滅。

列國分合的結果，最後只剩下燕、趙、韓、魏、齊、楚、秦七個強國，號稱「戰國七雄」。周王和宋、魯、鄭、衛諸小國，則夾在中間，聊保殘喘。在這七國中，實力最強和形勢最好的，要推秦國。因此統一的使命，暗暗的降落在秦國身上。秦常想循周人的故步，東進而為中國的主人翁。另外六國則設法抵禦她。這時候七雄之間，都是軍事外交，雙管齊下，縱橫捭闔，明鎗暗箭，煞是好看。其中韓、魏、趙三國，處於秦的東進途中，雖各奮力圖強，終不敵秦的蠶食。侷促於國門的周王，首滅於秦。這是周人建國的結束，也是秦將代興的象徵。

統一大業，由被稱為暴君的嬴政親手完成。先是韓、魏、趙和燕，受秦軍的頻頻攻擊，次第滅亡。秦以秋風

掃落葉的兵勢又滅掉楚和齊。北拒未受同化的戎狄，南達蠻夷之邦。中國完全統一，六國的王子王孫，輦來於秦，遺民全得受秦始皇的統治。時在公元前二二〇年左右。

三

這位暴君所幹的統一大業，第二件是劃定政制，使權力集中於皇帝。

「廢封建，立郡縣」是概括的話。秦始皇毅然廢棄了古代的封建制度，也是被評爲「暴君」的一個理由。其實這變更是逐步的。在春秋戰國的幾百年裏，許多小貴族紛紛沒落，土地、人民、權力，都向大貴族集中。這些大貴族就是列國的國君。於是君王的統治，漸漸代替了昔日貴族的統治。君王引用當時新興的士人，幫助他籌行軍政方面的事務。同時，在列國的戰爭中，得勝的國家，滅掉了小國，攆走原來的貴族，把那裏的土地改稱「郡」或「縣」，由君王派遣士人去做官吏統治。官吏只是替君王治民收稅，他不能在自己的郡縣內做「土皇帝」；他更不像從來世襲的貴族，君王可以隨時撤換他。於是權力集中了。戰國末年，情形已是如此。到得秦始皇翦滅六國後，皇帝跟士人出身的大臣李斯商議，一意消滅封建時代貴族統治的形式。皇帝不願意以土地封賞宗室和功臣，他不需要建立新貴族。於是全國被劃分爲三十六郡，每郡復分爲若干縣。郡的長官稱太守，縣的長官稱令或長，都由皇帝委派，聽奉皇帝的指揮。

這樣權力集中的皇帝，管理新近統一的廣大的中國，自然是忙碌極了。秦始皇帝也真好勝，不管朝廷上的事，地方上的事，略為重要的，都得由皇帝裁決。他甚至於把堆積如山的公文，依重量定了批答的標準，每天得批答若干重量的公文，不到標準總不休息。這個皇帝可不容易做，而且是任勞任怨的！

四

秦始皇帝所以被謚為「暴君」的最大的理由，是統一思想，這好像是每個統一國家所必需做的事，然而在秦始皇帝統一思想的過程中，有過焚書的舉動，於是給人當作極端的殘暴的例子。

在皇帝統一思想之前，先統一了文字的書寫。中國文字的形成，前面已經說過；在春秋戰國到秦朝的幾百年裏，文字已有極大的進步，就是書寫也較方便，那是以筆蘸了漆書寫在竹帛上；不過絲帛較貴，一般的還是竹簡木牘居多。文字也跟言語一樣，言語則各地有各地的方音，文字也各地有各地的字體，雖然這些字體是大同小異的。由分歧而到統一，這是自然的趨勢。可是直到秦始皇帝剪滅六國之後，還有幾種字體存在。這在統一國家集權政府下，是不能夠容忍的。在發布政令方面，那是多麼的不方便！各地的字體，該跟中央一樣！於是，皇帝採取了當時最通行的一種稱作「小篆」的字體，當作標準。各國固有的非普遍的字體，一律取消。從此，字體雖有變化，它的變化也是一致的。那些古文奇字，只好躲在暗角裏，奄奄自滅。

皇帝要統一思想。他看到混亂的轉變的時代雖告結束，那時代紛繁的主張，却還存在於書本上，存在於招徒講學的老師的口頭。儒家法家的主張，有一部份可幫助皇帝統治，且不去說他。但儒家法家中也不免有迂闊不達時務的或不穩分子。至於另外的百家，有的蔑視現實的制度，要消極避世；有的游俠干禁，主張民選的政府；有的要君臣並耕，悖亂上下之序。對於皇帝的政令設施，他們雖無力反抗，却會鼓如簧之舌，來批評得一文不值；眩惑人心，非同小可。在皇帝看來，他們是統一國家的叛逆，足以搖撼皇帝手創的基礎。皇帝不能夠允許他們存在，至少不能夠允許他們的主張，公開的在民間流傳。皇帝得取締這些士人和書籍。

但是皇帝並根本滅絕他們，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皇帝招納各派士人的領袖，到政府裏去，食公家之祿，稱他們爲「博士」，在政府的統制下仍舊可以講學。人民要學習那一派學術的，也可以跟從那一派的博士受業。這樣一來，各派的學術思想雖不至中絕，但僅成「告朔餼羊」。各派士人，也不再有不軌的主張了。

民間所藏的書，大抵有昔日的不軌思想潛藏着。於是皇帝下令，民間所藏的「詩書百家語」一古腦兒繳呈到地方長官那裏去，加以焚毀。但是這些書籍，在政府裏仍舊好好的保存着。人民要研究，可以到政

府裏去看書，跟博士受業。這自然是不便的，也阻礙了學術思想普遍的發展。但是在皇帝手創的統一國家裏，原不要「其道多端」，只要整齊一致。

有些迂闊的儒生和方士，妄議論古今，欺君惑衆，皇帝令出必行，把他們正法以儆。於是一些反對皇帝統一思想的，也只有口不言而腹誹了。

五

秦始皇帝要維持全國的統一，不得不採用嚴刑峻法。

秦國自早就主張重刑的。到始皇帝時代，爲了使全國一致，壓制反叛，法律更異常的嚴酷。甚至於人民的私生活，也受政府法律的干涉。人民動不動就觸犯法網，輕則遭受摧殘肢體的肉刑，重則棄市大辟。人民是終日戰戰兢兢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動完全遵照政府所定的規範，一有踰越，嚴刑峻法就會落到自己的身上。在皇帝心裏，以爲嚴刑峻法是維持統一的必需的手段，這道理也許是對的。可是人民總感到太苦了。壓力愈大，潛在的反抗愈烈，最後，秦國到底傾覆於叛徒手裏。

皇帝以統一國家雄厚的實力，做好幾件燦爛的事業。直到如今還綿延在北方沙磧裏的萬里長城，就是永垂千古的紀念物；令人不禁想起埃及的法老，怎樣驅使以色列人造金字塔。秦始皇帝派遣數萬人，

把從前北邊諸國的邊牆增築連接，使它從東到西一線橫互，藉以阻止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南下。這萬里長城在以後的二千年中，的確盡了它護衛國家的使命。皇帝也曾建築富麗偉大的阿房宮，它是中央政府的所在，也是皇帝的官邸；可惜不久阿房宮就成爲一片焦土，人們只好想像它的富麗。皇帝還開闢四通八達的馳道（馬路），使他的統治力，可以達到每一角；皇帝自己，常出去巡遊。這許多偉大的建設，不是大刀闊斧的暴君，是做不到的。

幫助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的，是大臣李斯。皇帝的各種法令設施，差不多全出於李斯的規劃。因此，照一般的批評，始皇帝是暴君，李斯是「助桀爲虐」的人。

六

秦朝的年壽，並沒有維持多久。她的要求舉國一致的政策，招致了人民的怨恨。嚴刑峻法，更叫人民痛心疾首。因爲地主富豪增多，農民窮困而破產的更多，他們的生活異常困苦。政府要建設種種偉大的工程，常常徵發人民去服役。長期徭役，好像不給休止的時候；有的疲於奔命，埋骨異鄉，生還者也田疇荒廢，陷入窮困。這個危險的局面，始皇帝在世時，已露朕兆。始皇帝一死，繼承的是他的幼子，愚而且暗的二世皇帝。他沒有操縱大權的才力，政策混亂，民怨騰沸，這個龐大的統一國家，是決維持不下了。

於是各方面的叛徒蜂起；田間的長工陳勝，因為謫戍誤期，首先揭竿起義，不久便糾集了數十萬的烏合之衆。沒有身家的小吏劉邦，被一羣流氓無產者土豪推爲領袖，頃刻得衆數千。楚的殘餘貴族項梁項羽，以豪家子弟八千起兵。昔日六國的餘孽，乘此機會，也招集流亡，死灰復燃。全國在混戰中。西元前二〇七年，劉邦軍入關，直迫秦的國都咸陽，秦人迎降，遂亡。自始皇帝完全翦滅六國至是，不滿二十年；短短的豪華生活，就如曇花一現的告了結束。

在形式上，秦朝是亡了；其實她並沒有亡。始皇帝所建的統一國家，不過是換了另一個朝代繼承着。秦的制度和精神，也全由下一朝代繼承。只是皇室換了異姓，始皇帝的事業，却是永存的。

第八章 漢朝奠定中國疆域

秦朝享祚太短，沒有機會表現統一國家的成績，這是很可惜的。但是秦朝的精神，留給了繼承她的漢朝。漢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朝代，享祚很長久（約四百年），奠定中國的事業也做得極多，因此這個漢字，竟成爲中國人的別稱。

建立漢朝的，是前述的地方小吏劉邦。在秦朝覆亡之後，羣雄逐鹿，展開了七八年破壞性極大的血戰。野心的無產無業游民領袖，及夢想恢復的六國殘餘貴族，都想在混亂中建立自己的功業。時勢不能夠允許六國貴族再復興，重陷中國於破碎。劉邦率領他的流氓農民混合隊伍，到底戰勝貴族，翦滅羣雄，再度建立統一國家。劉邦稱帝，號漢朝，他卽是後世所稱的漢高祖。時在公元前二〇〇年左右。

漢朝是秦朝的繼續。漢朝維持這個統一國家的政制，原跟秦的政制差不多；漢朝施政的精神，也還是秦的精神。在漢朝初年，爲了對於皇室子弟和開國功臣示恩酬勞，也曾出現了封建制度。但這個封建制度

和周人征服時所有的，根本大異其趣。漢初所封建的諸侯，上有權力極大的中央政府君臨着，他們決不能在受封的地域內做「土皇帝」，他們只能收取租稅以自養自娛。這個只是昔日封建制度的迴光反照吧了。

二、

當這三四百年間，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就是中國人以雄厚的實力，向外發展，把威脅國境的異族趕走或同化，來完成帝國的統一大業，並奠定中國的疆域——如今中國的疆域，還跟那時差不多。尤其是跟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有着長時期的鬥爭。

在中國最早的紀錄裏，匈奴人就露臉於中國北境。他們被泛稱為戎狄。他們在蒙古沙漠的附近徘徊，一直就想南下，把黃河流域的沃土作為牧場。也有幾個小部落陸續南下，漸漸的同化於中國人中。但匈奴的野心，久而愈熾。戰國中葉以後，和匈奴接境的秦趙燕三國，都在北方國境屯聚重兵，並建築數百里長的邊牆，作為防禦工事，以阻匈奴南下的鐵騎。這些邊牆，是秦始皇帝所修築的萬里長城的前身。始皇帝還定下闊大的國防基礎，依山阻水，築成要塞，屯駐十萬大兵，來抵禦匈奴人。

秦漢之間，中國陷於混亂狀態，邊防疏懈，匈奴南下的企圖驟形活躍。當時匈奴又出了一位雄武的領

袖，把向來一盤散沙似的各部落組織起來，成功一支不可侮的空前的大軍。匈奴人的優點是生活簡單而耐苦，勇敢慍悍，這原是一切游牧民族所共有的；但是加上了組織和團結，羣策羣力，自然所向無敵。他們東破東胡人，西逐月氏人，南到河套一帶，跟中國爲敵國。漢高祖平定羣雄以後，回顧匈奴已非昔比；他們虎視眈眈，這是新統一國家的大威脅！於是漢高祖趕快帶領大兵，親自北征匈奴，誰知遭到大敗仗。皇帝給圍在白登城裏，好不容易逃了俘虜的命運。中國既不敵匈奴，只好採取敷衍手段，妻以公主，贈以食物和絲綢，以結歡心。匈奴游騎在北方國境上劫掠，也總是隱忍着。這是中國人在久久的困苦生活中所養成的長期抵抗政策。

經過數十年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劉徹）時代，中國實力充裕，便對匈奴人反守爲攻，開始生死存亡的搏鬥。在歷史上，中國人跟匈奴人的長期鬥爭，是極壯烈極熱鬧的事跡。且說當中國西北方的一些小國（通稱西域諸國）常受着匈奴威脅，聯合來侵略中國。中國採用遠交近攻的方策，也想聯絡西域諸國，夾擊匈奴。於是在西北的驛道上，漢政府的外交使者，冠蓋往來，絡繹不絕。在這些外交使者中，最有名的是公元前第二世紀的大旅行家張騫。雖然張騫的使命是失敗的，但是他使中國人從牆上一線縫隙裏，知道還有外面的世界；他也帶來了西域的新植物——苜蓿和葡萄。有一次，張騫想跟中亞細亞的大月氏國同

盟來對付匈奴。——原來從前月氏人給匈奴打敗，西走中亞細亞，移居媯水畔，滅掉那裏的大夏國（Bactria），而建大月氏國，國勢非常興旺。張騫希望大月氏派兵東進，對匈奴報復昔日被逐之仇。可是大月氏安於新居，無意於此。張騫雖備蒙款待，不得要領而歸。這時中國軍已經出塞北征，把匈奴人打敗了。

中國跟匈奴在長期的戰爭中，匈奴的實力，大受消耗，漸形衰頹。受匈奴脅服的外族人，看到匈奴形勢不利，也樂得紛紛脫離。匈奴人在四面楚歌裏，一敗塗地，分裂為兩大部：一部稱南匈奴，投降於中國；一部稱北匈奴，住在蒙古沙漠之北，還繼續跟中國對抗。這其間，匈奴跟着中國國勢的盛衰，有過好幾次的蠢動，想再度抬起頭來。直到第一世紀末，中國軍終於橫渡沙漠，把北匈奴趕走。——北匈奴由亞洲一直逃到歐洲去。留下的蒙古沙漠和草原，空無居民，中國人無意於占據，便有另一種游牧民族移入。這一種游牧民族叫鮮卑人，他們也將成爲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角色。

投降的南匈奴，則向南移動，漸漸的接近黃河流域。他們的野性，還得經再度的陶冶，才能夠完全同化於中國。

三

卑溼的東南，山深林密的西南，也是直到秦漢時代，歸併在這個大帝國裏。

住在東南沿海地帶的部落，一向被稱作越（粵）人，種族很是複雜，也無從推究他們的起源。斷髮文身，是他們原始的裝飾。一部份越人，在戰國時代，服朝於楚；楚國對於他們，只是羈縻性質。秦政府統一後，曾經把東南沿海地帶，改作郡縣，由中央派遣官吏去統治。一方面秦政府還把罪人和賤民幾十萬，隨帶婦女，謫戍到那邊去，跟越人雜居，俾便同化。這個方法是好的，可是不久秦朝即亡，東南沿海地帶的拓殖，只是開其端罷了。

秦亡以後，那裏的越人，或由原來的部族領袖統率，或推中原移民爲君長，紛紛獨立，居然建國僭號以自娛。南方卑溼，用兵不便，漢初還是隱忍着。到得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他看到國力充裕，慨然有經營四方之志。北逐匈奴，南下越地。接着，漢政府在東南沿海地帶，再度建立直隸於中央的郡縣，又把原住民越人，強迫遷移北上到江淮間。這樣一來，東南沿海完全中國化了。

住在西部山嶺區域的，是氐羌人。氐羌人的派別，非常複雜。那裏地土瘠薄，物產稀少，又因交通不便，進步很慢，他們全過着原始的畜牧和種植生活。氐羌人的文化不及中國，風俗習慣也跟中國不同，披髮下垂，是他們特殊的裝束，跟中國人的椎髻，形成絕妙的對照。比較貼近中國的氐羌人，在漢初就給征服了的；雖然以後爲了官民間的衝突，常有叛亂，但總在慢慢的同化着。

至於更遠的西南，在崇山和荒涼的原野裏，那裏的氏羌人是更複雜和落後了。其中有崇拜蛇神的巴氏，崇拜白虎的南郡蠻、板楯蠻。還有泛稱作西南夷的，包括的小部落更多：如長沙的武陵蠻，以名叫盤古的犬當作祖先；住在貴州的夜郎人，據說他們的領袖是剖竹而生的，便有竹王三郎神的奉祀；住在川康之間的笮都夷、汶山夷，有着披髮左衽的裝束，跟羌人一樣；住在雲南的哀牢夷，是拜崇龍神的……這些原始的部落，是多麼複雜而紛亂的一羣！

給山林和原野所封鎖着，這些部落開頭跟中國很少關係。只有中國的冒險家，才偶然到那邊去；不幸的埋骨於蠻煙瘴雨裏，幸運的居然被推爲君長。秦朝對於勢力所及的部落，採取羈縻政策，只要他們略有租稅進貢，於願已足。漢武帝才大規模的經營西南；有許多西南夷的地方，給收入版圖，編爲郡縣。

漢武帝開拓西南本另有動機：原來這位勤遠略的皇帝，所念念不忘的，是跟中亞細亞聯絡，來對付匈奴。可是中國要跟中亞細亞直接交通，因爲有匈奴阻隔，非常不便。大旅行家張騫建議：從蜀的西南有一間道，可達身毒國（印度），由印度便可直達中亞細亞。皇帝聽了他的話，便派遣軍隊和外交使節，向蠻荒的西南發展。那些素日閉關自大的原始部落，在大漢的聲威下，只好稽首稱降，而以得沾日月的微光爲榮。可是到身毒國的通路到底找不到，這是始料所不及的。

在漢朝，中國的向外發展，真是可驚的，任何一方面都不曾忽略。這時中國國勢極度的膨脹。

當時遙接中國的西北國境，有許多國家，中國總稱他們爲西域。東起玉門關，西到葱嶺，其間共有三十六國，後來又分爲五十餘國；葱嶺以西，更有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諸大國，其中有的還是白種雅利安人所建的。中國爲了對匈奴的戰略關係，曾有好幾次經營西域；而以公元第一世紀時班超的努力最有成績。葱嶺以東，都慌於漢朝的聲威。在如今新疆省的沙磧裏，一定埋着中國人最早的經營成績。

東北的遼東和朝鮮半島，漢朝的皇帝也沒有輕易放過。原來中國人向那邊發展是極早的。據古史記載，殷商給周人征服後，殷商的貴族箕子，帶着了一批不願爲奴的人們東走，稱王於朝鮮。這個「朝鮮」大抵是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西北一小部份。戰國七雄中的燕國，位於東北，近水樓台先得月，漸伸足於遼東，吸收那裏的原住民。秦朝建立統一國家，遼東也正式編爲郡縣。秦漢之間，中國大亂，河北的難民，經遼東移往朝鮮避亂的，有好幾萬人。燕人衛滿做了難民的領袖，率衆征服朝鮮半島西北部，自爲朝鮮王，但他並不會跟祖國有所往來。漢武帝見衛的後裔不肯服從中國，便派兵勘定，分置其地爲四郡，由中國的官吏統治。於是遼東和朝鮮半島西北部，正式屬於中國；漢的版圖，跟半島南方的三韓人接壤。

五

從前，有一位歷史家，曾經這樣說：「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這句話是不錯的。在商周之間，中國只有部族，還不會出現國家。周人組織了封建國家，中國也只是沒有界限的散漫的一團。春秋戰國以後，中國向統一之途邁進。秦朝完成了這件事。只度過了短短的二十年豪華生活的秦朝，她的使命由漢朝繼承。漢朝向外發展，開始把中國的疆域確定起來。

好事者往往喜歡把西洋世界的歷史，跟中國的歷史作一個對照，雖然時間上略有先後，可是也並不有損於趣味。這是可以這樣說：號稱文明的希臘諸邦，略當於春秋戰國。亞歷山大帝崛起於馬其頓，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正跟秦的統一一樣；不單是英武的亞歷山大帝，有幾分像秦始皇帝，亞歷山大帝國的曇花一現後崩潰，也與秦朝的享祚極短相似。於是，漢朝的出現，正像西洋世界出現了羅馬帝國。疆域之大，享祚之久，統治力之強，漢朝跟羅馬帝國也有幾分相像的。只可惜的，這同時存在的東西兩大帝國，好像不會有過直接的交通，這也許是一個大遺憾。再說，從前羅馬帝國的故土上，經過二千年的歲月，如今分成了不少的國家；而漢朝的中國，疆域跟如今的中國依稀相似，還是一個整個的國家，整個的民族。這是中國人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結論是偉大的漢朝並不在於她的武功煊赫，而在她奠定了這個統一大帝國的基礎，完成了秦朝所未曾完成的事業。

第九章 士大夫作幫助統治的官僚

這一章是要敘述士人的發展——尤其是從先師孔子以後，士人怎樣的力爭上游。跟着中國統一大業的完成，士人怎樣的步入青雲，成爲皇帝不可缺的統治的助手。士與官僚結不解緣，「士大夫」成爲一個普通的名詞。

純正的封建社會崩潰之後，中國已無所謂貴族，除了君臨天下的皇帝外，只有極少數的安富尊榮而無實權的皇親國戚。被統治的有四民，那是「士、農、工、商」。農民占極大的多數；商販和工匠之數，跟農民相比，就微小得可憐。然而士的數量是更少。他們大抵是不治生產仰食於人的，也許他們可以被稱爲寄生蟲；然而在另一意義上，他們是最值得羨慕的。他們有機會做統治階級，爲四民之首。士大夫是極少數的，然而極重要的，他們在社會上活躍着，給予一般人民鉅大的影響。

在孔子以前，士只是附屬於貴族的人。他們站在貴族的最下一級。平日從事農耕；有事的時候，他們自

已置備武裝，給大貴族打仗。「士」的原意是「戰士」或「武士」並不是文質彬彬的讀書人。不過他們的地位，比上雖不夠，總是高出於多數農民之上的。

孔子是最早的士人的大師，也是開頭發揚光大了士的地位。從此，社會上出現了一批非農非商非工的人，以安上治民自命。他們不事生產，却極有理想。他們有的得志，有的失意，貧富也不一致。富者田連阡陌，奴僕成羣，出則高車駟馬，在家則錦衣玉食，貧士只好「飲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在戰國末期的轉變中，應時勢的需要，士人開始在政治上有了地位。從前孔子帶領學生，栖栖遑遑的遊說于君，結果一無成就。此刻列國君王，需要治民的助手，不惜延納知道統治術的士人。戰國七雄的君王，都會起用士人，任爲官吏，分守各地方新建的郡縣。外交軍事方面，也漸起用士人；所謂「游說則范雎、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爲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王翦等，白身而爲將。」於是士人的地位漸高。君王治國的助手——官僚，成爲士人最終的鵠的了。

二

在新統一的國家中，士人更需要，且一躍而爲重要人物。他們幫助皇帝草創規模，厘訂制度，藉以治民。從上蔡布衣而做到秦朝丞相的李斯，就是他們中間的傑出者。秦政府內外的官吏，也以士人居多。皇帝還

延納各派學者到政府裏，食以公祿，稱爲「博士」，他們也可以授徒講學。至此，士人已爲四民中最優越的。

秦漢之間，兵荒馬亂，人們救死不遑，士人也只好自尋生路。有些游士，只好去依附軍事領袖過活。其中像劉邦是很不喜歡儒生的。他是馬上得天下，他的同袍戰友，不外是刑徒、狗屠、販繒、輓車一類的微賤人物，怪不得他瞧不起專講詩書禮樂的儒生。但他不能夠馬上治天下。不說別的，只舉一個小例：當時劉邦做了皇帝，在朝廷上設宴款待羣臣，羣臣酒酣耳熱，往往誇耀自己的開國功勞，有的亂叫亂喊，有的因爭執而拔劍擊柱。他們一點也不管皇帝在宴席上。皇帝覺得討厭，却毫無辦法。儒生叔孫通却有辦法。他召集了另外幾十個懂得古代制度的儒生，訂定朝廷上君臣間的禮儀，演習之後，繼而實行。在這嚴肅的禮儀下，羣臣戰戰兢兢，惟恐踰越規矩。劉邦從不曾嘗過這樣尊榮的滋味，他不禁歡呼：「我今日才懂得皇帝的尊貴！」便厚賞叔孫通。叔孫通的行爲並沒有什麼可恥，士人原不過是皇帝統治的助手！

時世漸定，士人也逐漸恢復了前者的地位。內外官吏，大抵是士人；統治階級也間或聽從士人的主張。政府也像秦時一樣，延納各派大師，設立博士；不過這些「博士」大多抱殘守缺，奄無生氣，只供點綴罷了。當時統一之局既成，社會的新秩序也漸成立，學術思想不得不漸趨統一。士人除了幫助皇帝統治外，已經別無需要。於是秦始皇帝未竟之功，終於在漢代實現。

秦始皇統一思想的事，並未完全做到。漢初也還有各派士人，成爲春秋戰國燦爛的學術思想的尾聲。但只是尾聲，到了漢武帝時代，其他各派終於完全消滅，僅剩下儒家。儒家爲什麼會獨尊呢？在形式上，因爲漢朝皇帝陸續引用了幾個儒士執政，就聽從了儒士的建議，禁止其他各派。可是在事實上，儒家有他獨尊的背景，這並不是偶然的。

第一，儒士很會迎合皇帝的意思；他們的主張，正可幫助皇帝統治萬民，大蒙皇帝垂青。皇帝治民，也許骨子裏不妨用刻薄寡恩的嚴刑峻法，表面上打着儒家仁義的幌子，自然來得冠冕堂皇。

第二，儒家最寶貴的經典，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種書籍包含的範圍很廣大，是極富於彈性的。同時，儒士的主張，往往可跟其他各派附會。儒士有點像「中庸之道」的鄉愿，或者可以說是「聖之時者」。另外各派可沒有儒士那樣的隨和。因此，各派雖禁，不同的主張仍可在暗影裏繼續發展，不過戴上一頂儒家經典所做成的「大帽子」罷了。

第三，春秋戰國時社會的大轉變，到漢初已經成立一種新秩序，那時，中國還處在半封建的狀態裏，沒有貴族，而新興的地主代之而興；絕大多數的人民還是靠小規模的農耕過日子，只是非農奴而有自由之

身。儒家的主張，正適合這樣的社會，自然他能獨尊了。就是此後二千年裏，在歐美勢力未曾侵入中國之前，中國社會沒有劇烈的變動，儒家獨尊的地位，也不受絲毫打擊。

因此，儒家是獨尊了，孔子之道成爲中國正統的思想了。此後所謂士，他的範圍愈來愈狹隘，只是指講詩書誦孔孟的儒生；另一方面士的意義，便是官僚的候補者。

且說當時政府要得到幫助統治的官吏，不外兩途：一是門蔭，一是選舉。門蔭是父祖做大官的，子孫受其蔭庇，也可得到一官半職；但貴家子弟，只知錦衣玉食，不識民間疾苦，更不懂得統治術，這種人其實沒有多大的用處。選舉是由各地方選拔有才能的人，大抵以名譽爲標準，不過名實不副，冒濫很多；而且地方人才，也未足供中央政府驅使。就在漢武帝時，政府裏開始養士，而爲候補的官僚。那是由各方面來的青年士人，跟從政府的博士受業，選習一種儒家的經書，經書通達後，才可以做官。讀書人以經書爲敲門磚，即開始於此。先是士人跟從政府的博士受經，後來政府就設立了太學——在首都的國立大學，居然大規模的養士。換句話說，養士就是養成幫助皇帝統治的官僚。於是士人青雲有路，經書成爲取得功名富貴的工具。人們歆羨儒士，有了這樣的諺語：

「遺子黃金滿籬，

不如教子一經。」

四

漢朝的士人，也許中間不免有寒士，他們在未會「出山」前，不得不既耕且讀，或授徒收取束脩，藉以維持生活。然而在事實上，那時多數有閒暇讀書的，總是有產的。這個產就是地產。土地兼併之風盛行，貧者無立錫之地，大地主田連阡陌。那些大小地主坐享佃戶的供奉，飽食終日，自然更有閒暇讀書研究。士人大抵出身於地主家庭，他們所謂「耕讀傳家」，這個「耕」可不必自己親操耒耜，至多也只要監督奴隸和佃戶耕牧。他們在野爲地主，學而優則仕爲官僚。做官的結果，宦囊充裕，廣求良田美宅；即使昔日不是地主的，也復成爲地主。地主、官僚、士大夫，簡直成了三位一體。他們有點像昔日的貴族，但是他們不是貴族，而是被稱爲「士族」。

士人既然出身於地主大族之家，而且熱中於做官，不再從事生產勞動，便自命爲特殊身分。他們爲了求官，不惜交游結納，趨走權貴之門，忝陪左右，引以爲榮；有機會得其提挈，躍上政治舞台，這是最好。當時的權貴大臣，也樂於收錄士人，增加自己的勢力。如有一位大官名李膺的，他是首都市長，接納下士，極負時望。士人有被他接見的，就稱爲「登龍門」，頓時身價百倍。有個叫荀爽的名士，去晉謁李膺，湊巧李膺乘車出

發，荀爽便給他作了御者，引爲無上光榮。回到家裏，還得意揚揚的說：「我今天居然做了李公的御者！」另有一個叫郭泰的名士，游學京師，跟李膺很要好，於是名震首都。後來郭泰要還鄉去，衣冠諸儒數千位，在河邊歡送，郭泰只和李膺同舟渡河，「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這是千古美談呢，還是醜態？

士人一邊趨走富貴之門，一邊還作僞求名，以得進身之階。如有個叫許武的，自己已在鄉里選舉作了孝廉，他因兩弟未顯，想法叫他們成名。於是他分割家產，肥田廣宅都歸自己，把劣少分給兩弟。兩弟也安然接受無辭。本鄉的人全稱他們能夠克讓，而鄙薄許武的貪婪。不久兩弟都被選舉出山，許武遂把三倍於前的產業，還給兩弟，並聲明從前他的分割，原是故意作僞，讓兩個弟弟成名的——這樣的事，難道是值得提倡的嗎？

因爲重名，當時士人間就流行着一種評量人物的風氣。這種對於人物的評論，稱叫「清議」。清議有着輿論制裁的力量，對於被評者的窮通，很有影響。最善於品評人物的，前述的郭泰，便是一個。此外還有一位名許劭，也是健將，他跟從兄許靖共同批評鄉黨人物，每月總更換他們的品題，稱爲「月旦評」。這樣的人物品評，積極方面，能鼓勵人作好；消極方面，更使人不敢爲惡。自然是很有意義的。不過在另一方面，狡黠者也難免利用清議，藉以自炫，其實却有名無實。而且清議注重私德，這也不無流弊，有些地方，簡直是叫

士人作偽求名的動力

五

士人如上述的風氣：交遊結納，造作聲譽，注重清議……這些居然成功一時的潮流。到漢朝末年，士氣和任俠行徑合在一起，有了轟轟烈烈的表現。這精神經過千百年，直到如今，還有伏脈可尋。

漢朝末年，朝廷上的外戚和宦官，常因爭權而發生衝突，政治非常腐敗，守正不阿的大臣常受迫害，士氣就激昂起來。當時宦官專權，大臣們看到他們跋扈專橫，而皇帝偏信任他們，全覺得很氣憤，於是聯合首都裏的三萬太學生，批評朝政的得失，造成一派勢力。宦官便在皇帝前控告他們「誹謗朝廷，惑亂風俗」；皇帝震怒，捕捉幾個大臣入獄，還下令各處逮捕這一批士人。名士陳實、范滂等二百餘人，俱被捕獲。他們有的自往請囚，有的在被鞫訊時慷慨陳辭。這些義俠表現，使聞見者大受感動。後來皇帝憤怒稍解，才把他們赦歸田里，廢錮終身。

但相隔不過一兩年，朝廷上發生政變，有幾個大臣想誅宦官，失敗被殺，於是又牽連到那批士人。這次因為宦官說他們謀危社稷，事態十分嚴重，皇帝下詔刊章捕捉他們，下獄拷治。結果犧牲性命的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死徙廢禁，六七百人。士氣的表現，視死如歸的精神，比前者更壯烈。且說一兩件事：

汝南地方的督察官吳導，得到詔書，要他捕捉范滂。他到了范滂所在的縣裏，自己躲在客舍中，閉戶哭泣。一縣上下都不知道他此來有什麼事。范滂聽到了，就說：「這位吳督察，一定是來捕我的；他因爲不忍下手，所以在那裏哭泣。」於是范滂自己赴縣投獄。縣令郭揖見是范滂，大吃一驚，忙解下自己的印綬，預備丟了官職，帶范滂一起逃走。范滂謝絕他說：「我死了就可以了結這案件。我決不敢牽累你，又叫老母因我的逃走而受苦。」他的母親到獄裏來跟范滂訣別，范滂倒略略勸慰了幾句，母親却大義凜然的說：「你如今能夠跟那些正直的大臣齊名，死亦何恨！既有名譽，還要苟全，這兩者那裏可兼呢？你別顧慮我吧！」結果，十三歲的范滂，終於死在獄裏。

還有一位張儉的，當時宦官很想得他而甘心。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他所到的地方，人們因爲看重他，不惜破家相容。他逃到東萊地方，就擱在李篤的家裏。外黃縣長毛欽帶了兵仗到門逮捕，李篤請他進來，告訴他張儉是名士，自己爲正義而收留他，並且請他也當仁不讓。毛欽便引兵而退，讓李篤引導張儉出走。張儉後來入漁陽郡出塞去。他所住過的地方，追捕總是接着來了，因此牽連的，有好多家。其中有一次，張儉逃到魯地孔褒的家裏，他跟孔褒是一向認識的，偏巧孔褒不在家。褒弟孔融，才十六歲，問知是張儉，便把他藏匿了。儉走了後，事發，孔褒孔融全被捕送獄，但無從判明誰該坐罪。孔融說：「收容張儉的是我，我應該受

刑」孔褒說：「他跟我認識，是來找我的，不關我弟之事。」官便徵求他們母親的意見。母親說：「全不是他們弟兄倆的罪。家裏的事該由家長負責。我就是家長。」一門爭死，郡縣不能決，請朝廷上判定，結果是孔褒坐罪。

如果漢末的士氣有什麼值得重視的話，就是這義俠的精神。

第十章 游牧民族侵入崩潰的帝國

一

敕勒川，

陰山下；

天如穹廬，

籠蓋四野。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這樣壯闊美妙的牧歌，是住在中國北方國境上的游牧民族常唱的。陰山之麓，北臨蒼茫的蒙古沙漠，其間是廣闊的平原，幾條又清又淺的河流蜿蜒着，偶然瀦爲澄澈的湖泊。到處長着茂盛的牧草。地是綠的，天是蔚藍的，風是乾燥的。這空闊的世界，一望無際，還帶着原始的風味。點綴在草地上的，是白色的羊羣，灰

色的牛馬羣，它們有的在川流邊喝水，有的在嚼草，全是低着頭好像沒有動作的樣子。若是有幾個男人，騎着駿馬，在草原上潑刺刺的跑過，沉靜的空氣，才給打破了。但等到騎者漸遠，變成數顆灰黑的小點而不見，這裏又恢復了沉靜。

這裏游牧民族的生活，竟是這樣的柔和可愛，與人無忤，與世無爭嗎？不是，其實是絕對的相反。他們非靜而動的。爲了放牧他們的牛羊，他們沒有固定的住所，只能逐水草而居。一地方的水源枯涸了，牧草吃完了，他們便得收拾家具，捲起稱作「穹廬」的圓錐形蓬帳，一古腦兒的給馱放在牛馬背上，甚至於需要提抱的幼孩，也縛在馬背，於是一家一族或一個部落的男女老小，都上馬出發，找尋新的水草豐富的地方。他們不斷的在這樣的遷徙中。他們擅長騎射，連十幾歲的少年，也是能手。圍獵是他們最高興的事。部落之間，也常有戰爭。他們是一直在鬥爭中過活。

晒在太陽光中，暴露在乾燥的風中和嚴酷的寒氣中，整天在草原上馳騁，吃着簡單的飲食，他們的身體，成爲很強壯。他們的生活非常樸實；他們的心情堅定，不易動搖。他們極服從領袖的命令。他們勇敢善戰；受了痛苦也難得發出呻吟。每一個游牧民族的男子，是一個能幹的戰士；每一個游牧民族的部落，是一支銳不可當的軍隊。

接近中國北方國境的蒙古地方，那裏一向是游牧民族的巢穴。匈奴人很早的就住在這一帶。肥沃的黃河流域，是中國的心臟部分，對於游牧民族，是極大的誘惑。好幾個世紀以來，匈奴人想南下飲馬於黃河，跟中國人作殊死戰。經過長期的抗戰之後，匈奴人終於給中國人趕走，遠遠的向西徙移。一部分投降的匈奴部落，移住到塞內，跟當地的中國人雜居，一邊仍從事游牧。他們在逐漸跟中國人同化——但還不能到融合的地步。

只有極少數的匈奴人，躲在原住的蒙古沙漠裏。他們過着無聲無臭的日子。蒙古沙漠是空了，一時成爲曠無人跡的原野。於是在遙遠苦寒北方，有另一種游牧民族叫鮮卑人，次第南下，占據了蒙古沙漠。鮮卑人是許多小部落，分佈得很廣。他合併了殘留的匈奴人，開始跟中國人接觸，便漸漸的興隆起來了。

於是中國重復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脅。如果像秦漢那樣的統一大帝國，自然能够抵抗。不幸的是正當大帝國瓦解的時候。

二

且說漢朝這個統一大帝國的崩潰。

當漢朝極盛的時候，危機已露朕兆：政府無厭無盡的榨取人民，以供皇室和官僚享用。納稅、徭役、當兵，

自然是農民受苦最多。在民間，大商賈操縱物價，剝削小民；剝削得來的錢，又復兼併農民的土地。大工商業家往往兼爲大地主。土地和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民不聊生，強者挺而走險，弱者轉輾死於溝壑，整個社會浸於革命的恐怖中。比較眼光遠大的儒士和政治家，感到這情形不妙，很想設法防止農民大暴動發生。就中有一個名叫王莽的，是漢朝皇帝的親戚，很有權力。他是社會改革派的領袖，他爲了想實現自己的主張，一度篡漢而卽皇帝位。這位夢想的社會主義者，大施改革，想憑自己的理想，使當時的社會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可是他的改革，一面受地主、豪商、大族的反對；一面他又缺少百折不撓的毅力，命令朝發夕更，小民苦其煩擾，結果還是失敗。中國還是劉氏統治的漢朝。

再隔了一二百年，貧苦的農民，結成互助的宗教團體，到處暴動。他們被稱作黃巾賊。黃巾賊蔓延得很快。他們搖動了漢朝的根基。漢政府看到用中央軍隊來打黃巾賊，弄得疲於奔命，毫無效果。於是政府提高各地方官吏的權力，還鼓勵各地的土豪大族，起兵討賊。這樣一來，黃巾賊果然不支而給討平了，但中央集權從此分散，統一的大帝國，已經注定分裂的命運。

黃巾賊是經過殘酷的屠殺才消滅的，但局面已不能再歸平靜。政府官吏、土豪、大族，成爲割據各地方的羣雄，形同獨立，互相爭戰。兵荒馬亂，漢朝皇帝跟着遷播，倖免於鋒鏑，別說統治全國了。到公元第二世紀

末，四百年歷史的漢朝，完全崩潰，中國陷於破碎狀態。最後，羣雄併吞，剩下了魏、吳、蜀三國，還是爭戰不休。在這近半世紀的混戰裏，真的殺人如山，白骨盈野，遭難的人民不知多少！被毀壞的文物也不知多少！

魏、吳、蜀鼎立的三國，次第給魏的軍閥司馬氏所滅。於是司馬氏暫時建立了統一國家，稱爲晉朝。晉朝的統一，是那樣的柔弱無力，而且爲時極短，幾如迴光反照的餘影。晉政府既不能把分散的權力集於中央，更不能阻止地主大族的跋扈和解除人民的痛苦。社會彷徨無出路，政府焦頭爛額，游牧民族來了。

三

第四世紀初，住在塞內的匈奴人突舉叛旗，驅其鐵騎南下。同時，移住於關中的歸化的氐羌人，迫於貧困乏食，和官吏的凌虐，也蜂起暴動。片刻之間，蠻族雲擾，正像羅馬帝國崩潰時的歐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國雖早有遠見的政治家看到，但政府並沒有好措施；等到亂事一發，勢似洪水泛濫，只會安坐高論的官吏，手忙腳亂，無力抵禦。匈奴軍攻陷了晉的首都，晉皇帝做了「青衣行酒」的俘虜。於是整個的黃河流域，淪於游牧民族的鐵蹄下，到處燃遍了烽火。

匈奴覆亡了晉政府，各異族的領袖，和有威望的本地人，都峙立稱雄。有時強大的併吞弱小的，略現平寧的樣子；有時羣龍無首，混亂得不堪。後人把這個時代，叫「五胡亂華」；此仆彼興，總計有十六國。實則其

紛繁何止十六之數！各部落各大族割地自保，破碎支離，不知道是若干小政權！

黃河流域，昔日是中華民族發祥滋長的搖籃，此刻成爲一片悲慘世界。肥沃的田野，作了騎士的牧場；繁華的商業都市，在劫火下化爲邱墟。騎士們過慣簡樸的生活，對於中國華縟的文物，以爲不值一顧。畫棟雕樑的宮殿，或者權充馬廐；官府所藏的文書圖籍，正可摧爲薪柴，以供取火。焚掠之外，繼於屠殺；在鋒鏑下逃生的，也脫不了奴隸的命運。只有少數的貴官豪族，率領家丁，捆載衣物，渡長江南下避難——因爲當時長江流域還是乾淨土。留在北中國的，只有一片荒涼的土地，和許多沒有身家的農民，聽受異族的支配。

四

上面已經說過，首先在北中國稱雄的是匈奴人。但是經過混戰和同化之後，匈奴人衰落了，另一種人代之而興。——這正像海邊的潮汐一樣，第一陣高潮才湧過，第二陣高潮接着又來了。游牧民族是這樣一陣陣的踏進北中國，而且恣意蹂躪着。

緊接匈奴人衰落之後，第二陣高潮湧到北中國的，是關中的氐羌人。氐羌人華化已深，知道中國的制度，又利用中國有才能的人作幫手，他們幾乎統一了北中國。但是他們想南下征服長江流域，却遭到大失敗。被脅服的各族，紛起反叛。於是第二陣的高潮，又復過去。

第三陣的——而且是最厲害的高潮，湧到北中國，那就是鮮卑人。鮮卑人分作幾支，次第進入中國。最早的一支，是以慕容氏爲領袖的鮮卑人，他們崛起於遼東西和熱河一帶，進窺中原。還有乞伏氏和秃髮氏，興於甘寧一帶，但不及慕容氏的興盛。他們都曾建立雛型的國家；而在混戰、征服、同化中，他們是消失了。其次的一支，是以拓跋氏爲領袖的鮮卑人。拓跋氏原在陰山下度其游牧生活，逐漸滋繁，才南下爭鋒。他們所帶領的部衆，是最野蠻的，也是最有力的，因此他們像新發於硯一樣。割據的各國，在拓跋氏的鐵騎下，次第被剪滅。破裂的北中國，漸告統一。拓跋氏便稱起皇帝來，建國稱後魏，國都在平城。後魏的帝室雖是鮮卑人，可是人民却非常複雜。這些全是百戰之後的子遺，大多數的是原來的中國人，還有氏羌人、匈奴人、鮮卑人等。大家都在北中國的大熔爐裏，慢慢的同化於中國。此後進入中國的鮮卑人，還有段氏、爾朱氏、宇文氏，但是一進入中國，他們便如百川歸海的完了。

五

從後魏在北中國建國開始，中國便給分作同時對峙的兩個國家。在北中國的稱北朝，她的統治者大抵是入據的游牧民族。在南中國的稱南朝，那是由原來的中國人建立的。在蠻族雲擾時，南中國是一個最好的避難所，那裏的事留在下段再說。這裏先講北朝的情形。

游牧民族征服北中國開頭是殘酷的，粗暴的，不顧一切的破壞，毀滅。然而他們既然開始建國，不得不有所組織。於是統治者陸續解散隨從的流民，使他們分屬於各州郡，計口授田，從事墾殖，勸課農桑。政府還強迫他們耕種，而收取其租賦，充國家用度。這樣一來，北朝雖建在荒涼的廢墟上，不久却實力充沛，遠勝南朝了。

歲月是最無情的東西，游牧民族在北中國的沃野上住慣後，縱然他們怎樣鐵硬，也會逐漸軟化起來。他們的中國化愈來愈深。尤其是那些做統治階級的大族貴官，他們看到自己樸素的服飾，怎及中國的珠翠錦繡；自己簡單的飲食，怎及中國的珍饈膏粱；自己的風俗習慣是粗野的，怎及中國的彬彬有禮。他們昔日的生活方式，其實是相形見绌。他們感到羞恥。他們愛講漂亮的中國話，學習奇妙的中國文字，寫作也斐然成章。甚至於他們還改作中國人的姓氏，以求脫胎換骨的做一個中國人。——如拓跋氏後來就改姓元氏。其他後魏的鮮卑人，也上行下效，紛紛改姓。胡服胡語，全被禁止；勇武之風，漸歸消滅。無論中國暴衆、氐羌流民、匈奴和鮮卑的騎士，他們都解甲歸田。昔日在草原上躍馬橫刀的情景，至此成爲壯美的夢境罷了。

就是北朝的政治制度，也完全遵照中國原來的式樣；按制設官，儼然古風。國都移到中國的故都洛陽。當時的洛陽，是北中國政治、商業、文化的中心，建築富麗，市街繁榮，人口衆多。所謂「門巷修整，閭閻增列，青

槐蔭陌，綠柳垂庭。」這幾句也可以窺見它的氣象了。

在開頭，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征服中國人；結果，是中國人同化了游牧民族。鮮卑人像匈奴人一樣，大部分離開了蒙古沙漠。於是這空曠的草原，又有新的突厥人補了缺。

六

再回頭說當年，晉朝的首都失陷，皇帝做了俘虜，北中國龍吟虎嘯，成爲恐怖世界，那裏有身價的人，忙於逃難。他們是世家大族，在朝爲官僚，在野爲地主，他們是該保全的。雖然土地是帶不了的，然而他們可以網載細軟，驅着家奴，舉族浩浩蕩蕩的遷移，去找乾淨土。他們所看中的，便是江南。以長江爲天塹，胡騎自然不能飛渡。

他們南渡之後，決意在南中國組織新的晉政府，藉以統一號令，圖謀恢復。鎮守南京的晉皇室 司馬睿，被他們推爲皇帝，繼承晉朝的系統。於是南朝開始了。雖然如此，南朝的實權，並不在皇帝手裏，而是在世家大族手裏。他們在朝廷上炙手可熱，出守外疆則形同割據。皇帝決不能集中權力。自晉以還，南朝有四個皇室，此仆彼興，大抵是貴官軍閥篡位而建立的。

北朝的統治者是游牧騎士；南朝真正的統治者是世家貴族。世家大族的人，自居於士大夫的優越的

身分。他們輕視平民，靠着剝削平民過安富尊榮的生活。他們擁有廣大的田產，奴隸，家兵，聚族而居。他們有崇高的門第。當時地方上選舉人材，名義上是憑才德而定，實際上則全受壟斷，是依門第而定的。被選舉的全出身於大族，官僚地位爲他們所獨占。至於貧寒卑微的士人，雖讀書有成，決難揚眉吐氣。「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這話是多麼的感慨呀！

看那些貴族世家的士大夫：他們或仕於朝而爲大官僚，或退隱於野而爲搢紳先生。他們以特殊身分爲榮，對於寒賤的人，不通婚嫁，甚至於不相交談，免得有玷身分。他們所造成的門第觀念，從此深印在中國人的心上。士大夫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服藥飲酒，玩弄女人，以求官能的享樂。他們花費心力，從事精緻的藝術，或追求玄遠縹渺的思想。儀表俊逸，服飾華美，行動舉止，倜儻風流，常是身坐胡牀，手捉麈尾，口談玄理，現實與他們無干。這是異族雲擾北中國時南朝名士的典型！

第十一章 佛教託根中土和方士創立道教

最早的中國人，跟別的原始民族一樣，他們有崇拜的事物，仗爲佑護；也相信鬼神。

原始人仰觀天象，俯察地面各種自然物，油然而起了一種敬畏的念頭。他們的知識有限，百思不得其解，然而人們總喜歡把一切事物，試加解釋；即使是大謊話，也比無言來得好。於是他們以爲風火雷雨，草木鳥獸，都能够造禍福於人間，一些老年的有經驗的聰明人，編出美麗的神話來。他們甚至於加上附會，把本族祖先的起源，也歸到這上面。如殷商人以燕子爲祖；周人以農神后稷爲祖；荆楚人崇拜有光有熱的火和太陽，以爲本族出於火神祝融氏。大抵他們總把附近休戚攸關的事物，加以崇拜，尊爲本族的保護神。慢慢的更進一步，便把保護神當作本族的祖先。多年的尊崇有加，祭祀弗衰，尊祖的宗教由是萌芽。接着，中國人完全踏入農業時代，席豐履厚，安土重遷，對於祖宗開闢草萊之功，更加感激涕零，尊祖先和敬鬼神，簡直是二而一而二的事了。

從殷商人的興隆到周人的征服以後，這種尊祖的宗教，一步步地在發展中。從天子到平民，祀天祭祖，同是大事。大家都是必恭必敬的做着，免得褻瀆鬼神而遭殃。供着祖宗神位的「家廟」，簡直是禮拜堂。尊祖的宗教，更跟當時的宗法，有連帶關係。祭祀的事，該由嫡長子主持，祭祀還是對於本族的一種約束。但中國人是極現實的，祀天祭祖的目的，只在感德祈福和慎終追遠罷了。

二

從這樣單純的信仰裏，漸漸引入了一種另外的迷信，那是在戰國時代開頭的：它在貴族之間，頗爲流行。

戰國七雄中的燕齊兩國，他們的疆域，漸次拓展，已經達到渤海邊上。「海洋使人深思」這一句老話，是不錯的。瀕海的人們，看到碧海青天，煙波浩渺，不禁引起壯闊的情懷，和美麗的幻想。尤其是當日暖風和的日子，在東方海洋中，水天之際，湧起亭台樓閣，若隱若現，可望而不可即。這是「海市蜃樓」原不過是反射光線的作幻。然而當時的人們除了驚奇之外，決想不到這奧祕。他們把遠遠的東方海中的海市蜃樓，當作實有其地，而且認爲是仙人的洞窟。於是「海上三神山」的傳說出現了。加以航海交通，漸形便利，從水手們口裏帶來了種種荒誕不經的奇聞，關於神仙的理論，慢慢的構成了。

於是有一種游士產生。他們並不研究詩書禮樂，也沒有什麼新奇的政治主張；他們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只是關於神仙的事物。他們被稱爲方士，其行徑有點像後世的「走方郎中」，不過比後者漂亮得多。方士專出入於貴族之門，以美妙的言語，說動貴族，讓他們相信神仙，藉以漁利。燕國的昭王聽了方士的話，努力於煉仙藥求長生，他服了煉成的仙藥，長生未得，反被藥毒死。齊國也有幾個君主，富貴已極，進而求爲神仙，熱心於長生不老之術。

跟着統一國家的建立，關於神仙的迷信也傳入中原。秦始皇帝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固一世之雄也」，然而他唯一抱憾的，認爲生死不可知。——最希望長生的，向來總是帝王。始皇帝聽到長生有術，便信用燕齊的方士。據說：他使徐市帶了千百童男女入海求仙；又使盧生去找仙人羨門子高，使韓終侯生等求不死藥；當時這些候星氣的方士多至三百人。結果呢，求仙還是無路，始皇帝丟下了他手創的帝國而晏駕，遺恨無窮！直到漢朝，這樣的迷信並未稍減。一代雄主漢武帝和秦始皇帝足以先後輝映。金莖玉盤，來受取天上的仙露；宮裏充滿着神仙的迷信。尤其是當武帝寵愛的李夫人死後，他思念不已，在方士巧妙的布置下，皇帝居然能夠跟李夫人的靈魂依稀一面，稍減悲懷。這更增加了皇帝對於方士的信任。

方士們編造了神仙的故事，陰陽五行的理論，煉仙藥求長生的妄談。他們取得帝王官僚的信任，也頗

流行於民間，可是他們沒有中心信仰，也沒有教會組織；只是方士和迷信，還不是宗教。

除了趨奉帝王官僚外，方士們也曾做過另外有價值的工作。相傳道教的創始者張陵，他不過是漢朝千百個方士中的一個。方士是因人而施的。他們對於富貴者，大談其煉藥長生，以投其所好。對於一般貧苦的農民，便用符咒治病，以取得信任。等到大家融洽了，那些貧民居然會聚合攏來，以方士為中心，成立一種貧賤者互助的組織。——回顧西洋，原始的基督教，在耶穌遭難後，也是這樣的情形。——張陵就是這樣地造成了他的地位。

張陵和他的子張脩孫張魯，祖孫三代，都是蜀中方士的領袖。他們用符咒給貧苦的人治病，進而組織團體；加入團體的，必須出米五斗。可是他們對於收入的米穀，仍歸諸公衆享用。如在鄉村道路旁建築亭舍，供行路人休息；亭舍中放置米肉，行旅飢餓，可量腹取食，不需報償。因此，張陵及其子孫所創的「五斗米道」盛行於蜀中。

在黃河流域有方士張角，跟張陵一樣，以符咒治病，借此組織團體，擁有徒衆數十萬，大抵是破產而不能苟活的農民。他們就是使漢朝覆亡的黃巾賊。

正在那時候，起源於印度的佛教東來了。

佛教的首創者釋迦，是印度半島上一個小國的王子。據稱，釋迦生於公元前第六世紀，大抵和中國的孔子同時。釋迦所創的佛教，是向一般平民說法的。可是在釋迦生前，佛教並沒有怎樣的廣播。

釋迦死後兩三百年，約跟秦始皇帝同時，印度半島上有一位阿育王興起，建立統一的國家。阿育王歸依佛教，於是佛教盛極一時，並分爲若干宗派。迨阿育王的統一國家崩潰，佛教又漸不振。旋中亞細亞的大月氏建立大國，拓境至北印度，印度的佛教徒紛紛來歸，大月氏王歸依佛教，儼然爲大護法。大月氏既成爲佛教中心，她的地位又在接近中國的西域，而當時統治中國的漢朝，跟西域的交通是那樣的頻繁。自然，佛教是漸漸的流入中國了。雖然這不能正確的指明，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的。

據說，公元六十幾年，有一個漢政府的使者，伴送了兩位月氏高僧，不辭跋涉，從西域來到中國；他們攜帶着的，還有佛經佛像，這些是用一匹白馬馱載着的。這一行人來到中國的首都洛陽，受了接待，便在那裏建立中國第一個佛寺，稱作白馬寺，以紀念那匹馱載經像的白馬。這兩位月氏高僧，開始學習漢文，翻譯佛經，着手傳教工作。此後西域的高僧，循着隊商們的驛路，相繼東來，從事譯經傳教，漸取得中國人的信仰。後來政府允許中國人也可以出家爲僧。——於是佛教正式託根於中國了。

四

佛教的發達，是在晉末南北朝時代。五胡亂華，游牧民族蹂躪北中國，中國固有的文物，全遭破毀，然而佛教却意外的蓬勃起來。亂世是宗教的黃金時代，喪亂之餘，人們總熱心於宗教求歸宿。心情樸素的游牧民族，更容易接受宗教。那些從西域來的高僧，到了北中國，頗蒙軍事領袖的信任，傳教一帆風順。

龜茲高僧佛圖澄，在公元第四世紀初來到中國洛陽。那時北方正混亂得很。匈奴領袖石勒石虎父子在不斷的征戰中擴充自己的勢力。石氏父子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可是他們對於這位有才學有手段的高僧佛圖澄，却另眼相看。佛圖澄居然像魔術師一樣的會弄奇蹟。他可以服氣自養，積日不食；他又能在大庭廣衆之間，誦咒語來役使鬼神，聆聲音以斷吉凶，使大衆驚奇，暴君贊嘆。因此，石氏父子尊佛圖澄爲國師，常以軍國大事相咨詢。爲了暴君之故，他不惜曲解教理以從時勢；但是他在適當的時候，也勸解石氏父子，減少他們殘暴的行爲。於是也博得民衆的尊敬，甚至於「國人不敢向之涕唾」。他在騷動的游牧民族和農民中間，度徒數萬，立寺數千，替佛教在北中國樹立了基礎。

跟佛圖澄齊名的，還有後來的龜茲高僧鳩摩羅什。鳩摩羅什是氏羌領袖姚氏的國師。姚氏待以優渥之禮，使高僧八百餘人，承受他的意旨，從事譯經。鳩摩羅什翻譯的經典，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一件極有價值

的工作。直到後魏統一北中國，佛教也幾乎統一了北中國。無貴無賤，都信仰佛教的報應說，布施惟恐或後，子弟更以出家爲榮。到如今還矗立山西大同雲岡山壁上偉大的石佛像，就是人們信心的表現。

南中國的佛教徒，力爭上游，傳教也很成功。士大夫醉心於玄妙的哲理，佛教的經籍，正投其所好。南朝的首都建康，有寺院三百六十，都極莊嚴華麗。不必說民間的善男信女，即統治的皇帝，也改變昔日迷信方士的作風，趨向於佛教。如梁武帝三幸同泰寺，捨身以求福利；陳武帝也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苦奏乃還宮。於是中國成爲佛教世界。佛教有教會組織，有寺廟，有田產。寺廟裏的財產，是由善男信女輸捐而來的。那些田地，除僧侶或寺奴耕種外，有餘的放租給佃戶。寺廟放債給平民，盤剝取利，跟世俗的商賈差不多。寺廟裏的僧侶，有種種階級。少數的領袖們把持寺廟財產，享受供養和捐輸，正像帝王貴族；至於大衆寺僧和在鄉村的宣教者，他們因勞動而得溫飽，也跟世俗的勞動者一樣。

寺廟田產之廣，僧衆之多，有時不免要引起統治者的妒忌。尤其寺廟的田產，是可以免除賦稅的；寺僧是可以免除丁役的。寺廟擁有大量的田產和僧侶，國家的人力財力就被凍結，賦役大受影響，這是一個英明的帝王所不能夠容忍的。因爲這緣故，在南北朝——尤其是教會勢力雄厚的北朝，政府常與佛教教會發生衝突。北朝皇帝有過兩次「滅佛」，就是政教衝突的表現。教會也許會因帝王的壓力而解體，但宗教

的信仰怎能消滅呢？只不過顯得這幾個帝王是徒勞罷了。

五

跟着佛教的託根中土，昔日高唱符咒、煉藥、神仙、陰陽五行的方士，才正式建立道教。換一句話，道教成爲正式的宗教，是受佛教影響以後的事。前此的「五斗米道」「黃巾賊」一類，不過是一種貧民互助的祕密團體罷了。

開頭的時候，方士雖然妄談神仙，可是並沒有供人敬禮的寺廟和神像。自佛教東來以後，方士們看到佛寺佛像，遍布天下，善男信女，頂禮膜拜，香煙繚繞，燭火輝煌，真是羨慕已極。自然方士們可以模仿佛教的辦法。佛教有喬皇莊嚴的寺廟，道教也建築他們的「禮拜堂」，稱爲道觀。寺廟裏有各位菩薩的神像，法相莊嚴；在道觀裏，也陳設塑製的神像，供人敬禮。其中領袖的「菩薩」，即被尊爲道教教主的元始天尊，不是別人，就是又名李耳的老子。——這位老子，據說是春秋戰國時代一本哲學書老子的著者；他跟李耳是否一人，也成問題。老子書中，找不出半句宗教性質的話，但道教却以這件燦爛而不稱身的外衣自重。——佛教有許多經典，道教不甘落後，也開始編纂起若干卷「道經」。這些道經，除了方士們神祕的著作外，就是像老子一樣的那些毫不相關的古代哲學書。方士們自己改稱爲「道士」，意思是有道之士。縱然如此，他

們的法寶，還是符咒和煉丹，還是以奇蹟和妄語叫人取信！

於是開始了道教和佛教的衝突，及凡俗對佛教的衝突。這兩者混在一起，來攻擊如日方中的佛教。單純的道佛衝突，其實並沒有高尚的意義，只是道教看佛教教會的興盛而眼紅，想跟佛教爭生存，爭徒衆，爭捐輸。那富麗的寺廟，廣大的田產，衆多的寺奴，怎不叫道教羨慕呢？道士們自然用種種陰謀和手段，要求「分我一杯羹」了。

但是道士們還有另外的武器來攻擊佛教。因為佛教是由外國異族傳來的，五胡亂華以後，中國人對於異族的憎恨，非常劇烈。佛教的一切，全充滿着外國色彩，到處可作排斥的藉口。道教居然以「民族宗教」自命，來反對佛教。他們並以中國固有的倫理制度，來指斥佛教的出家、歸依、剃髮、受戒、膜拜等，說佛教「入身破身，入家破家，入國破國。」士大夫和道士，對於佛教，羣起而攻之，鬧得很厲害。沒有一個組織不經過劇烈的鬥爭，而能在社會上站穩地位；宗教也是這樣的。

然而佛教並不曾失敗，跟着他在中國的根深蒂固，他也漸漸的中國化了。在以後的幾百年裏，佛教到底跟士大夫妥協，跟中國固有的倫理思想及迷信妥協，演成所謂「三教（儒釋道）殊途而同歸。」甚至於往昔中國人尊祖祀先的風俗，也融合到佛教裏。

第十二章 隋唐兩位皇帝的故事

記得在公元第三世紀初，漢朝這個統一大帝國崩潰，中國是衰落了。她的衰弱不振，幾乎延續了四百年光景。她是老邁了，她需要加入新鮮的血液，返老為童，再以新的姿態出現。

從第三世紀初到第六世紀末，這三四百年裏，是中國的「黑暗時期」。開頭是三國鼎立；晉朝的統一，又不過如迴光返照；接着是一陣陣游牧民族的浪潮，湧入北中國；最後是南北朝對峙。當時蠻族雲擾，軍閥跋扈，政權移轉如走馬。只有破壞，只有分裂，除了佛教昌盛之外，沒有什麼值得一述的事跡。長夜漫漫何時旦？終有破曉的時候。游牧民族如潮湧入，他們逐漸同化於北中國。這個大熔爐裏，他們那野蠻的青春氣息，再度振興了暮氣沈沈的中國人。到第六世紀末，東亞大陸上，又將出現復興中國的雄姿。

且說當南北朝對峙的末期，其實有三個國家同時存在；南中國是皇室陳氏的陳朝；北中國的東部，是皇室高氏的北齊；西部是皇室宇文氏的北周。宇文氏原是鮮卑人，雄據關中，那裏是周和秦發祥的故土。此

刻北周也隱然負着一種重任。

北周跟北齊是世仇，兩方常有爭戰，但前者的實力，要比後者強得多。北周終於滅了北齊，統一了北中國。本來她還可以發展下去。不幸宇文氏幼主在位，大權旁落，貴族楊堅重兵在握，篡了帝位，在北中國建立了隋朝。隋朝既建，楊堅又派兵東下，一路勢如破竹，衝到石頭城下，擊滅南朝的陳。於是在隋朝的統治下，中國復為統一國家。

二

經過四百年黑暗而分裂的時期，隋文帝楊堅終於統一中國，不禁令人想到秦始皇帝的剪滅六國。不錯，隋朝跟秦朝，確有許多相像的地方；不僅是兩者享祚都很短，而為另一個偉大的朝代的先驅。

短短的豪華之夢，秦朝是這樣的叫人豔羨，隋朝也不會減色。秦朝的偉大工程是修築萬里長城，隋朝的偉大工程是開鑿大運河。這兩者都留存到如今，雖面目已改，但總可以想到前人的偉業。

開鑿這大運河，動機是一位誇大的皇帝的夢想。這位皇帝，是楊堅之子，隋煬帝楊廣，他是一個英雄，同時是一個執袴子。隋朝的首都，照例是漢晉北朝的古都——長安和洛陽。這一帶經過數百年的喪亂，其實是荒涼得很。質樸的原野，皇帝是看得膩了。皇帝日夕懷念長江流域豪華的商業都市。六朝金粉，那旖旎溫

柔的風光已够沈醉了。當時長江流域最繁盛的都市是揚州。「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這是每個人都豔羨的。皇帝富貴已極，自然該到揚州去頑個暢快。於是皇帝大發民夫，開鑿運河，使黃河、淮水、長江之間，水路交通可以聯絡。——這運河原不是如今那大運河的徑路，但還有遺痕可尋，它的意義更是一樣的重要。於是皇帝可以從洛陽出發，坐了龍船，與後宮佳麗並載，浩浩蕩蕩的上揚州。「看瓊花」去。皇帝在那裏流連着，樂而忘返。南方的物產，也可以把大運河當作脈管，源源不絕的運到北方去。從此，大運河中，帆檣不斷，成功一條重要的交通線。

隋煬帝雖然沒有造阿房宮，然而他的豪華生活，也許比秦始皇還勝幾分。他在長安造了一個園林，名叫西苑。西苑的周圍二百里。它的裏面，有周十多里的湖泊，這湖泊是象徵東海的。在湖泊中，浮着蓬萊、方丈、瀛洲這些仙山，高百餘尺，山上有着一層層的宮殿樓閣，金碧輝煌，掩映海山間，乍疑仙境。有一條河渠在北方，縈迴注湖。臨着河中的清流，造了十六所富麗的宮院，讓宮女們居住。到了秋冬，園裏的樹木凋落，爲了不讓顯出蕭條的色彩，便把綵綢剪作花朵和葉，綴在空枝上。池沼中也剪綵爲荷菱菱芡，顏色褪落就掉換新的。在這樣的園裏，皇帝愛趁着月明之夜，帶了數千名宮女，大家全騎在馬上，在園裏徘徊着。有時在馬上奏清夜遊曲，悠揚的樂聲，飄動於明月下的園林裏，真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然而皇帝的窮奢極侈，還不是給自己掘了墳墓。當他流連在揚州，在醇酒婦人中求沈醉，窮困的民衆和待機而動的野心家，競起於諸方。羣雄逐鹿，天下大亂。皇帝從婦人的懷抱裏回頭西望，首都淪陷，有家歸不得。皇帝只好長嘆一聲，且醉今夕！到底這位日暮途窮的皇帝，葬身於叛臣的手裏。

經過暫時的紛擾之後，中國出現了唐朝——一個統一的大帝國，跟漢朝一樣。

三

建立唐朝的，是隋的一位將軍，太原的鎮守使李淵，和他的次子李世民。

誰也不能夠正確知道李氏的根源。李淵受隋朝皇帝的命令，鎮守西北，防禦新興的游牧民族突厥人。也許他們自己就是同化中國的游牧民族，甚至於跟突厥有點關係也難說。只要看唐太宗皇帝李世民的容貌，就有些像沙漠騎士的風味。他豪爽、慷慨，喜歡騎射，氣魄闊大，都可以證明他身上流動着野蠻而新鮮的血液。這一位雄才蓋世的皇帝，是那兩三世紀來中華民族大結合中的產兒。

李世民的父親李淵，只是一個平凡的武將，他根本沒有作皇帝的野心。然而這個野心，世民在年輕時就有了的。他在暗中結納壯士，部署賓客，着着準備起來，他的父親和兄弟全不知道。當時隋末大亂，羣雄蜂起，一些土豪大族，都割據稱王。李世民看到這情形，更不禁躍躍欲試。他好容易說動他那忠厚的父親，又造

成「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緊張局勢。那位老將軍李淵沒奈何，只好說：「那末只好隨你去幹吧，我們破家亡身，或化家爲國，全在你了。」

於是李世民奉着李淵起兵了。但是他們的兵很少，不足爭取天下，便跟鄰近的突厥人借兵。當時突厥正強，虎踞中國北境，中國北方起事的羣雄，都卑詞厚幣來結突厥歡心，或求他們援助。李世民也不能例外。等到兵力既盛，李淵父子遂攻陷首都長安。但他們還難於立刻踐皇帝位。隋煬帝還在揚州。於是他們在名義上，遙尊煬帝爲太上皇，另外迎立一位楊氏的宗室，年只十三歲的皇孫，權充傀儡皇帝。全國紛亂中，煬帝被叛臣弑於揚州，李淵也聽了世民的話，在長安卽皇帝位（後稱唐太祖），唐朝正式開始。

那時局勢還混亂得很。李世民帶着他的健兒，出去奮戰，東西掃蕩，費了五六年的工夫，到底討平了羣雄。中國又在李世民的鐵腕下統一了。但是李世民回頭一看，心中却感到不高興：父親不過做了現成皇帝，天下原是自己打出來的；父親更不該立長子建成爲太子，父親百歲後皇帝還得讓哥哥做，自己豈不是白辛苦一番，而且權位太高，還怕遭逢不測呢！做父親的其實也看到李世民的憤憤，至少他看到那批跟隨世民的將士的失望，於是設法撫慰世民，給他更高的爵位，但這不過增加弟兄間的不睦罷了。

連做父親的也不知道怎樣解決：一個是有着長子的身分，一個是有着化家爲國的大功。也許惟一的

辦法，只是很殘酷的——拚掉一個。這樣帝王繼承的悲劇，歷史上原有過不少，這才能够澈底解決。有人勸太子建成趕快除掉世民，有人也勸世民趁早殺了太子。兩方面都在準備着。皇帝無從阻止，很傷心的對世民說：「我知道你們弟兄間的不睦，同在首都，一定要鬧出事來。我希望你聽從我的話，到東都洛陽去，在那邊你可以像皇帝一樣，跟你哥哥平分中國。」但世民還是不走。他的藉口是不願離開老年的父皇。

於是有了「玄武門之變」，太子建成，和皇帝的幼子元吉，都給李世民的部衆殺死，甚至於建成元吉弟兄倆的家族，有的被殺，有的給做了俘虜。皇帝驚聞這骨肉相殘的悲劇，傷心得說不出話。自然有羣臣要求，立世民爲太子，皇帝默然允許。皇帝還有什麼留戀？他的幾個兒子，只剩下世民一個；他明白了世民的心。也許有一天，世民不能夠控制他的將士，兵戈會臨到皇帝之前。他不希望叫太子老是在等待中。於是在政變後的兩三月，皇帝禪位於太子李世民，自爲太上皇。

四

李世民做皇帝了。他是中國歷史上不數見的雄主，也許有幾分跟漢朝的武帝相似。可是他「力拔山兮氣蓋世」；他那游牧騎士的丰度，清濁並吞的海量，其實他是勝過漢武帝的。

太宗皇帝原是馬上得天下的人，他善於征戰。隋末的羣雄，是他親手剪滅的。他還脅服四方國境上的

異族，重新奠定中國的疆域。唐初的疆域，比漢朝的全盛時代還要廣闊。然而皇帝雖愛征戰，却並不以此爲能事。他曾經問朝廷上的大臣：「創業和守成，那一件事較難？」房玄齡說：「大亂之中，羣雄並起，必須一一剪滅，方能成就統一。所以創業較難。」魏徵說：「古來帝王，全是於艱苦中得國，於安逸中喪邦，所以守成較難。」皇帝便綜合的說：「玄齡會跟從我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所以他懂得創業的艱難；魏徵現在助我統治，深恐我因富貴而驕奢，禍生不測，所以說守成較難。這兩者原是一樣的。不過創業之難已經過去了，此後守成之難，我們是該努力克服的。」因爲皇帝要繼創業之後而守成，於是他廣聘賢良，厘訂制度，開一代之典型，成三百年的帝業。

皇帝在政治上的設施，這裏的篇幅不够作詳盡的敘述。只要說一件事：中國以考試選取賢俊的科舉制度，到那時已經十分完備，而且這制度延續了一千幾百年。科舉制度興，寒士也有進身的機會，不至在野因爲登雲無路，而妄圖非分。一經考取，稱爲進士，就是候補的官僚。才智聰敏的人，可以競趨讀書應試的路，這是皇帝牢籠人心的好政策。據說，太宗皇帝曾經私幸端門，看到那羣衣冠巍峨的新進士，魚貫而出，不禁得意揚揚的說：「天下英雄，全入我的掌握中了。」不管科舉制度的好壞，事實上是的確的。怪不得後人批評：「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皇帝的氣概也是空前的。也許李氏系統裏，原混着異族人的血液，所以他不像歷代帝王的胸懷狹隘。他部下的將士，有不少是外國人，皇帝是推心置腹的接待他們。他重開由中國西北到中亞細亞的「絲綢路」，在那條路上往還的，除了商賈、使節、軍隊之外，中亞和西亞的亡命客——那時回教大帝國崛起，在回教徒鐵騎下失去國家的王子王孫，被逐的教士，都紛然避難到中國。這些亡命客，不管是屬於那一個國家的，或屬於那一派宗教的，皇帝都很寬宏的容留他們。皇帝讓他們保留自己的禮儀和習慣，讓他們建築自己的寺廟。「四海爲一家」這是皇帝極大的理想。

皇帝造下的基礎太堅固了，他的後代憑着他的蔭庇，繼續的擴大這個帝國。後來雖然幾經變亂，這個帝國終於屹立未毀，維持了三百年。

第十三章 唐朝重振中國雄風

一

一個復興的大帝國，結合了異族的新血液，憑藉了中華民族深厚的實力，所發的光輝，是無可比擬的。唐朝初期的興盛，實足駕凌漢朝。

在東方，中國的兵威，又踰越遼東，而達朝鮮半島。幾百年混亂時期裏，半島上早完全擺脫中國的羈縻，而出現了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獨立國家。高句麗常侵寇遼東，百濟常欺凌弱小的新羅，而新羅對中國是很恭順的。隋朝曾幾次討伐高句麗，都得不到勝利。唐朝先是派兵由山東半島航海，救援新羅，攻陷百濟的都城。又趁高句麗內亂，大兵東征滅之。高句麗、百濟既亡，朝鮮半島的大半，全收入中國的版圖。但半島唯一殘存的韓族國家新羅，一面對中國朝貢，表示極度的恭順，暗中却蠶食半島上的土地，勾結高句麗餘孽，遂走中國的戍兵。所以半島在中國的統治下，並沒經過多久。

在西方，天山南北路，漢朝稱爲西域的，唐朝也不曾放棄她的經營，次第以兵力翦滅那裏的各小國。從

中國西北到中亞細亞的「絲綢路」是再度開闢了。玉門關外，驛道修整，隊商不絕，一路通行無阻。在西南，西藏高原上，有吐蕃崛起；緊接吐蕃以後，在雲南的崇山裏，有南詔崛起。吐蕃南詔，跟唐朝都有很深的關係。雖然他們正式併入中國版圖，是唐朝以後的事。

然而中華民族在唐朝最重要的事跡，却是對北方國境上突厥人的鬥爭，正像秦漢時代中國人對匈奴人的鬥爭一樣。

二

自從中國有歷史的記載以來，蒙古沙漠總是游牧民族蓄養生聚的地方，並於此發軔征服鄰邦的雄心。匈奴人曾盤據在那裏，跟中國人作生死鬥爭。匈奴人走了，鮮卑人占據了沙漠南北。大部分的鮮卑人南下中國了，突厥的游牧隊伍，又居住在這一片平原上。

突厥騎士在沙漠的綠洲上出現，誰也不記得是什麼時代。那時候突厥人部落分散，非常弱小，只在貝加爾湖西南岸放牧，在荒涼的原野裏過活。他們目擊匈奴的衰落，鮮卑的興盛和南下，自己却在湖畔山麓漂泊。他們不會興旺，缺少團結，還沒有力量。

突厥人崇拜荒原中的狼。他們的確有幾分像狼的性格。突厥人作領袖的一族，姓阿史那。據阿史那族

的傳說，他們早前因為戰爭失敗，給鄰族屠戮殆盡，只留下一個十歲的男孩，被丟在草澤中，有一牝狼，每天銜肉給這男孩吃；孩子長大了，就跟牝狼成爲夫婦。後來這人又被敵人所殺，牝狼逃在深山中，在那裏產了十個男孩。十男孩長大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卽其一。因為阿史那最能幹，弟兄們推他爲領袖。以後子孫蕃衍起來，住在阿爾泰山麓，世爲鐵工，善於鍛鐵。

突厥跟北朝接壤，常有交涉。當鮮卑人在中國所建的北朝衰落時，突厥人却強盛起來了。他們漸次團結自己，役使各小族，擴張勢力；威令遠從遼東而到裏海之濱。突厥的大可汗（領袖）自己住在漠北蒙古，統領東方諸部，稱東突厥；又封其從弟居中亞細亞，支配西方的征服地，稱西突厥。突厥當時是東方世界的一個要角。西突厥和東羅馬帝國和好，屢屢窘苦波斯。東突厥則南下窺中國，焚掠國境，使北齊北周不得安枕，只好以子女財帛來結突厥人的歡心。

隋朝興起，統一中國，突厥舉國南征，隋也以全中國的力量來抵禦，突厥敗潰。然而隋朝仍不敢小覷他們的實力，施用離間的陰謀，並以宗女下嫁，來籠絡幾個部族的可汗。這樣一來，中國北方國境，才得稍稍安寧。隋末大亂，突厥勢力正強，各路叛軍，都向突厥稱臣求助。甚至於李淵父子，也不能例外。唐朝初年，縱然有雄才大略的李世民，還因國內尙未統一，無力北顧，對於突厥總是用厚贈金帛的老辦法。突厥的使者南來，

以戰勝者自居，驕橫異常，唐朝君臣雖然憤憤，也無可奈何。

這時候突厥的壯盛時代，漸次過去。他們因為征戰連年，稅斂苛重，各部族全懷着貳心，在暗中蘊釀着分裂。正巧中國的辯士，奉了唐朝皇帝的使命，帶着珍寶財帛，往來各領袖間游說。於是突厥的大可汗，成爲衆叛親離的人物。接着，中國的大軍，分幾路出塞討伐，在北方的沙漠裏，擊破突厥的主力，連可汗也做了中國的俘虜。突厥羣龍無首，部衆潰散。大多數的突厥人，走依於其他部族；有的歸降中國。這些歸降的游牧戰士，數約十餘萬，成爲唐政府最勇敢而得力的僱傭兵，後來在南征北討中，立下好幾次汗馬功勞。這是另話，表過不提。

但是突厥人太多了，部族的盛衰，此仆彼興，好像沒有寧止的時候。突厥本部潰滅了，接着興起的突厥人，有薛延陀部。薛延陀部在中國的猛攻下，薛延陀部仍然潰滅了。再度收聚殘餘，在沙磧中草原上馳騁的突厥人，名回紇部。

突厥人跟中國人經過一兩個世紀的交涉，已經深受影響。此刻，回紇部在表面上是承認作爲中國附庸的。但當回紇抬頭的時候，唐朝對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她對突厥人也只好採取羈縻政策。不久中國因爲軍閥叛變，有了內亂，政府無力討伐，於是想到初唐故事，向回紇借兵。回紇的鐵騎，幫助唐朝皇帝掃

蕩叛軍和暴民，很有功勞——不過報酬也是特殊而殘酷。那是說，從叛軍手裏克服了一個城市，土地歸唐，子女玉帛歸回紇；就是讓他們把克服地方洗掠個乾淨，作爲助戰的報酬。

唐朝末葉，回紇也漸衰落。他們接連好幾年遭到飢饉和瘟疫的攻擊，被脅服的各部又復叛變。最後，中亞細亞的黠戛斯（Kirghis）來攻，襲破了回紇的主力。殘部西走，有的逗留在河湟之間，有的進入天山南路，在那邊勉強自保。

附帶提起的，另一支突厥人，西走小亞細亞，建立國家，便是如今的土耳其國。

三

唐朝統治下的中國，好像一個大燈塔，雄峙在東亞大陸上。她那文明的光輝，照遍四鄰，附近的國家，都受到影響。

受政府派遣的各國的使節、學生、僧侶、輻輳似的來到中國首都長安。就中有高昌的、吐蕃的、高句麗的、日本的、新羅的、渤海的。——渤海國在中國東北，她的興起，約在中國唐朝國王姓大氏；渤海的政教制度，極力模仿唐朝，一時稱爲海東盛國。——這些受派遣到中國來的人，他們是認爲很光榮的，他們多少總帶點中國的事物回去，供本國採用。文字、書籍、政治制度，以至服飾、用具、生活習慣，這些全是游學中國的使節帶

回去的寶物。有幾個國家，當時受「唐風」的影響很深，經過十多個世紀到如今，還可窺見遺痕呢。

唐朝，是中國一個極興隆的時代，跟漢朝一樣。唐朝時世界的情形是怎樣呢？羅馬帝國覆亡後，歐洲還在沉沉的黑暗時期，但曙光已將透露。在亞細亞西部，崛起回教大帝國（當時中國人稱她大食。）回教大帝國版圖之廣，功業之隆，文物之盛，胸懷的壯闊與寬容，跟唐朝很相像。一在東亞，一在西亞，好似並峙的雙峯，尤為難得。

第十四章 中古生活片影

這裏以士、農、工、商爲次序，略略敘述四民的情形，藉以窺見中古生活的片影。

先說士吧，從漢以來，士就成爲官僚的候補者。一位士人，他一定出身於地主之家，他在本地是大族，門第崇高，爲人尊敬。因爲他有這樣好的身分，他才可以作政府的官僚。換一句話說，政府的官僚，是全被這般出身大族的士人壟斷的。寒士沒得分兒。這是南朝的情形。北朝占最優越地位的也是大族。這些大族，開頭是征服者；被征服者自然也難得有抬頭的機會。

隋唐之間，開始了科舉制度——那是政府以考試選取候補的官僚。士人只要身家清白，讀書有成，就可應試而有做官的希望。這樣一來，大族的獨占是動搖了，直到唐朝中葉前，大族漸形沒落，於是科舉制度突然重要起來。

士人既然成爲四民之一，就表示他是屬於特殊的階級，跟從事生產勞動的農工商顯然不同。他是不

能養活自己，而全仗坐食的。藉父祖餘蔭，總有一點家產，決不會真如家徒四壁的寒人。他有着閑暇，可以安心讀書。等研讀經書已有成績後，就在本鄉應試——先經縣長考試，再經州長覆試。這兩試是沒問題的，因為競爭的人不多——於是他和及格的同伴，受了州縣長官和親友的歡送，跟着本地進貢給朝廷的土產，一同到首都去應朝廷的考試。時間是在春三四月槐花開的季節。

他到了首都，和同伴們經過種種應酬，等待考試的日子。但每年從各地方來應試的士人少則一千餘名，多則二千名，而及第的不過一二十名，至多也不能過五十名，這是多麼沒有把握的事，也許他可以計劃別的出身，但是最光榮的，還是應試「進士科」而及第。於是他鑽營着。如果自己的寫作不錯，不妨把自己的詩文，恭楷抄錄幾篇最得意的，訂為卷式，夾着自己的名片，親自帶着，來到名公大人的門上。也許名公大人看得中意，便可給他捧場援引，及第就很有把握。但大多數是名公大人連看也不看，就丟在書架上，投詩干謁，搖尾乞憐，還是沒用。也許他肯化點錢，他可以講求關節，有權威者在暗中幫忙，則及第也無問題。如果這些路都不通，他只有硬着頭皮，憑真才實學來應試。

考試結果，當然要放榜。他從考試完畢一直等待着，因為及第了，便可以「登龍門」。但放榜了，落第的簡直有百分之八九十。落第後的懊喪，是不必說的，只好磨礪以待再試。如果他是及第的，十載螢窗，好容易

挨得今日，這是多光榮的事！他是新進士，跟他同榜及第的是一同年。」同年們例須在曲江亭大宴，宴畢後移樂泛舟，爲竟日之歡。接着，同到慈恩寺的塔下題名，留爲他日的紀念。他宿妓飲酒，儘意享樂；因爲這樣的喜事，人生不過一度。

如果他沒有做官的念頭，家鄉有肥田美宅可以終老，他不妨載着進士的榮譽就此回去。當然是親故改容，刮目相看。他是地方上的搢紳先生，也許他功名心切，不以進士的虛銜爲滿足，他可以進士爲出身，向政府的吏部（銓敍部）求職。雖然求職要達到目的，未必容易，但青雲有路，以候補者的地位等待着，遲早總是有望的。他做了官。這樣，這位士人是升入統治階級了。

不過，士人的數量，在四民中是最少的。自然沒有可靠的（甚至於不可靠的）統計留下來，但照如今中國的情形來推測，也許當時的士人還不足百分之二三呢。

二

再說農人吧。

中國自從有歷史記載以來，一直是個農業國家。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靠耕種過活的。農是正常，士、工、商是例外。不過靠耕種過活的農夫，並不每一個都是有田地有耕具並有自由之身的人。

最早從北朝直到唐朝初年，政府和皇室，好像是大地主。大亂之後，田園荒廢，農產不足。於是政府把田地分配給人民，強迫他們耕種，收取租穀，來養活皇帝、貴族、官僚和供給國家的用度。普通數口之家，派到的田地數額，大抵差不多。但富貴之家，畜養着大批奴婢，奴婢在主人那邊是沒有自由之身的，從政府那邊也可派到田地。奴婢們耕種所入，除了繳給國家的租穀以外，就屬於他們的主人，增加了主人的財富。這些情形，政府裏也視爲當然的。

但是，承平日久，人口的增加很迅速，這個由政府分配田地的制度，就不能夠維持下去。一方面政府無力，負不起分配田地的責任。於是人民把耕種的田地，像商品一樣的買賣，也不受干涉。在富人貴官的心目中，覺得把餘多的金錢，來購買田地，是最穩妥的投資；只要讓佃戶去耕種，坐食無憂，財富可以永保。同時，一些貧窮的人，爲了求食無着，不得不出賣田地，有的甚至於不得不賣去自由之身爲奴婢。顯然的，有田地有奴婢的地主，成爲社會上的驕子。大部分的田地，全握於地主之手。雖然地主有大有小，但他們總是靠佃戶或奴婢，來耕種他們的田地而生活的。

政府採取重農政策。從秦漢以來，直到隋唐，一直是如此。國家自命爲農夫的保護者。皇帝每年舉行春耕，親執耒耜；皇后在深宮裏養蠶，用精緻的紡車織機，繅絲織帛。那些官僚們最注意的也是農事。好像農耕

是最光榮的事情。——其實並不是，皇帝所看重的不是農夫，只是農夫的生產。重農的目的，因為國家的收入，全在農夫身上。國家全靠田租收入的穀米，來養活皇室、官僚、軍隊。如果農業一衰落，國家沒有穀米收入，不但皇室官僚感到窘迫，就是政府的基礎，也要搖動了。皇帝和官僚，他們所以重農，其實就是維持自己的生命線。

三

因為市場繼續擴大，產品不必講求成本低廉，就有很大的利潤，於是中國的工業，在春秋戰國時代，雖已抬頭，此後巨數世紀以上，還不脫小規模的手工業生產階段，不過技術與時進步，產品愈形精緻罷了。至於商賈所販運的貨物，大抵也是農產品及手工業產品。

雖然這樣，一個廣大的統一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廣大的市場。在承平的時候，國內的商業也極繁盛。而最繁盛的商業都市，大抵在東南，所謂「六朝金粉」，就含有繁榮的意義。大運河也負着以東南財富調劑西北的使命。當時乘着運河之便，各地商船，可以直泊首都長安城下。有一次，政府命令各漕米船在帆檣上都得懸着小旗，寫明所屬郡名；到了埠頭，並得把所帶土產樣品，陳列在甲板上。於是，各地土產，一目了然：廣陵郡船陳列的是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陳列的是綾衫、緞；會稽郡船陳列的是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

船陳列的是瑇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陳列的是名瓷、酒器、茶釜、鐺、茶碗；宣城郡船陳列的是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焦葛、蚺蛇膽、翡翠……這樣的凡幾十郡，這很像在首都舉行的國內博覽會，怪有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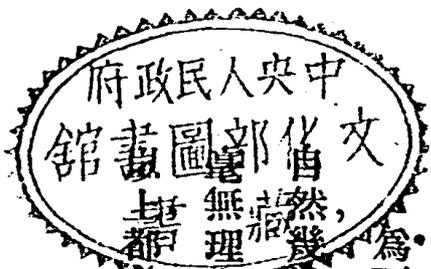
交通便利跟商業繁盛成正比例的。當時的河流海路，更是商業要道。尤其是長江裏，舟楫往來頻繁，大船極多。最大的江船，可載八九千石。船帆是用蒲草編成的，有的大至八十餘幅，例如其中有名的一艘，名叫俞大娘航船，也許俞大娘是船老闆的名字。他們養生送死婚嫁，全在船上，操船的水手有幾百名。需要的東西，無一不備。俞大娘航船南至江，北至淮，歲一往來，獲利很大。但當時這樣的大船，其實是很多的，它們的船老闆，大多是富翁，奏聲樂，役奴婢，安坐在舵樓下的房艙裏。

雖然少數富商的享受，和王公一樣，但一般的商賈和工匠，生活大抵未必怎樣好的。

四

一個時代的法律，最足反映一個時代的生活。中古的生活，在唐朝編修而為後世典型的那部唐律疏議裏，也可窺見一二。

當時家族主義是很嚴格的。一個人好像沒有獨立的人格，只是家族一分子。卑幼有服從尊長的義務，婦女有服從丈夫的義務。青年男女的婚姻，必得由尊長作主；如果婚姻有違背法律的地方，就得由負責的



尊長坐罪。尊長對於卑幼有什麼違罪的地方，官府辦罪極輕；反之卑幼有犯尊長，則辦罪極重。尤其是不孝的罪名最大，定為「十惡不赦」之一；別說逆倫弑親吧，毆打詈罵父母祖父母，是要殺或絞的；聽到父母祖父母的喪不哀哭，是要流成二千里外的；在父母祖父母坟上焚火薰逐狐狸，也得判二年徒刑，至於不慎燒及棺槨尸身，又要流成或絞首的；居喪生子，徒刑一年，甚至於居喪中遇樂駐足而聽，也要杖一百的。

妻是屬於丈夫的，她得聽受丈夫的處分。同一犯罪，法律的定刑，妻對夫或夫對妻便大異。如果妻謀殺丈夫，這是狠毒的淫婦，即或未成事實，她也應該斬首；但丈夫如因不滿而謀殺他的妻，事發只有三年徒刑。丈夫在場殺死姦夫淫婦，更是名正言順的事，於情於法，俱可原諒。丈夫毆打——甚至於打傷，詈罵妻及妻的尊親，法律不罪；但妻對丈夫這樣，就得受徒刑。妻受了委屈，不准到官府去控告丈夫，否則也處刑罰。為人的妻的還有自由之身嗎？

為要維持嚴格的家族主義，統治者很希望家人同居，有幾世同堂的大家庭。一應財產，也由家長主持。自然，幾世同堂的大家庭，難免有種種痛苦，唯一的對付便是「忍」字。家人中如有犯重罪，其餘的人竟會無理由的受連坐。如有人謀反及大逆，事發後，犯罪人當然處斬刑；連坐的，如犯人的父，犯人的子年十六，都得絞殺；犯人的伯叔兄弟姪兒，都得流成三千里；犯人的子年十五以下，犯人的母女妻妾媳婦，都沒

官爲奴婢；家產田宅奴婢充公。——這樣的家族連坐，全無理由，然而多麼的慘酷呀！

還有，當時對於貴賤的身分，也很注重。卑賤的奴婢，是該受罪的。奴婢受了主人的虧，可以不論罪；但奴婢冒犯了別人，便得定罪很重；若奴婢毆打主人或主人的尊親，就要斬或絞。奴婢不准向官府控告主人，如敢控告，受刑的不是被告，而是原告自己。但身分高貴的人犯了罪，就有額外待遇。大抵皇親國戚、有功勳的、有官爵的，除十惡不赦外，普通的犯罪，不是減刑，便是免除。

國家想以法律來維持封建社會和實現倫理觀念，這是很顯然的。

第十五章 從中央集權到地方分權

整個的中國政治史，其實不外是中央集權跟地方分權的鬥爭史。如果一個英明的皇帝，做了政府的領袖，他左右得人，應時勢需要，組織統一國家，努力集中權力，中央政府名副其實，則龐大的帝國出現，於是發揮雄厚的實力，抵禦外侮，開拓疆域，內則興修水利，農商發達。這個帝國文治武功，光采斐然。但是在全盛時代，往往萌生了毀滅的芽：因為田地集中地主而貧富懸殊，因為皇室官僚的橫征暴斂而流亡載道。暴動和革命搖撼了政府的基礎。幸而大亂平定，割據式的軍閥勃興，地方分權業已形成，中央政府只不過比傀儡較勝，維持一脈殘喘。跟着地方分權而來的，是國家的衰弱與混亂，甚至於引起國境上游牧民族的覬覦。在這樣的時勢裏，等待中央集權的政府再度出現，重振國勢……

中國的政治史，總是在繞這樣的圈子。且不說秦朝吧，漢朝就是這樣的。黃巾賊興，各地的軍閥繼起，龐大的帝國於是瓦解。擾攘三四個世紀，統統始露曙光。李世民父子組織中央集權的政府，而中國歷史上出

現了光輝萬丈的唐朝。

唐朝的開頭，皇帝集中權力，很是努力。皇帝自兼政府的長官，其餘的大小官僚，不過是奉行政策的辦事員。各地方的長官，像如今的省長縣長一類，是由皇帝委派出去的。田賦是國家主要的收入，也是養活皇室官僚的命脈。就是兵制，皇帝也採用「農兵制」，兵士就是農夫，在農隙時教練；有事下令徵集，命將統帶出征；事畢歸來，仍舊回到田間。軍隊也不至屬於將領個人。還有游牧民族的雇傭兵，開頭也是直接屬於皇帝，聽使驅策的。

二

在權力集中於皇帝的時候，如果皇帝駕馭不了這樣重大的權力，而皇后是一個能幹的而有野心的女人，往往會代皇帝操縱政權。雖然中國的士大夫一向看輕女人，忠於皇帝的大臣看不慣皇后黨羽的跋扈，然而也無可如何。

在唐朝初年，就有這樣的情形出現。這是唐高宗皇帝的后武氏。武氏原是一個聰敏而美貌的女人，她在太宗皇帝時入宮的，地位只是一個普通的宮女。高宗在太子時代，已經跟她有了戀愛。太宗死，他的許多宮女大半削髮爲尼，武氏也在其內。皇帝新立，並不會忘記她。於是她從尼菴裏出來，做了皇帝的寵妃。不久，

皇帝廢了原來的皇后，冊立武氏爲皇后。武后很有才華，也會辦事，國家體制她也懂得一點。皇帝有時身體不舒服，懶於處理政務，便讓旁邊的武后裁決。她做得很不錯。皇帝認識了她的才幹，她又是皇帝最寵愛的后，有什麼信託不得呢？皇帝開始讓她執掌政權。好在皇帝有頭眩的毛病，疾發作時，且不能視，實在無意於忙碌的政務，樂得讓皇后代勞。皇后是專權了！自然有皇后母族的人，和一批失意的官僚，來趨奉她，環繞她的左右，結成后黨。朝廷上的大臣，漸覺憤憤，但他們可沒法離間皇帝對后的信任。

高宗皇帝死，太子卽位。太子原是武后所生的。武后的野心好像沒有滿足的時候。她看到卽位的太子已是成年，久握在她手裏的政權，有點保不穩。她可不願意交出這個政權。她就不惜廢了這個新立的皇帝——她親生的兒子，把他趕到外省去；另立一個更年輕的皇帝，當作傀儡，任母后操縱。不過，武后還覺得不夠。她索性自立爲皇帝，以求名副其實。她是中國歷史記載上唯一的女皇。

以武后的才力，也算得一個英明的帝皇。她的手裏，掌握着集中的大權。又有一批黨羽廣爲耳目。誰也搖動她不得。一班舊皇族李氏的子孫，只好束手聽后黨擺佈。大臣們也腹誹而口不敢言。有些文武官吏曾起兵想擁立廢帝，驅逐武氏，結果還免不了敗亡。她做了這個大帝國的元首，自先帝晚年起專權，幾乎有五十年光景。直到她八十高壽，病臥在宮，大臣們才和太子合謀，勾通了羽林軍，發動政變，解散了后黨，並迫武

后傳位太子。

太子登位後，他的皇后韋氏，也想學武后的樣子，干預朝政。皇帝很寵愛她，聽其所爲。但韋后的才能，其實不及武后。她掌不住這樣重大的政權，只不過擅作威福，並讓她的黨羽污了朝政。皇帝看到實情，心裏有點快快。韋后和黨羽深恐皇帝要收回旁落的大權，事情不妙。於是在麵點中放了毒藥，皇帝吃了，暴死。韋后臨朝攝政。但是她的根基未固，人心久已不服，皇帝的宗室仍和羽林軍合謀。在政變中韋后殞命，政權復歸李氏。

接着，還有先皇的女兒太平公主，也想攫取政權，結果是曇花一現的失敗了。

三

跟着社會的推移，中央集權制度開始在崩壞。歸化的胡人安祿山，以功助受皇帝封爲節度使，在東北國境上掌握重兵。安祿山跟朝廷上的皇親貴戚，常有衝突。結怨成憤，首舉叛旗。那時承平已久，民間不見兵戈，政府倉卒調動，也無可用的軍隊。安祿山的叛軍，陷河北河南，破潼關，入長安，勢如破竹。幸而皇帝聞報得早，在叛軍來到之前，帶了卮從逃出首都，經過崎嶇的山路和棧道，奔入羣山環繞的谷底四川。首都的失陷，象徵了中央集權的崩壞。

唐的皇族，忠心的將相，自然想恢復。但是從前的制度早壞了，這次安祿山的叛變破壞得更厲害，政府沒有可用的兵，不得不向游牧民族如回紇等借兵，以慄悍的雇傭兵來攻打叛軍，把克復地的子女玉帛當作報酬。殘破的兩京（長安、洛陽）總算收復了，皇帝有了安身之處。但戰亂之餘，籌措軍政費用，煞是苦事。皇帝只好以撫代剿。凡是叛軍來投降的，非但不咎既往，而且封以官爵，讓他繼續代領部下，駐紮在原来的所在。於是出現了大小軍閥。這些軍閥，那裏肯把朝廷放在心裏，他們不奉皇帝的命令，割據一方，做他們的「土皇帝」。皇帝在中央，無能為力，只要軍閥不公然舉起叛旗，也就滿意了。

接着發生了黃巢之亂。黃巢是一個屢試落第的士人，他的憤懣，他的野心，使他做了暴動民衆的領袖。他所嘯聚的部下，大抵是飢餓的農民。這又是漢朝末年黃巾賊的影子。黃巢叛亂，擾及了大半個的中國，皇帝無權無力，實在沒法討伐他；各地的軍閥，全躍躍欲試，誰也不願意幫助皇帝討伐。其實，別說討伐叛逆，這時候的皇帝，自身也很難保全。

權力分裂，各地方軍閥割據，本來皇帝還有中央的兵權；皇帝自己有他的羽林軍，緩急之間，總有點用處。此刻大權旁落，連羽林軍也為宦官統帶，反而成了宦官的親兵，皇帝無權指揮。宦官既然有了中央的兵權，甚至皇帝的廢立，也得隨他們意思，皇帝自己和大臣們全作不得主。像文宗皇帝看到宦官統率重兵，凌

逼主上，却奈何他們不得，只有自歎「受制於家奴，」泣下沾襟。這跟從前中央集權時代的煊赫相較，又何其可憐！

四

皇室絕無權力，皇帝簡直是虛名，於是這個統一大帝國是毀了。

中央是一批互相傾軋的大臣，一批驕橫的宦官；地方是割據的軍閥，是暴動的農民，是游牧戰士出身的雇傭兵。在混戰中，唐朝覆亡，大帝國瓦解。

繼起的政權，是所謂「五代十國」，各自割據一方，顯赫一個時代。有的是黃巢餘黨，以一些游民暴衆爲主力，僭竊帝號，如建立後梁的朱溫就是。有的是原先唐朝的軍閥，看到羣龍無首，自然也不甘讓人，這一類在十國中是最多。有的是各地豪家大族，劃地自守，免得捲入紛亂的漩渦中，如建立吳越國的錢鏐。有的是游牧戰士——他們是突厥人的一支派，被稱爲沙陀族，曾爲中國皇帝的雇傭兵，討平黃巢之亂，立下汗馬功勞，於是成爲中國的軍閥。五代中的後唐、後晉、後漢，他們的領袖，全是沙陀族。不過他們已全中國化了，他們不是外國人，他們只以中國軍閥的姿態出現。

統一帝國的崩潰，往往引起外族的覬覦，這好像是一定的。但這個並不是指沙陀突厥人，他們是皇帝

的雇傭兵而變爲地方軍閥，他們雖建國僭號，不過在混戰中分取一杯羹。當時蠲興的外族，是東北國境上的契丹人。他們曾經趁着混亂，一度進兵黃河流域，來做中國的皇帝；雖不久即知難而退，但野心並未稍戢。唐朝崩潰於第九世紀，軍閥割據和混戰，一直繼續了百餘年。

第十六章 紙張石經和雕版印刷

一

這裏得回顧距今二千餘年前的書寫情形：最初所謂紙，是竹簡木牘，用刀在上面刻劃的。接着，人們用了尖而硬的筆，醮了漆或墨，在上面書寫。後來，又發明了毛筆。用毛筆醮了墨，在簡牘上寫字，便利得多了。紙也有了改進。一些富貴的人，嫌簡牘笨重累贅，便不惜花費，用輕薄而堅韌的絹帛當作紙張。毛筆醮了墨，在絹帛上書寫，已經跟如今的情形差不多。所可惜的，絹帛是那樣的昂貴。雖然保藏起來很便利，但普通用來隨便書寫，總未免嫌浪費。因此，當時只有政府的圖書，才能毫無吝惜的使用絹帛。中央政府的圖書館，藏着許多文書圖籍，其實有幾分像綢緞店。漢末大亂，兵士們肆意劫掠，他們撕毀了這些絹帛的書，拿來做帷幕和衣囊，這損失想來是很大的。

然而同時非竹木非絹帛的紙出現了。它是用植物的纖維，經過製造而成的。誰也不知道這樣的紙在什麼時候開始露臉？是誰第一個造成的？其實要解答這兩個問題，也是多事，因為一切發明的事物，都是經

過許多人的逐漸研究，才能成功，決不會突然出現的。然而在歷史紀載上把紙的發明歸功於蔡倫。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他是一個小宦官，在漢朝皇帝的宮裏做點雜務。因為他很有才學，擅長工藝製作，蒙皇帝賞識，抬高了他的地位。接着，漢朝皇帝派蔡倫監督鑄劍和製造器械；他精密設計，毫不疏忽，製出的東西都很堅密。蔡倫既和工藝有緣，便開始造紙。他採用樹皮、藤、頭、敝布、魚網、搗爛後以纖維來製造，於是最早的——世界上最早的紙張出現了。蔡倫很高興，他在公元一〇五年把造紙之法，奏聞皇帝。皇帝大加嘉獎。於是用這個方法造成的紙張，稱作「蔡侯紙」。紙雖發明，但當時還不能十分通行。簡牘和絹帛，仍是老氣橫秋，占據書寫寶座，紙只是勉強分得一席之地。

大概富貴的人還不大願意使用寒酸的紙張。在蔡倫死後的百年間，紙張是和絹帛並用的。直到公元第三世紀末，紙才完全通行，一切書籍也全用紙來繕寫了。

二

紙張的出現，是文化一大進步。讀書的人，可以紙張來抄寫已有的經書。當時經書是學者必讀的書，也是必備的書。學者要保藏，必得跟別人借來抄寫。富貴的人可以雇人抄，但一般人總得自己動筆。抄書是一件花費的麻煩的工作。有了便宜的紙張，總算解決了一部分困難。

但是抄寫書籍，往往容易誤筆，將錯就錯，以誤傳誤。同是一部書，直到後來，幾乎沒有定本。別的還沒有大關係，惟有詩、書、禮、易、春秋五部經書，是政府考試士人的課程，非同小可。沒有定本，傳抄紛錯的地方，叫讀者以什麼爲標準呢？於是漢朝末年，皇帝根據了許多大臣的奏請，把五經的文字，完全雕刻在碑石上。這是一件極偉大的工程，幾乎費了七八年時間，五經的碑石完全刻竣。政府把全部碑石，立在太學門口，讓讀者依此爲標準。初立的幾個月裏，一般讀書的人來摹寫或校對自己所抄的，填塞街陌，成爲空前盛事。以後歷朝熱心文教的皇帝，也有重新把五經鐫刻碑石的。這個稱作「石經」。

最早的石經，成於第二世紀末，學者以此改正傳抄的五經，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可是它還有更大的意義，當時做夢也沒有人想到。當時的人，只知道帶了紙筆，到碑石前去抄錄五經，花上幾個月的工夫。然而爲什麼沒有人想到利用碑石來拓印五經呢？也許偶然有人想到，却認爲是褻瀆的事——褻瀆石經，褻瀆皇帝，這是大不敬的。一直經過了兩三個世紀，才有人想到拓印石經。這就矗立的碑石上，覆以紙張，以墨輕按，使得黑底白字的經文，正像如今的字帖。拓印之法發明，學者不必抄寫，就可以得到墨拓石經。南北朝到隋唐，文化界正是在一個沈寂時期，然而墨拓石經開始於這時期，而且逐漸流行，很受人們的珍視。可是當時一般人民，能否去隨意拓印石經呢？那是不能的。政府決不肯允許人們褻瀆石經。流行的墨拓本，除

了給豪富大族珍藏外，普通人仍得孜孜勤勤的抄寫五經，不過他可以就拓印本來校對，不必路遠迢迢的趕到首都，在太學前林立的碑石上就正了。

還沒有人正式想到印刷。

三

也許後來石刻拓印，不止限於五經。當佛教流行的時候，熱心的教徒把佛像和簡短的經咒，雕刻在碑石上，來拓印廣播。這樣的事情是有可能的。或有考據家會推究這詳細的經過。

然而至遲在第九世紀初，中國已有印刷術了。這是正式雕刻木版來印刷，在四川一帶，是相當的流行。不過最早的印刷術，是市井工匠的技藝，士大夫不屑一顧。最早雕版印刷的，大抵是曆本，後來一些開蒙識字書，和陰陽占卜經咒的書，也逐漸雕版印成，做了市肆間的商品。因為是市井工匠所造，自然並不考究，錯誤既多，印刷也很模糊，它原並不必跟抄本爭光的。

然而它是漸漸的改進了。比較大規模的字書佛經，也開始雕版印刷。雕刻小心，印刷精美，還附以木刻的圖畫作飾，裝訂也受到注意。印刷的書籍，面目一新。種類也增多了。久苦傳抄不便的學者，也對印刷術加以青睞。於是印刷的書籍，充塞在四川的市肆上，並影響到中原。但印刷術的成功，已在唐朝覆亡的前夕了。

印刷術吐露光芒，却在唐末兵荒馬亂的時期。當時有一位「明哲保身」的士大夫，姓馮名道的。他趨走於割據的軍閥前，依違浮沈，做到了宰相。他看到四川出版的書籍，心有所感，就跟同僚們說：「從前漢唐都在太學刻立石經，如今戎馬倥傯，斯文掃地，政府決無力做這樣大規模的事。我曾看到四川那邊，市上印賣的書籍種類很多，可是其中並沒有經典。如果把五經校對無誤，摹寫雕版印行，這是對於文教大有益的。」於是馮道便建議政府，雕刻九經印板。政府採納了。一些博學的儒士，奉命將歷代石經的拓印本，仔細校讀，務求全無錯誤。再召集善於書寫的，正楷寫出，付與匠人施刻。

在極紊亂的五代政局中，馮道和他的同志們，一意維持這件事——雕印九經。花費了不少的心力，經過二十年工夫，九經印成，開始發賣了。這是經書最早的印本，雖然遭逢亂世，銷售却並不曾減色。政府諸公看到這情形，異常高興，便繼續雕板印行另外的書。

從此，印刷術遂完全代替了抄寫，一些精美考究的印本，流行得很多，學者不必再愁得書的艱難了。

四

無論什麼民族有所發明，決不能永遠關住，成爲自己的專利品。中國人發明了紙張和印刷，流行得很廣，然而當時外國並不蒙到好處。一件極好的事物，不能造福於全人類，而只限於一角，這是一件極大的遺

憾

在發明造紙五六個世紀後，遺憾才算彌補。那是偶然的。當時唐朝雄據東亞，西亞有回教大帝國崛起，回教徒蠶食中亞細亞各國，其中有的曾朝貢於中國，便向中國求援。唐朝皇帝派兵出去，在中亞細亞一戰，中國軍敗績，有不少兵士做了回教大帝國的俘虜。這些俘虜，自然流落在異域。他們本來是民間徵集而來的，有農夫，也有工匠。工匠中就有造紙工人。回教徒知道了，十分高興，便叫他們造紙，而且還從他們那裏學習造紙的技術。在回教大帝國的領域裏，如阿刺伯、波斯、敘利亞、埃及，直到西班牙，全有造紙工場出現。那時歐洲還在用昂貴而稀少的羊皮紙，正需要價廉物美的紙張。於是回教大帝國做了一筆好生意，把製成的紙運到歐洲，賺得大量的金錢。但回教大帝國也不能長久保住她的專利。中國的造紙術，靠了回教徒的介紹，是傳入西方世界了。

在中國，印刷術的發明，比紙的發明，要遲七八百年。然而當時的西方世界是絕想不到雕版印刷的。雕版印刷只有在東亞。中國的鄰邦，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大抵不久就知道了雕版印刷。雖然當時最精美的印本書籍，還是由中國運載去的。

航海旅行，已經漸形便利，阿刺伯人的商船，來到東亞做生意的很不少。雖然實際的情形有點曖昧，不

過阿刺伯人一定比西洋人先懂得印刷術。他們是驚異、羨慕、模仿。也許跟造紙術一樣，經過阿刺伯人的介紹，印刷術才傳入歐洲。至少，歐洲在十五世紀初始有印刷，比中國要晚好幾百年。

第十七章 契丹和女真的迭興

回顧北方的原野裏，蒙古沙漠，暫時是一派沈寂景象。過去馳騁在那裏的游牧騎士，匈奴人走了，鮮卑人走了，突厥人走了。自然，他們並不是全走得乾淨，還有極少數的部落，仍在草原上徘徊。但這些殘留的部落，是那樣的零散，他們除了逐水草遷徙之外，並沒有什麼動作。蒙古沙漠是沈睡着。在寂靜裏，也許醞釀更大的活躍。

時無英雄，東北邊境上的契丹人是抬頭了。繼匈奴、鮮卑、突厥之後，契丹人做了中國北方的主人翁。

誰也不知道契丹人的起源。也許他們跟鮮卑人是同一種族的。在鮮卑的各部族裏，就有契丹人。他們最早的歷史，跟鮮卑人混在一起。鮮卑人漸次南下後，他們才鬆了一口氣。但這時突厥勃興了。契丹人自顧弱小不敵，只好臣服於突厥。突厥分裂，正當中國唐朝全盛時代，契丹也受唐朝的冊封。唐朝皇帝東伐高句麗，契丹會長帶領部衆，跟從皇帝出征，立下一點功勞。以後他們叛服不常，跟中國的關係若即若離，但因為

各部族不知道團結，力量微弱，中國政府並不在意。

契丹人分八個部族。每個部族都有一個領袖，統率自己的人。他們知道了分立的不便，於是八個領袖互推一個，作為八部的總頭腦。這有點像委員中互選的主席。主席的任期是有年限的，他不像世襲的帝王。契丹八部的總頭腦也是這樣。如果他做得年久了，或是無才能不克稱職，或是碰到天災而牲畜衰落，領袖們就得另外推選總頭腦。這是原始的游牧民族的不成文憲法，充滿「民主的」意味，也不只契丹人是這樣。

當第十世紀初，一個姓耶律名阿保機的領袖，被推為契丹的總頭腦，統轄八部。阿保機善騎射，打仗勇敢，是典型的游牧騎士；然而他很狡黠，多智謀，這使他超出了別個領袖。也許有中國人告訴他：中國的帝王登位了，總是富貴終身，還傳給子孫世襲，從沒有另選的。阿保機動心了，他發揮威力，制服諸部，不肯改選。自然，諸部間有了怨言，阿保機却付之不睬。

然而諸部族的領袖，責難紛至，阿保機知道不能再戀棧。他設下陰謀，請諸部領袖到他那裏來，共為牛酒之會。這些游牧英雄毫無猜忌的痛飲着，酒酣，伏兵齊起。那些醉眼朦朧的領袖來不及抵抗，只好束手受戮。從此阿保機威鎮諸部，自稱皇帝。他親手統一了契丹人，他也決不肯讓出總頭腦的地位。

耶律阿保機的崛起，一半是他的驍勇和智謀，一半却是中國人的幫助。

當時唐朝覆亡，中國大亂，河北的中國人，苦於軍閥暴虐，常亡命入契丹，投奔阿保機。有些中國人，是阿保機虜掠來的。他待他們很好，讓他們選擇肥沃之地栽種穀物，起造屋宇城郭，生活跟家鄉差不多。這些流亡的中國人，不復思歸，死心塌地的幫助阿保機。他們教他自立爲王，終身並世襲，永遠阻止別人覬覦寶座。他們給他編制軍隊，訂定官職，居然有雛型的組織，不至是烏合之衆。他們又以中國文字爲根據，加以增損，造成契丹文字……

於是阿保機從他的本土——熱河一帶，向四鄰發揮威力。附近的小部落，漸次歸併入契丹。遠及蒙古沙漠裏沉默的殘留者，也受契丹的羈縻。阿保機東征，擊滅渤海國，虎視朝鮮半島。這時，契丹正式抬頭了。

阿保機奠定了基礎，旋即病死。他的次子耶律德光立，開始進窺中國。中國正是紛亂的五代十國時代，東北邊境，只好聽憑契丹蠶食。五代中的後晉石敬瑭原是沙陀族出身的軍閥，他要逐鹿中原，兵力不夠，便向鄰邦契丹求援。他還怕契丹不肯答允，寫信去自稱臣下，並說事若成功，把河北靠近契丹的一帶地方割讓。耶律德光看了來信，自然求之不得，便親自出馬，幫助石敬瑭，統一黃河流域，讓石敬瑭做了後晉皇帝。石

敬瑭飲水思源，設法酬勞，金帛以外，割河北的十六州送給契丹。契丹開始伸足於中國的本土了。

耶律德光並非忘情於中國。但是他看到石敬瑭還有點才力，而且他不能設食言，他只好隱忍着，暫以河北的十六州爲滿足。他聽從中國謀士的建議，建立燕京，更國號曰遼；又設置百官，一切全遵照中國的制度。他的野心，已不限於白山黑水間的原野，而想做中國的皇帝，跟他們的同族祖先鮮卑拓跋氏宇文氏一樣。

石敬瑭認識契丹的實力，他雖做了後晉皇帝，却以臣禮事奉耶律德光，處處保持恭敬的態度。他死後，姪兒石重貴繼位。這位皇帝少年浮躁，恥於向遼稱臣，書信往還，露出不遜的口氣。耶律德光大怒，便大舉南下，攻陷後晉的首都大梁（開封）；皇帝被俘，給送到北方去幽囚。耶律德光就在大梁做起中國皇帝來。他委派契丹的酋長領袖，當黃河南北各征服地的鎮守官，搜刮財帛，犒賞軍士。這些征服者向來不從政府裏支取糧餉的，他們靠搶掠中國人過日子，弄得怨聲載道，叫耶律德光安身不得。

結果叛亂四起，各地的人民，爲了自己的生存，全蜂起而驅逐契丹戍兵，連大梁城裏也一夜數驚。耶律德光入居中國，自春徂夏，天氣漸熱了。他以受不住暑氣爲藉口，退往黃河腹地，虜掠了中國的子女玉帛北去，然而他在路途中病故了。

這時契丹人已經建立了遼國。

三

到第三代耶律阮手裏，遼的國勢繼續開展着。她的國境很廣大，包含着種種不同的民族，而以契丹人爲統治者。他們自始就引用中國人，努力中國化，自古據河北後，改制文物，更跟中國相似了。雖然他們退出大梁，做不成中國的皇帝，然而中國北方國境，總沒有安寧的日子。

羣雄割據的中國，到第十世紀中葉，才逐漸明朗起來。軍閥趙匡胤，終於討平諸國，建立宋朝。宋朝皇帝所最抱憾的，就是諸國只剩太原的北漢國，還沒有剪滅。而北漢是以契丹人所建的遼國爲後援的。經二十年之久，好不容易宋朝滅了北漢，便接觸到遼的南境。於是兩國起了衝突。當時宋朝皇帝從太原出發，親伐遼國，在高梁河一戰，宋軍大敗，皇帝幾乎成爲俘虜，乘了驢車在亂軍中倉皇逃走。接着，遼軍進圍瓦橋關，宋軍迎戰，又大敗。從此以後，河北一帶，爲宋遼交戰之區者幾乎有二十多年。

遼國除了窘迫宋朝外，一面還向朝鮮半島發展。當時朝鮮半島爲高麗國所統一，高麗跟中國朝廷常有信使往還，並奉中國的正朔。遼國皇帝怒其通宋，出兵討伐，高麗不支求和。旋高麗內亂，遼軍又來問罪，攻陷高麗的國都，侵寇不已。高麗王無可奈何，只好向遼國納貢稱臣。

這時，遼的國勢，正當全盛時代。遼帝決意率領健兒，大規模的南下，跟宋朝一決雌雄。宋的朝廷上接到雪片似的告急文書，中外震駭；有些膽小的大臣，請皇帝暫退到長江流域去避難。幸得丞相寇準力排衆議，奉皇帝親征，却退遼軍，中國才不至重新出現南北朝。這次，宋遼訂了和約，劃定兩國疆界，兩國皇帝互稱兄弟，宋朝每年送遼國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和約既定，結束了遼國南下的野心，結束了宋朝恢復河北諸州的希望。

四

契丹人逐漸中國化後，又有新的蠻族，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這新興的部族，稱作女真人。

女真人很散漫地住在松花江上游的森林裏，跟中國缺少關係。在南北朝時，這些森林裏的蠻族，曾偶然朝貢於北魏；有一部分並受中國的册封。在中國經營朝鮮半島時，他們也參加征戰。但這只是極少數的接近中國的部落，跟整個的女真人，並沒有影響。他們還是在原始狀態中，過着渾渾噩噩的生活。接着，有渤海國出現，女真人是屬於渤海國的。渤海爲契丹人所滅，版圖併入遼國，女真人又換了統治者——其實不過是他們的會長另受封爵罷了，遼是沒有方法統治這批散漫的女真人的。

當時有一個名叫函普的人，從高麗來到女真人中間。也許這個函普是亡命而來的，他很有點才能，住

在女真人那裏替他們排難解紛，頗得大家欽佩。他住的那個女真人部落，姓完顏氏。函普娶了完顏氏的女兒，並得其資產，他後來有了兩男一女，索性成爲完顏部的人。這個高麗來的流亡者，就是後來金國皇室的始祖。

完顏部的人因爲有了函普的指導，文化比較高些，尤其是函普的子孫，很知道些外面的事物。他們周圍的女真人，是一些程度最低的，連造屋子都不知道，只會像蛇蟲一樣，穴地而居，其他什麼都談不到。完顏氏教那些女真人栽種五穀，建造屋子，並利用車輿。接着，完顏氏又頒立教條，設法組織這批野蠻的女真人，如有不服，以武力討殺。不過那時他們中間，沒有文字，沒有官吏，甚至於不懂得歲月晦朔。

接着，遼國的皇帝注意到完顏氏，看他們啓迪女真人，很有成績，便封完顏氏的族長爲官吏，叫他做女真人的指導者。從此，女真人漸次抬頭。完顏氏外借遼帝的聲威，內靠自己的兵力和手腕，把松花江畔各零散的女真人部落，次第征服，利用他們慍悍善戰的性格，擴充勢力，對於名義上的統治者遼帝，也蔑視起來。然而女真人未必一時叛遼的。這時遼國出了一位荒淫的皇帝，不務政治，只愛游獵。他需要極好的鷹犬。女真所住的樹林裏，出產名鷹，遼帝是知道的。於是遼帝年年派遣使者，到女真人那裏去求名鷹。女真人不勝騷擾，才生了離叛的念頭。

正巧完顏氏中出了一個英雄，叫阿骨打的，他利用了這批憤憤的女真人。

五

阿骨打率領部衆叛遼，誓師於混同江畔，說：「我們世世代代全很恭順的事奉遼國，又替他們平定亂事，有功不賞，反而常來欺凌我們，叫我們過不下去。如今我們將向遼國問罪，願上天保佑我們！」他只招羅了二千五百人，數量很少，但全是一些獷悍不馴的戰士——女真人勃興得這樣快，也由於獷悍的緣故。

——阿骨打先勘定了混同江畔的部落，就自稱皇帝，建國號曰金，時當十二世紀初。其實他們草萊初闢，根本談不到官制文物；所謂皇帝和國號，不過阿骨打和他的左右，歆羨先進國皇帝的威勢，也僭竊稱號以自娛罷了。

遼帝聽得女真人離叛，而且攻下黃龍府，禍生肘腋之間，非可小覷！於是他自將步騎號七十萬衆東征。這位荒淫的皇帝，十分高興，也許目的想到女真人的森林裏去大狩獵。金帝也親率驍騎，迎戰於混同江畔。誰知未及接戰，遼帝得到內部變亂的情報，已經輕騎回去。金帝便急行追襲，趁遼帝無心戀戰，突破其中軍。遼軍大敗。金乃進陷遼的東京（遼陽）。從前遼帝以東京控制渤海國的故土及女真人，此刻這個要城反爲金國的根據地。

女真雖然獷悍然而部衆並不多他們雖然離叛，可是開頭並不想完全擊滅遼。因為遼國到底是泱泱大國。一戰而勝後，遼想跟金講和，金也不會拒絕。正在遲疑中，卻有兩件事鼓動了金帝攻遼的念頭。第一，遼國內亂的消息，頻頻傳到金帝的耳邊，他知道遼國真的是衰敗了。第二，中國的宋朝，派遣使者航海來到金國，約金夾擊遼國。自從宋遼訂定和約後，兩國間有百餘年不見兵戈。這次宋的大臣，從遼國的亡命客那裏，聽到金國煽起叛遼的話，以爲有機可乘，便施展遠交近攻的政策。宋的使者跟金帝訂定攻遼的辦法，而且允許金帝，把一直送給遼國的歲幣，移贈給金國。金帝便決意滅遼了。

遼國共有五個都城，那是上京（臨潢）中京（大定）東京（遼陽）南京（北平）西京（大同）。遼以這五個都城，統治整個的帝國。東京已陷於金，金軍進逼上京及中京，誰知遼帝是那樣的沒用，聞風而奔。在金軍乘銳進撲下，上京中京連西京全告失守。遼帝只好西走夏國，圖謀借兵恢復。這時宋軍攻南京未下，金乃回兵入長城陷之。旋金割陰山南面的土地給西夏，請西夏拒絕流亡的遼帝。西夏是答允了。遼帝無路可走，終於給金軍捕獲。於是建國二百年的遼是亡了，在她的故土上，有金國代興，時在公元一二二五年。遼雖滅亡，契丹人的歷史，並沒有告終。大部分的契丹人，在金國的統治下，繼續的中國化。於是契丹人的歷史，跟女真人的歷史，併在一起，好在他們原幾乎是同族。但當遼國覆亡之頃，皇室中有一個姓名叫耶

律大石的，不願意向金人屈膝，便率領部下西走。據說他所帶的，只有二百餘騎。然而這一支殘軍，却長征萬里，立了很可觀的功業。他們先入天山南路，脅服回紇的各小部落，更驅使這些部落，侵入中亞細亞。就在遼國正式滅亡的那年，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攻下了撒馬爾罕，奠都於吹河畔的虎思幹兒朵地方。耶律大石自稱爲黑契丹的闊兒可汗，也就是中國書上所稱的西遼德宗。其後塞爾柱·土耳其人大舉來攻，給德宗收於阿母河；次又降花刺子模。於是契丹人建的西遼，做了中亞細亞一個強而且大的國家；她的版圖，西自鹹海（Sea of Aral）東抵西夏國。這真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

六

遼滅亡後，中國並沒有放鬆肩上的負擔。從此中國所接觸的，不再是逐漸中國化的遼，而是獷野驍勇的女真人；女真人所建的帝國金，就在遼的故土上。她承襲遼的餘蔭，自然很快的奠定了帝國的基礎。雖然統治這帝國的女真人，在數量上是很微小的。

其實中國是老早感到了勃興的東北民族的壓迫。在五代以前，中國的重心在西北，匈奴、突厥跟中國競爭，都注重在西北一路。長安是交通西北的咽喉，所以漢唐的首都，不在洛陽，便在長安。前前後後，長安幾乎做了一千年的國都。五代時，契丹人的壓力已經漸可感到，首都自然而然的東移到了開封，和崛起的東

北民族相呼應。直到宋朝，開封便成爲新的首都；但它處於平坦的中原，形勢並不怎樣好。開封不過是中國首都從西北移到東北的過渡。崛起的東北民族向中國伸展勢力，便看中了河北的北京。北京是交通東北的咽喉，跟長安正可遙遙相對。遼曾以北京爲國都之一，金也有意於這地方。跟着東北民族的勃興，北京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爲近代中國的首都了。

第十八章 宋朝對內文治和對外苟安

一

趙匡胤像歷史上每一位開國的帝王一樣，關於他的徵時，有許多有趣味的傳說，那是不必信也不必考的。在他登場時，已是五代末年後周的一個勇敢的將軍。他替後周南征北討，立下不少汗馬功勞，照例他成了軍閥。他有自己的親兵，威望素著，權傾中外。依五代時篡奪的慣例，他很有機會做到帝王。果然，機會是來了。後周皇帝死，太子卽位。新皇帝是一個七歲的孩子，什麼都不知道，孤兒寡婦當國，缺少能幹而忠心的大臣主持，自然要引起別人的覬覦。

一切計謀已經預定了。但是朝廷上不知道，七歲的皇帝和宮中的人，全蒙在鼓裏；趙匡胤也不知道——也許這個陰謀的發動者就是他自己，至少他要裝得像完全不知道。——這天是元旦日，佳節良辰，趙匡胤帶了軍隊，在周的首都汴梁（開封）受詔，預備北征。軍容很盛，趙匡胤的親兵以外，差不多周的精銳，全跟他調動了。布置完畢，到初三日那天，大軍出發，浩浩蕩蕩地出了開封的北門。送行的人不多，只有少數

奉着命令的朝官來虛應故事沿路參觀軍隊進行的人更少。——不簡直沒有人，街道上情形很蕭條，閉戶關着，人們躲在家裏，好像等待暴風雨。耳語中有着恐怖流言，說趙匡胤將軍預備在出軍那天，自立爲皇帝。大家害怕政變後的大混亂，全在爲自己的身家求安全。但是這樣盛傳的流言，宮庭中不知道，趙匡胤也很鎮定的像是不知道。

這一天行軍到了陳橋驛，就在那裏安營歇宿。也許趙匡胤睡得很甜，但兵士們全沒有好好的休息；大家枕戈待旦，等候突然頒下來的命令。幾個重要的將領在整夜商議着，怎樣演出這最緊要的一幕。其間還有匡胤的弟匡義和心腹趙普商議定當，已是正月初四日的黎明，一些將士們披甲執兵，衝開衛兵攔閉，直到匡胤的臥室裏。匡胤從榻上跳起來，以威嚴的聲音，喝止這亂轟轟的一羣。一向匡胤的話是很有力的，此刻可沒用，將士們在喊着：「將士們都希望太尉做皇帝！」那時匡胤還來不及披衣，也不知道是那幾個人，在人叢中擠近，把一件皇帝穿的龍袍披到匡胤的身上。正在驚愕的一刹那，大家已經羅拜在地，高呼萬歲，不讓匡胤有假意推却的工夫。——衆望所歸，皇帝已經登位了，好精采的一幕！

北邊其實並沒有驚擾，用不到大軍去征討。大家擁了新皇帝回首都去。到了開封，早朝還沒有散。城裏並沒有過分的驚擾。一來這場政變是早已料到的；二來篡奪的事，五代的人們全看够了。只流了一點血，那

是有一兩個不識時務的大臣，聞變後想勤王平亂，死於亂軍中。新皇帝被擁上朝廷，百官齊集，等待周帝禪位的詔書。——詔書也早準備完竣了，就在一位翰林的袖中。於是趙匡胤正式即皇帝位，國號宋。

這是從唐末到五代軍閥篡位最後的一幕。皇帝是軍閥出身，他要使子孫永遠保持這個寶座，他得阻止別的軍閥的成功。他跟謀臣計議，不讓新的軍閥出現，他要集中兵權於政府。皇帝在暗中一步逼緊一步。最後，他得對付幾個掌握重兵的將軍——他們就是當初在陳橋驛擁立皇帝的。

那天晚朝之後，皇帝賜宴，親自陪着這幾位將軍喝酒。這是一場快樂的晚宴，大家吃，喝得很高興，皇帝像跟故人話舊，誰也忘記了他的威嚴。酒酣了，皇帝屏去左右，閒閒的說：「我不是靠諸位擁立，不至有今天呀。不過做皇帝也不是件好事，還是從前帶兵時代快樂得多。誰不想得到這個寶座呢？我簡直是夜不安枕的。」將軍們想不到皇帝說出這幾句話，他們驚得面面相覷，不知道皇帝說的是指那一個，大家頓首說：「陛下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如今天命已定，那一個敢生非分之心呀！」皇帝說：「是的，我知道諸位的忠心。但是諸位的部下，要求富貴，一旦把龍袍披在你的身上，你不要做皇帝，還做得到嗎？」——皇帝的意思，是說像那天陳橋驛的事變一樣，這是多麼厲害的口氣！——逼得那幾位將軍驚惶地說：「臣等想不到這一個，請陛下給一條生路吧。」皇帝說：「唉，人生如白駒過隙，真是很短促的！我們貪戀富貴，也不過想多積金

錢，自己能夠享樂，子孫免於貧乏罷了。這是很容易的，諸位何不釋去兵權，求一個安閒的職位，有肥田美宅，儘意購買，替子孫立下永遠不可動的基業。我跟諸位約爲婚姻，結成親戚，大家永無猜疑，永保富貴，這不是好事嗎？」……第二天，那幾位將軍便告老請釋兵權，皇帝自然允許了。

宋朝是這樣結束了五代的軍閥篡奪，造成了統一國家。

二

宋朝皇帝收重兵於中央，皇帝的權力是大了。皇帝想以無上的威權，來統治這個新統一的國家。然而不成！國家是那樣的龐大，情形是那樣的複雜，就是最英明的君王，也得找尋代爲行使職權的人，皇帝不過是在上指示罷了。這樣的人，皇帝也不必外求。中國中央政府的組織，自秦漢以來，一直是很完備的。中央政府裏有着大批的官僚，這批官僚，是皇帝統治全國的助手；他們食公家之祿，爲公家服務。自然皇帝可以用他們。皇帝需要這大批的官僚——尤其是科舉出身的文官。因爲皇帝不肯相信功勳卓著的武將，他不愿意再見軍閥篡位的把戲；皇帝不肯引用大族世家，而且昔日的大族世家早漸趨凌夷了。

那時的士人，大抵是寒士，他們憑科舉進身，在朝廷上作官，極蒙皇帝的青睞。他們前者既很寒微，不像世家大族的足與皇室頡頏，也不會有極大的非分的野心。他們幼誦孔孟之書，飽受禮教的陶融，入則孝，

出則忠，自然皇帝很可以信託他們。可是皇帝的信託，是太踰了分限。這批讀書人出身的官僚，大多數的是：說得好聽呢，是充滿書卷氣；說得不好聽呢，是迂闊不達世務。——在五經四書之外，在修身齊家之外，真正有治國平天下的學識才幹的，能有幾人？皇帝對於這些人，偏付以重任，不單叫他們做事務官，還叫他們做政務官，國策大政，聽憑這些書生計劃。甚至於軍事方面，也由書生主持。誦讀孔孟之書的文官，居然帶兵征討，這豈不是兒戲？

褊狹而迂闊的文官們，以國家大事爲兒戲的多着呢！他們爲了意氣，互相傾軋排斥，私而忘公，結果就是極好的事，也給鬧糟了。比如說，有名的王安石變法吧。王安石是書生出身的文官，他看到國家貧弱不振，自己又蒙皇帝賞識，便要奮起作爲。他前後計劃了許多方案辦法之類，以強毅的手腕來實施。那些東西對於當時困苦的小民，是否真有好處，是難說的；是否像王安石所說可以富國強兵，也有點問題。不過王安石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他的目的，要改革腐敗而黑暗的官僚機構，那是真的。他不肯跟舊官僚和豪商妥協，一味自行其是，於是被稱爲「拗相公」，被稱爲巨奸大惡。

王安石的改良政策，給稱爲「新法」。那些守舊的大臣們，抨擊他有違祖宗以來的制度，一些學者們更引用古書上的大道理，極力非難。王安石索性斥退這批老氣橫秋的大臣，讓一批新進的官僚來幫助他。

自然新進的官僚未必有卓著的政績，然而舊官僚和豪商據爲口實，王安石爲巨奸大惡是准定了。接着朝廷上攆走了王安石，請那些自以爲正人君子的大臣學者來執政，結果也未必弄得好。而且正人君子之間自己也互相起了傾擠和爭權的醜態，使他們褪下了道學的假面具。

於是朝廷上居然有了新黨和舊黨。贊成王安石新法的稱新黨，反對的稱舊黨。跟着皇帝或臨朝的太后的喜怒，一黨得意，便排斥另一黨。其實有什麼新黨舊黨，不過是大批的官僚掛着幌子，憑意氣相爭。這樣官僚無謂的鬥爭，簡直跟宋朝一代相終始。

這些書生出身的文官，對於國家會有好辦法嗎？在間不容髮的危機裏，朝廷上議論未定，侵入者的異族，已渡過黃河迫近開封了！

三

宋朝的執政者，既然是一批儒生出身的文官，他們缺少雄壯闊大的眼光，是當然的。甚至於皇帝也受了這批儒臣的影響。對於國家的百年大計，朝廷上處處抱姑息態度。中國歷代的版圖，要以宋朝爲最小的領域，差不多限於中國本部。經營域外的念頭，是不敢想的；即使想做，也是失敗的。開國的皇帝就以極小的範圍爲滿足。當皇帝派將去平定四川時，那位將軍把西南一帶的形勢繪圖進獻，想乘勝進取，但皇帝無

意於邊地的經略，他看着地圖，以玉斧沿圖上的大渡河劃分着，說：「我不希望得到這河以外的土地！」於是這河以外，還是大理國。後來，另一位皇帝征討遼國的時候，有一個大臣，預備跟遼國一決雌雄，以求永遠的安寧。皇帝看了他的策略，點頭說：「這個策略是不錯的，然而眼前要擊敗契丹人，非得犧牲極大的兵力不可。我想數十年後，一定有人會抵禦他們的。我可不願意做生靈塗炭的事，還是答應了條件，跟他們講和吧。」

因此，宋朝雖然繼五代而統一中國，但所統一的不過是五代十國的舊地。漢唐時代的泱泱大風，已經不可復觀。其實，宋是跟諸國並時的；在她的東北是契丹人所建的遼國；後來在遼國的故土上，又出現了女真人所建的金國。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在宋的西北國境，如今寧夏綏遠和陝甘的北部，那裏也另有一個大國，名西夏國。西夏國是氏羌人所建的。氏羌人在中國境內的，在五胡亂華以後，是全同化了。但留在西方的氏羌人，仍舊在繼續發展。唐朝時西南有吐蕃國，是氏羌人建立的；吐蕃對中國時叛時服，乘唐朝衰落，曾伸展勢力到中國的西北。後來吐蕃是分裂了。而西北的氏羌人，名黨項羌的，受了吐蕃的影響，漸次抬頭。黨項羌的領袖，曾經出兵幫助過唐朝皇帝平亂，皇帝便封他為夏國公，賜姓李。——唐朝皇帝把自己的姓下賜，在游牧戰士的領袖看來，是莫大

的光榮。於是他便拋棄自己的姓而改姓李，好像是跟皇帝同族了。這批黨項羌人逗留在中國西北國境，利用中國人的墾殖和文化，勢力逐漸雄厚。從五代到宋朝初年，黨項羌人總是在半獨立的狀態。直到一〇三八年，黨項羌的領袖李元昊，占領西北全境，居然自稱皇帝，國號夏（因為在西，故稱西夏），把寧夏作爲國都。西夏國的情形其實很不錯，那裏是河套平原，畜牧和農耕都很繁盛。他們的制度文物，大多模仿中國，也帶點中亞細亞的風味。他們也有文字。他們的軍隊是照部落時代遺俗編制的，打起仗來很勇敢。宋朝以全國的精兵來抵敵，還是不能取勝。因此，宋、遼、西夏三國，成功鼎峙的形勢。

四

統觀古今上下，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外患的。國家求得生存於競爭中。宋朝一代跟外患相終始，這並不是她的不幸；然而她的執政者是柔懦迂闊的儒臣，不想根本解決國家大計，一味苟安於姑息政策，這才是她的大不幸。外國侵凌，她只有一步退讓一步，最後連中國人民，亡於異族，整個的亡國，比南北朝更不如。

宋跟遼的鬥爭是失敗的。和約訂結後，遼國便立足於河北。女真人崛起，在遼的後方建立金國。宋朝的君臣很高興，想趁此一舒百年來的怨憤。遼國是滅亡了，宋得收回河北數州，然而却是空城；人民和財物，早給金人囊括而去。破滅了和好已久的遼國，而跟獷悍新興的金國接觸，在宋是一件失算的事。宋的勢力仍

舊不能夠伸展到河北去，北邊國境沒有寧靜的時候。

於是宋跟金兩國有了新交涉。導火線是一個叛將。當時金國脅迫遼的遺民，叫他離開河北，遷到東北去。人們扶老攜幼，流離道路，情形十分悲苦。他們經過平州地方，要求鎮守那裏的將軍作主。這個將軍是遼將而降金的。那將軍感念故國，便叛金獨立。然而遼已亡了，彷徨四顧，只有南向求宋的援助。宋不合接受了他。金國便來問罪。宋無法解釋，就殺了那降將，把他的頭顱送還金國。然而這樣笨拙的謝罪方法，只引起金國的輕視。還有宋的亡命者在金國做事的，也在出主意，鼓勵金國南侵。

金兵從東北入寇，分兩路南下；一路從河東，一路從河北。從河東進攻的，因為太原守得很堅固，發展得極慢。從河北的却一路勢如破竹，直迫開封。這時的宋朝皇帝，原是一位風雅的人物，他只知道研究道教的經典，吟詩作畫，政治非所擅長，全委在腐敗的官僚手裏。此刻這位皇帝已經有了點年紀，只想安安逸逸過日子，聽得打仗就害怕。他不願意逗留在危城裏。他聽從了幾個主張禦敵的大臣的勸告，把皇位禪給太子，叫他留守開封，自己帶了一批寵臣，南下避難。

新皇帝在開封登了位，也是毫無辦法。下急詔徵集四方勤王軍，却遲遲未來。來的只是兩個壞消息：第一個是金兵已渡黃河，第二個是老皇帝已經走得很遠了。城裏只剩幾個高唱禦敵的大臣。新皇帝很寒心，

他也想遷都，開封城裏的臣民阻止了他。皇帝雖不走，然而形勢上已經不能夠背城一戰。他也害怕戰爭，大多數的臣民也害怕玉石俱焚的戰爭，他們挽留皇帝，原是希望有一位主持講和的領袖。極少數的高唱禦敵的人，其實也赤手空拳，只有耿耿忠心。求和是決定了，沒有一個城下之盟不是異常嚴酷的。金兵的主帥要求的犒師之物是：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和中山太原河間三個地方——這一切又是宋的叛臣給金兵出的主意。——皇帝求和心切，唯唯聽從，但一時那裏辦得到這許多犒師之物？從府庫裏的金銀，一直搜括到娼優家財，還湊不足，只好分批繳納。一位親王和丞相到金營裏去，做了抵押品。金兵好容易離開首都城下，退得遠一點駐紮。

首都圍解，又恢復了安樂氣象。老皇帝也御駕回京，免得有些無聊的官僚，在兩位皇帝之間，播弄是非。但不多幾時，因為犒師之物不滿意，從河東進攻的金兵，陷太原，也直迫開封。兵燹再開，首都淪陷。新舊兩位皇帝、皇后、妃嬪、親王、公主、駙馬，全做了俘虜。金把皇帝廢掉，另立異姓做中國的皇帝。這時金還沒有做中國主人的野心，他們只要犒師的財帛和土地。一個傀儡皇帝被擁立了，金兵搜括得也够了，於是凱旋回北，帶了宋朝皇室同走。這批高貴的俘虜，繚繞就道，到酷冷的五國城裏，做了終身的囚徒。

宋朝並不會滅亡，又有一位新皇帝被擁立。金國不願意趙氏仍為中國的皇帝，便起兵追襲。這位新立

的皇帝在東南沿海播遷着，遑遑然不得安寧。金兵雖然厲害，然而久戰之後，士馬疲敝，糧儲未豐，只好退兵。宋的皇帝才能在長江流域立脚，並以杭州爲首都。黃河流域却是不能再收服了。但金本族的部衆不多，根基未穩，不够統轄整個的黃河流域，另給宋的降臣爲北中國的皇帝。但不久金國看到這個傀儡沒用，不再需要他，就把他廢了。

這其間宋金兩國，時和時戰。宋朝的大臣，又是一味的主張和平，只求苟安半壁。雖然將軍們全主戰，要恢復失地，迎回被虜的皇帝。可是新皇帝不聽，他其實是怕老皇帝回來。主和的大臣迎合皇帝的意思，和議成功。兩國把淮水爲界，黃河流域是收不回來了。其後，金國把國都遷到北京，也曾經出過一位野心的皇帝，想征服南中國，「立馬吳山第一峯；」但因後方發生政變，前進又被宋軍擊敗，自己給部下所殺，一無成就。宋金南北對峙，夏國雄踞西北，三國鼎峙是定局了。

五

金國以北京爲國都，達到了全盛時代。東則威服高麗，西則懷柔西夏，南自漢淮二水，北抵蒙古沙漠的臚胸河，奄有版圖之大，當時是東亞第一。她承襲了遼國的遺產，繼續遼國未竟的中國化的過程，文物也燦然可觀，迥非往昔在混同江畔那樣的原始狀態了。但金國的皇帝很明白，少數的女真人，能够征服這廣大

的區域，統治這許多民族，全在女真人獷悍而樸野的性格。文雅便是柔弱和衰老，女真人要維持他們的統治，得保存這一點原始的朝氣。金國全國雖然很快的中國化，但皇帝却諄諄的叮囑本族的人，叫他們衣服言語，全遵舊制，並時常練習騎射，子孫毋忘祖宗時的情形。——這樣叮囑有什麼用處呢？誰能阻止統治階級享受安樂高貴的生活？進入中國的女真人，他們將融化於中華民族，已是命定的了。

金國是由盛而衰了，一種更樸野更獷悍的新興民族，又崛起於北方。金國將滅亡於他們的手裏，正像遼國從前滅亡於金一樣。

第十九章 蒙古大帝國狂飆突起

一

蒙古人，這是如今一個熟悉的名詞，包含的範圍也很廣大。然而在最早的開頭，它僅是沙漠裏一個很小的游牧部落之名。同時有許多部落，各有名稱。但是跟着歲月的推移，別的部落早已給人遺忘了；只有極少數的幾個，如今的人們還耳熟能詳。

蒙古沙漠裏的草原，是游牧戰士的溫床，是游牧戰士夢想征服世界的起點。匈奴人、鮮卑人、突厥人，全做過沙漠的主人。一陣陣的，他們走的走遠了，南下的同化於中國了，只剩下極少數的部落，逗留在那裏這些少數而複雜的殘餘部族，在沙漠草原裏，自生自滅的，有時混合，有的分裂，有時還有新的部族如契丹人等侵入，正在沈寂裏醞釀着軒然大波。因為情形複雜，那裏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部族，蒙古是其中的一部。

如今還不能夠確切知道這些蒙古人的起源。他們也許是昔日許多游牧戰士混血的後裔。但是他們自己關於本族的起源，照例是有荒誕的傳說。這些傳說經過文字記載，再譯成中文，遺留到如今，也並非開

頭的眞面目。如文字的記載是：常初蒙古的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它們同渡騰吉思湖，到斡難河的源頭，住在不兒汗山。在那裏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可是別的記載就改正了：有一個男子的名字，譯義爲蒼狼，其妻的名字，譯義爲慘白牝鹿；這一對夫妻的後裔，就是蒙古王室的祖先。其實更正的是後人修飾的重述，不可靠處跟前者也差不多。

那時統一的金國，一直不敢伸脚於蒙古沙漠。金國無意於征服這些零散的部落。反之，金國對於這些游牧戰士出沒不常，劫掠邊境，很感煩惱。她只是作消極的防禦，那是造一條很長的邊牆，從河套地方，迤邐向東北延，達到女眞舊地。金國還懷柔一種名汪古部的人，叫他們看守這邊牆，阻止游牧戰士的侵入。另外，金國就不再顧問蒙古沙漠了。

沙漠草原裏諸部族互相鬥爭，互相結合，到成吉思汗手裏，才突然的抬起頭來。

二

奇渥溫·鐵木真是天生的游牧戰士。他的祖先，爲蒙古部的領袖，已經有好幾代。他們在斡難、臚、胸、兩河的河源游牧着。他們跟附近的韃靼部是世仇，據說，鐵木真的父親就是給韃靼人用陰謀殺死的。鐵木真是長子，他負着光榮的復仇使命。可是當時他只有十三歲。他繼任了父親的地位，同族的人自然不大佩服。

這個少年領袖，陸續離去，投入別的部族。鐵木真勢力孤弱，備歷艱險。他忍耐着，等他長成後，舊部稍稍來歸，正巧金國派兵攻打韃靼部。鐵木真知道這是報仇的機會，便幫助金國夾攻，立下戰功，金國封他一個官職。接着，鐵木真次第併吞大漠南北諸部，統一了蒙古沙漠。正當第十三世紀的開頭，諸部的領袖，在斡難河源開大會，公推鐵木真為總頭腦，領袖們這樣的對鐵木真盟誓：「立你做皇帝。你若做了皇帝，打敵人俺做前哨；擄來的美女婦並好馬，都將來與你。出去狩獵，俺上前圍將野獸來與你。如廝殺時違了你的號令，並無事時壞了你的事，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撤在無人煙地方住着。」於是鐵木真接受了一個尊號，稱成吉思汗。整個的蒙古沙漠，還不夠成吉思汗的盤旋，他那征服的雄心，好像沒有盡頭。游牧戰士大抵是這樣貪心的。在成吉思汗的編制下，這些昔日是零散的部族，此刻成爲一支強大有力的軍隊。成吉思汗很可爲所欲爲。他先攻打西夏國。西夏國不能抵敵，便把公主獻給蒙古，請降。接着，蒙古又攻打金國。

那時金國的統治階級女真人久受供養，安逸慣了，勇武之氣盡失。但她還不失爲一個大國，成吉思汗很看重這一戰，他親自帶領諸部健兒，還徵兵回疆來助戰。金兵拒戰的號稱四十萬。可是會戰後，金兵大敗，伏尸遍野，女真的一些老將，全損失於這一戰裏。蒙古兵便入長城，焚掠北京附近。恰巧北京的金朝廷上，發生政變，無力抵抗，只好納公主與金帛於蒙古請和。蒙古兵雖退，金國因北京逼近蒙古，形勢危險，便把首都

遷到河南的開封，成吉思汗怒其有疑心，復南下陷北京，河東河北一帶完全殘破，金國只好縮在黃河腹部，倚仗女真軍隊爲主力，聊保殘喘。

南方暫定，成吉思汗開始西征。貼近蒙古的西方，是天山南路回疆（國名畏兀兒）早已歸附成吉思汗的。其次是中亞細亞的西遼國，那時西遼國的王室，已非契丹耶律氏，而爲異族所篡，他們趁蒙古南征金國，將襲其後。成吉思汗立刻遣將西征，併吞西遼故地，遂與在伊朗的花刺子模接境。

成吉思汗本無意跟花刺子模開衅的。其時有一蒙古的隊商，經過花刺子模被殺。他覺得蒙古受了極重的侮辱，就大興問罪之師，派遣他的四個兒子帶領了討伐，蒙古兵一路焚掠，攻陷了花刺子模的國都，國王逃走。蒙兵窮追不捨，他到底竄死於裏海的孤島上。王子扎蘭丁，還募兵圖恢復，成吉思汗親來追擊，大戰於印度河畔。這一仗扎蘭丁打得很勇敢，可是仍舊不免失敗。他以七百人突破蒙古兵的包圍，從峭岸上躍馬入印度河，逃脫性命。成吉思汗苦苦追迫，也渡過印度河。他追不到扎蘭丁，因爲後者已經逃往德里。成吉思汗想從印度經過西藏東歸，因爲道路難行，又聽得西夏背叛，放棄了這念頭。同時，窮追花刺子模國王的蒙古將兵，直到裏海西岸，跟欽察俄羅斯的聯軍相遇，大敗聯軍於阿速海附近，大掠而還。

成吉思汗征服的土地，已經很可觀了。他計劃着建立一個大帝國，把各區域分封給子弟。然而他耿耿

於懷的，就是夏金未滅，常窺伺於南方。他從西征歸來，順路討伐西夏。可是絕世英雄的成吉思汗，此刻受到了挫折。他在戰陣上受了傷，旋卒於軍中。他臨死時，遺命打下了西夏，然後發喪。西夏是果然立刻被滅掉的，然而蒙古大帝國的建立，他是看不到了。

三

成吉思汗死後，他的兒子窩闊台做了大汗。他繼承了父親留下的軍隊，預備完成父親未竟的功業。西夏是滅掉了，還有保守河南的金國。蒙古兵分兩路南下，腹背夾擊，開封陷落，金帝走蔡州，皇族和妃嬪，全做了俘虜，跟當年宋朝的情形一樣。

此刻僻處南方的宋朝，又躍躍欲試的想恢復失地。恰巧蒙古的使者來到宋的朝廷上，約宋夾攻金國，成功後把河南地方歸宋。宋皇帝復仇心切，真是求之不得。於是前者宋與金夾攻滅遼的事再演一遍。「唇亡齒寒」，「前車覆，後車鑒」，那樣的成語像沒人想到了。不過這次宋軍攻金，打得很厲害，倒不是有名無實的。宋和蒙古的聯軍圍蔡州，城中糧絕，不能抵禦，遂陷，金帝殉難，金亡。入主中國的女真人，也在民族同化中漸滅了。宋趁勢想恢復中原，急起逐蒙古守兵，奪還了開封、洛陽，於是不旋踵和蒙古開釁了。幸而這時蒙古以全力西征，宋朝未曾立刻感到蒙古的大壓力。

當蒙古伐金的時候，前次被成吉思汗所逐，而亡命印度的花刺子模王子扎蘭丁，又回到故土，召集舊部來侵擾。蒙古大汗遣將討伐，扎蘭丁敗死。這件事做了蒙古人偉大的西征的前奏。大汗盡起蒙古所屬的精兵，派諸貴族的長子做統領，大元帥是大汗的姪兒拔都，衆號稱五十萬。這支慍悍野蠻的蒙古大軍，定欽察，入歐洲，蹂躪着俄羅斯的原野。各公侯的領地，在蒙古鐵蹄前，降服的得倖存，否則難逃毀滅的命運。甚至於莫斯科也淪陷，基輔給燒成焦土。拔都的大軍，掃蕩波蘭的華拉西亞 (*Wallacia*)，擊破馬扎爾 (*Magyar*)，今洪牙利)的軍隊於沙約 (*Savus*)河上，攻陷佩斯 (*Pest*)城，馬扎爾王逃走；蒙古兵更渡多瑙河，屠格蘭 (*Crain*)城。別一支蒙古兵衝入奧地利，直逼都城維也納，和意大利的名邦威尼思。又一支從波蘭入西列細亞 (*Silicia*)，破北歐諸王侯的聯軍於華爾斯達 (*Walstact*)，轉而東南，侵摩拉維亞 (*Molavia*)，攻窩爾木慈 (*Olmutz*)，退至馬札爾，各路會合。這時整個歐洲大陸，全受震撼。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全非蒙古敵手。德意志諸邦人民，甚至於把這些殘酷而勇敢的黃色騎士，當作懲膺世人的魔鬼，在他們未曾來到之前，荷擔遁逃。當蒙古兵正殺得高興時，大汗病死的消息傳到，拔都才下凱旋之令，命將士東歸，歐洲才不至受到極大的影響。

新大汗被推立了，蒙古兵繼續西征。但這次西征的目標不是歐洲，而是回教徒的根據地西部亞細亞。

帶領遠征軍的是大汗之弟旭列兀。他先剿平裏海南岸山中的木刺夷，平庫喜斯坦（Khitans），就進攻日薄崦嵫的回教國。從前阿刺伯騎士雖然凌厲無前，此刻却戰慄於蒙古大軍的馬蹄下。首都報達陷落了，加利發被擒殺，回教寺院成爲馬廐，全城在焚殺的大恐怖中。加利發一族越地峽而奔往埃及，蒙古兵却窮追不捨，襲敘利亞，陷阿勒波（Aleppo），取大馬色，擬衝入埃及。誰知新大汗戰死的訃音又到，乃略定小亞細亞地方，想班師而未果。

其間，蒙古兵還征服朝鮮半島上的高麗，迫其國王上表稱臣。

四

夏金被剪滅後，南方只剩中國的宋朝了。因爲蒙古以全力西征，苟安半壁的宋朝，還可以延續一脈。但四方底定，蒙古又轉轡南顧。蒙古的大汗，親率大軍南下入四川，圍重慶；大汗的弟忽必烈渡長江，攻武昌。上游形勢驟緊。但重慶這一帶，宋的防禦很堅固，蒙古的大汗督軍進攻，死於城下。大汗一死，爲了推選繼任者的事，武漢的攻擊，也不能繼續。恰巧宋的主帥賈似道，急於求和，不惜對蒙古稱臣納貢，忽必烈也樂得答允了。等蒙古兵北歸後，賈似道奏聞朝廷，絕不提議和稱臣納貢的事，詐稱討伐蒙古大獲勝利，敵軍狼狽北走。皇帝信以爲真，大加獎賚，並叫這個欺君誤國的人入朝掌政。

當時蒙古內部，爲了立新大汗，經過一些紛擾。忽必烈北歸後，自立爲大汗。大汗部署既定，記起了跟宋朝的和議，便派使者南來，商量割地納貢的事。賈似道恐怕自己的作僞敗露，好幾次把南來的蒙古使者關起來，不讓朝廷知道。蒙古的大汗久候無消息，對於宋朝的背約大感憤怒，出兵先攻襄陽。襄陽被圍五年，不支而降。蒙古兵偕襄陽的降卒，沿長江順流而下，大舉入南京。杭州的朝廷，驚惶萬分，皇帝知道了賈似道的誤國，已經不及，眼前只能籌劃保全的事；可是將士無可調度，就詔令各地方來勤王。文天祥張世傑等帶了義勇軍來勤王了，但烏合之衆，怎能抵敵百戰的蒙古兵。杭州不久被包圍。宋朝只有投降的一條路。於是重演金兵臨到開封城下的故事。宋朝皇帝投降，蒙古兵入杭州，把皇帝、皇室眷屬、朝廷上的官僚和執事，並府庫裏的玉帛圖籍，一起虜了北去。

宋朝並沒有亡，在蒙古鐵騎縱橫的時候，却作可歌可泣的掙扎。當杭州失守時，一些不願意做蒙古俘虜的皇族和官吏，出錢塘江，航海逃走，想在東南沿海恢復地。雖然這是螳臂擋車的事，然而他們却一心的做去。領袖是儒臣文天祥陸秀夫，和大將張世傑。文天祥已被蒙古所虜，却逃出虎口，出死入生的冒險來到東南沿海。一位新皇帝在福州被擁立了，蒙古來逼，宋朝流亡的君臣們，播遷於東南海濱，情形十分狼狽。最後，連大陸上沒有一片立脚地，他們只好住在廣東新會縣南的一個海島上。一位皇帝受驚病死，便另立

一位親王作皇帝。

在海島上，忠心的百官將士還沒有散；皇帝還在，他們想「以一旅一成中興。」這位新立為帝的親王只有八歲，大家可並不失望。蒙古兵驅使宋的降卒，水陸並進。文天祥被擒，張世傑麾兵逆戰，大敗。陸秀夫不願意皇帝再為蒙古俘虜，於是他背負了這個八歲的孩子，投海而死。「趙氏一塊肉」已無望，一時皇族、官吏、女眷赴海殉難的很多。百折不撓的張世傑，收集殘艦，想再求趙氏後，圖興復。不幸颶風大作，覆舟溺死。文天祥則因不屈被殺於北京。至此，宋朝才完全亡了。中國全在蒙古的統治之下了。

蒙古不單征服中國，同時也征服了比中國更南的小國。大理、吐蕃、安南、緬甸，都被擊敗投降。蒙古還驅使中國降卒由泉州渡海攻爪哇，虜其王。南洋諸邦的酋長也受招諭來朝。

五

成吉思汗死後，當十三世紀中葉，蒙古大帝國是成立了。這個大帝國的圖版真廣大，不但是空前，也許絕後的。西部亞洲和東部歐洲的征服地，大汗便以之分封諸貴族，建立四個隸屬的子國。那四國是：

(1) 欽察汗國：從鹹海裏海以北，直到俄羅斯，是成吉思汗長子的封地，孫拔都繼之。

(2) 窩闊台汗國：在阿爾泰山一帶和新疆北部，是成吉思汗三子窩闊台後人的封地。

(3) 察合台汗國：在葱嶺東西和西遼花刺子模的故土，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

(4) 伊兒汗國：從鹹海裏海以南，直到阿剌伯小亞細亞，是旭烈兀的征服地，他就立爲伊兒汗。

這四個子國隸屬於大汗。大汗自己直接統轄中國（金和宋的故土）、高麗、吐蕃、大理諸國，以蒙古大皇帝的身分，兼爲中國的皇帝。這個蒙古皇帝統治的時代，中國歷史上稱作元朝。忽必烈是第一個統治中國的蒙古皇帝，他已是成吉思汗的孫輩了。

蒙古大皇帝的勃興真快，然而她是命定的不能維持長久。版圖是這樣的廣大，分封貴族建立子國，權力不能集中，統治這大帝國是不容易的事。大汗寶座的繼承，更做了分裂的導火線。

從成吉思汗時代，蒙古的大汗，就由各領袖貴族公推的。這個公推大汗的貴族會議，他們稱作「庫里泰」。每當在位的大汗一死，出征的貴族，就釋兵回到喀喇和林；他們不是奔喪，乃是參加庫里泰，預備推選或被選爲大汗。上面所述歐洲在蒙古鐵騎下得救，就是蒙古第二任大汗的訃音。就在這個時候，蒙古大帝國開始了分裂的朕兆。

第一任大汗是成吉思汗，第二任大汗是他的三子窩闊台，這是遵成吉思汗生前的意思推立的，所以沒有誰反對。窩闊台死後，出征的貴族未曾回來，由皇后乃馬真氏攝政。接着，在庫里泰會上，有戰功的貴族

互爭大汗。窩闊台的長子貴由，西征歸來，被推爲第三任。不幸第三任大汗短命而死，窩闊台的一族不願意寶座旁落，由皇后海迷失氏抱窩闊台的長孫聽政。不過別的貴族大臣不願意，另推成吉思汗的孫蒙哥做第四任大汗。窩闊台一族十分怨望，陰謀叛變。蒙哥誅戮其領袖，分封窩闊台後人，總算平定衆心。然而成吉思汗的子孫們，因此勢成水火了。

蒙哥死，他的親弟忽必烈伐宋北歸，不待推戴，自立爲第五任大汗。自然，貴族大臣們反對。當時，蒙哥另一個兄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因爲寶座被忽必烈占先，尤覺憤憤，他舉兵反抗，給忽必烈打敗。接着，窩闊台的孫海都，又在窩闊台汗國自立爲大汗，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的領袖也聽命於新大汗海都。忽必烈的政令已不能達到西方。他只好定都北京，統轄東南亞洲，以元朝皇帝的尊號爲滿足。蒙古大帝國是分裂了，西方的海都和東方的忽必烈各統轄一半，可是全自稱爲整個帝國的大汗。

海都不能忘懷於本土。他率兵東向侵元，又引誘蒙古沙漠東方的舊戚族，來夾擊元朝皇帝忽必烈。忽必烈命將固守和林，拒之，忽必烈死後，海都又好幾次來攻，數年後才敗死。然而那時西方的諸汗國，形同獨立，元朝皇帝，空擁大汗名號，政令所及的，還只有中國。非但是這樣，在元朝也開始了皇位繼承之爭。皇后和貴族大臣，往往意見不洽而起鬪；擁立的大臣，有時弄權亂政，情形更不堪設想。不到百年，元朝皇帝就無

力統治這個國家了。

六

蒙古大帝國的壽命，雖然不及百年，然而她那闊大的規模是稀見的。

後世人往往攻擊蒙古人的殘暴，這也是真實的。他們原是沙漠草原上的游牧者，過着簡樸的原始生活，狩獵和戰征是常事。紛繁和華麗，這些在游牧戰士乍見，只覺其醒目，並不感到可愛。難怪他們焚掠破壞！他們是實利主義者，游牧以外，只知道工商——供給軍需物品的工商，此外便無所求。他們的戰爭，守着野蠻人的慣例：降則饒恕，抵抗則盡行屠殺。蒙古騎士像狂風一樣，掃過了歐亞的原野；他們破壞得很多，雖然他們沒有建立新的什麼，然而在溝通東西一點上，也就可稱了。

因為蒙古大帝國疆域廣大，包含民族複雜，所以大汗用人，不問國的內外和人種的同異。當時元的朝廷上文武官吏，除了蒙古人、中國人以外，中亞細亞、伊朗、阿剌伯、歐洲等地來仕的也不少，甚至於意大利、法蘭西的美術家、工藝家也有。馬可·波羅隨他的父叔來中國，逗留十七年，做了大官，遂產生了後日著名的游記。但像馬可波羅的西洋人很多呢，不過其名不彰罷了。

蒙古領袖對於宗教，有着中國人傳統的寬容，不像西洋人那樣的褊狹，居然有所謂宗教戰爭。蒙古人

在開頭，也許沒有高尙的信仰。成吉思汗曾經接受了道教，目的想得到長生不老之術，歷代大汗對於道士也很優待。接着，蒙古兵攻陷吐蕃，又接受佛教別派喇嘛教，尊喇嘛八思巴爲帝師。也許大汗和貴族，從道士求長生不老術而失望，便轉向喇嘛教求得滿足。喇嘛的花言巧語，禁咒祈禱，使皇室貴族十分相信。甚至於後來蒙古人，全成爲喇嘛教的信徒，當時却以北京的貴族居多。回教從唐末以來，就流傳於天山南北路，兀兒人信奉之；在蒙古大帝國的文武官吏中，信奉回教的西域人也不少。還有基督教，當時也傳到蒙古大帝國，在北京建立禮拜堂，並受蒙古大汗的保護。蒙古貴族，信奉回教、基督教也有。對於宗教的寬容，是蒙古人值得誇耀的事。

蒙古人使東西洋開始接觸，讓西洋人知道了東方世界。如果這樣廣闊的蒙古大帝國，享祚再久長一點，照那時東西交通的便利，對於世界文化，也許有更大的貢獻。當時東西交通，面目一新，有好多原因。最主要的是這個空前的大帝國興起以後，到處割據的許多小國都歸滅亡。而且這個大帝國爲了政治上軍事上的緣故，新開官道，設宿驛，置守備，使旅客往來便利，也減少了危險。非但陸路如此，南中國的航海交通也很頻繁。泉州港裏，帆檣林立，是當時世界第一貿易港；居留的外國人，在數萬以上。可惜的是，這個以武力建成的大帝國，只存在一個很短促的時期，遂使後人只記得她開始時殘暴的破壞，遺忘了其它一切。

第二十章 明朝跟蒙古的鬭爭

第十三、四世紀的中國，只是蒙古征服地的一部分。蒙古大帝國的大汗，兼爲中國的元朝皇帝。不過後來這個大汗徒擁虛名，西方的四大汗國，形同獨立，不聽從那住在北京的大汗的政令。大汗其實只統治了中國及其附近。差不多所謂蒙古大帝國，就剩下在中國的元朝罷了。

蒙古人對於征服者的待遇，跟別的游牧戰士對待征服者一樣，是很殘酷的。凡攻城市，敵以矢石相加的，就是拒命，破城後便得盡行屠戮。即使偶有子餘，也都擄爲奴隸。投降的人民，被諸王貴戚功臣掠爲家奴的也很多。當時的金、宋兩國是被征服者，就是亡國奴。亡國奴的苦況是一言難盡的。蒙古的貴族武將，可以任意圈奪人們的田地，可以掠人爲奴，征服者則坐受供奉。蒙古守備的鎮將，和巡行各地的喇嘛，他們的氣燄，他們作的罪惡，更使人們耿耿於心。

征服者是統治階級，他們跟被征服的民族，自然談不到「平等」兩字。不過其間也略有差別，蒙古人

對於先征服的人，因為相從既久，待遇比較好些；對於後來征服的，因為懷着猜疑，待遇便嚴酷得多。西域一帶，是先征服的；至於金國和宋國，征服在後，飽受不平等的待遇。元朝皇帝把國裏的人民，分作四等：一、蒙古人，這是征服者的一族；二、色目人，這是西域各地人，如畏兀兒、波斯、阿剌伯、歐洲來的都是；三、漢人，是在北中國的遺民；四、南人，是在南中國的遺民。這四類人民的權利，全不平等。蒙古人和色目人是優越的。如各機關的長官，該蒙古人做；漢人南人就是有才能有功勞，也只能做次長。在民間，蒙古人因爭鬥及酒醉打死漢人南人的，只罰他出征，並賠償受害者燒埋銀；至於漢人南人打死蒙古人，那是大逆不道了。

蒙古的統治者，以種種方法，壓迫亡國的中國人。政府無厭地榨取人民，來供給國家和皇室的用度。給皇帝管理財政的，又是一些西域人，他們只知道奉承皇帝；好在這頭牛不是他自己的，他可以拚命擠牛乳，不管這頭牛的奄奄垂斃。鎮守兵士的跋扈，民間成爲黑暗世界，人心早已離畔，看到蒙古勢力的衰落，多年在壓迫下的中國人，於是要翻身求自己的生存，並驅逐統治者了。

當時羣雄紛起於長江流域，率領的又大抵是飢餓的農民。

二

驅逐蒙古統治者，而獲得民族英雄美號的，却是一個因貧窮而冒險的僧人朱元璋。

朱元璋生於鳳陽地方貧窮的農家。他的少年時代，自然是很困苦的。然而最不幸的，這個十多歲的少年，沒了父母，衣食無依，只得到一個佛寺裏去做和尚。他並不肯安分，也許不能忍受清苦的生活，便冒險跑了出來，跟隨土豪郭子興當一名親兵。據說郭子興肯收留這個青年，因看到他狀貌奇特的緣故。

當時元朝皇帝統治力大衰，亂象已現。在黃河流域，大批飢餓的農民，組織祕密會社，藉互助求生。他們走着黃巾賊以來一貫的路，在長江流域，豪族和流民的領袖方國珍、張士誠、徐壽輝都紛紛起兵。郭子興聽了，躍躍欲試，也對元朝舉起叛旗。朱元璋跟隨他打仗和招募流亡，很立下些功勞。郭子興極看重朱元璋，甚至於把自己的養女嫁給他，隱然把他認為繼承者。果然，郭子興死後，他的部眾就歸朱元璋統領。

朱的軍隊渡江陷南京，就把它當作根據地。元朝忙於對付黃河流域的叛民，對於長江流域完全顧不到。然而朱元璋還得在紛擾的羣雄間爭取地盤。他的東面是雄據長江下游的張士誠，西面是長江腹部的陳友諒，還有浙東的方國珍。方國珍僻處一隅，是不足顧慮的。張士誠以豐腴的江南自足，缺少發展的雄心。朱元璋先溯江攻陳友諒，大敗後者於鄱陽湖；於是回兵蠶食張士誠的領土。幾年之中，羣雄次第被剪滅，統一了長江流域。他便在南京自立為皇帝，建國號曰明。明朝是這樣的開始了。

朱元璋從一始時的輩路檻襪，直到此刻做了皇帝，却並不以半壁江山為滿足。他分兵經營閩粵沿海，

那裏元的守備隊，已跟北方斷絕，勢成甕中之鼈，是很容易攻下的。明的主力隊伍，却向中原出發。喪亂之餘的黃河流域，元的統治原已危危欲墜。人們久苦於蒙古的暴政和不斷的戰爭。明的大軍便順利地推進着。河南是平定了。明軍分幾路進迫北京。元朝皇帝從荒淫的生活中聞到警報，茫然四顧：皇族和朝廷上是衆叛親離，蒙古兵早沒了新發於鏘的銳氣，可靠的只有大將庫庫·特穆爾，他可一木難支大廈，皇帝不願意也不可能再統治這殘破的中國，還是回到他的老家——長城以外的蒙古沙漠去。在西方，蒙古的勢力還很雄厚，有機會時捲土重來吧。於是元朝皇帝帶領了皇族后妃，趁明軍未曾來到前，半夜棄首都北走。元朝亡時在一三六八年。錦繡河山，仍歸中國。

朱元璋做了統治全國的皇帝。他真的是滿足了。於是他不禁露出小家氣來。第一是全國的首都。當時僻處江南的南京，原沒有做全國首都的資格。朱元璋是知道的。北京形勢雖好，太迫近蒙古，開封和長安，也有它們的價值。無論這三個中的那一個地方，都比南京適當些，但是最後皇帝還是決定了南京——跟他故鄉相近又是他的發祥地的南京，他一定有這樣的念頭：「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他統一了全國，還是把偏安的南京作首都。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位手創國家的皇帝，很是明白這成語的意義。功臣武將，跟他共

患難打平了天下，他可不希望這批人跟他共安樂，他們存在一日，天下總保不住一定屬於朱氏的，他可以像宋朝皇帝一樣，叫有功勳的武將們杯酒釋兵權；其實明朝的兵權早屬於皇帝，武將再也不會成爲軍閥。皇帝還不放心，皇帝對於臣民表面上好像恩德浩蕩，然而在暗地裏，對於臣下却是異常的猜忌，他要叫這批功臣武將同歸於盡，好讓他的子孫安居寶座；於是他在承平之後，大行屠戮昔年效命的部下。那些功臣武將，有的遭幽囚竄戍而病卒，有的被殺死，最厲害的竟滿門抄斬，戚族不免。他們的罪狀是「莫須有」的疑獄。如胡維庸一案，殺前丞相李善長、胡惟庸以下至三萬餘人；藍玉一案，殺有功的武將及其家族至萬五千人。當時有一位元勳傅友德感慨地說：「皇帝年紀老了，他爲子孫計，馬上得把我們屠殺乾淨才罷。我們怎麼好呢？」——怎麼好呢？武將不典兵，兵權在皇帝手裏，傅友德結果還不是束手受戮！開國的文武元勳，能夠保持善終的，屈指也數不到幾個。

皇帝給繼承者的顧慮，是太週到了。他不但誅戮了文武元勳，還恐怕外姓心懷非分，覬覦寶座，萬一變生倉卒，中央防禦不了。於是他把自己的二十幾個兒子，全封到外面去，住在大都名城，作中央的羽翼。但這些親王，開頭是掌不到所在地的民政財賦和兵馬的。皇帝只希望他們可以保衛中央。制度總算不錯，皇帝可以安心了。但不幸的是老天跟他開玩笑，偏偏皇太子害病死了，皇帝想在另外諸子中挑選繼任者，但嫡

長子已死，諸子全有分，皇帝不知道立那一個好，如果他一決定，馬上會引起鬩牆之爭的。皇帝無可奈何，跟羣臣商量，立了承重孫（故太子的長子）為繼任者。

皇帝死了後，太孫做了第二任皇帝。諸叔虎視眈眈在外，誰也有點不甘。朱元璋的屍骨未寒，而骨肉間慘劇頻聞。到底是四叔燕王朱棣舉兵謀叛，從北京南下，來奪皇位。老將們早死了，沒有誰抵擋得住，也沒有誰真心替皇帝效死。朱元璋作的枷，此刻套在第二任皇帝的項頸上。朱棣獲得內應，很容易攻入了南京，在紛亂中，皇帝不知所終，朱棣便自立為皇帝。這場皇位篡奪的風波，又是以大屠殺作結束的。

三

明朝雖然逐走了蒙古，恢復了中國本部的河山，然而明朝和蒙古的競爭，並不會告終。相反的，明朝中葉以前，一直在跟蒙古的勢力掙扎，等到蒙古衰落，明的全盛時代也過去了。

明初的武功原是很可觀的。君臣們鑒於前者宋朝的姑息政策，對外便積極得多。中國本部是統一了，西北、西南，甚至於吐蕃、印度支那半島的大部分，也收入中國的版圖。然而北邊蒙古的勢力還不可侮，時時進窺邊疆，想捲土重來。這其間，從北京出亡的元朝皇帝已死，其子據和林稱大汗，大將庫庫·特穆爾屢屢攻擊北邊，特古斯·特穆爾則進寇遼東，從東西兩方威脅中國，可是終給明軍討平。但北邊仍然不能安寧。

燕王朱棣做皇帝後，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以全力來對付蒙古。

當時蒙古已經分裂爲好幾部，最強的是韃靼部和瓦剌部。韃靼倔強不應招諭，皇帝率領五十萬大軍出塞親征，大破韃靼於斡難河畔，韃靼潰不成軍。接着，瓦剌統一漠北，將悉衆南犯，皇帝又幾次親征，擊敗瓦剌，耀威沙漠。其間在中亞的蒙古人，崛起滅亡印度，統一中亞細亞，領袖帖木兒曾想轉轡東進，跟明朝皇帝一決雌雄，但出師未捷身先死，徒成爲歷史上的插話。而明朝皇帝屢次親征，積勞成疾，也病死於軍中。

蒙古族中的瓦剌仍舊很強盛。瓦剌的領袖也先，野心很大，併吞諸部，分道入寇中國。當初明朝皇帝曾經修築萬里長城，東西橫亙，以阻止蒙古南下的鐵騎。但是萬里長城沒有多大用處，攔不住瓦剌的侵寇，邊報雪片似的飛到朝廷上。正巧在位的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他羨慕祖上出塞親征的光榮，聽了一個寵信的宦官的話，也帶了幾十萬大兵北行親征。倉卒就道，這支大軍簡直是烏合之衆，皇帝十分不濟，他從不知道兵戎，一出塞，看到伏屍滿野的戰場，就慄慄懼懼，只好趕快班師。這是一個極極混亂極極悲慘的退却，人馬潰散，輜重委棄殆盡，而也先驅着蒙古騎兵，在後緊緊追來。皇帝帶了跟從者，狼狽地退到一個空堡裏休息，糧食沒有來，掘井又不得水，在四面楚歌聲中，也先的驍騎突然襲來，皇帝束手受擒，全軍覆沒。這光景，正像後來西洋歷史上的拿破崙三世師丹之敗。然而蒙古乘勝進逼北京，想迫明朝訂城下之盟，却失敗了。中國

還是屹不可動，也先只好送還俘虜的皇帝，跟明朝修好。

蒙古部族仍在時分時合，後來有一位領袖名達顏汗的，有雄略，定沙漠南北，取河套，陷寧夏，雄踞長城之外，自稱大汗，蒙古又有中興氣象。達顏汗跟遠祖成吉思汗一樣，開始封建；他的少子被封於漠北，是喀爾喀部；他的長孫居漠南的東方，是察哈爾部；他的三子居漠南的西方，是鄂爾多斯部；他的另一孫叫俺答的，居陰山，稱土默特部。——這些部的名稱，是一直留到如今的。其中俺答最強，且迫近中國，他的部衆好幾次衝入長城，威脅首都北京。俺答年老，崇奉喇嘛教，厭棄兵事，才跟明朝講和。俺答死後，他的妻三娘子，對中國也很恭順。她是掌握着大權的，明朝皇帝封她爲忠順夫人，來籠絡她。這時中國北境才安寧了，蒙古是真的衰落了。

第二十一章 崛興的滿清進入北京

蒙古衰落之後，中國東北國境上，又興起了滿洲。

滿洲的起源，根據他們自己的記述，照例是荒誕的神話。那是說：滿洲發祥於長白山，長白山上有周圍八十里的大湖泊，鴨綠、混同、愛鱒、三江發源於此。山東有布庫里山，下有池名布爾湖。某次，有三個仙女在布爾湖裏洗浴，忽有神鵲飛來，銜了一個紅色的果實，放在最幼的仙女的衣裳中，她見了，就把紅果吞下，遂覺懷孕，產下一個男孩。那男孩長大，仙女告訴他說：「你把愛新覺羅作姓，布庫里雍順作名。你負着神聖的使命，就是平定擾亂，建立國家；你順流而下，可到建功立業的所在。記着吧！」於是這個少年坐在小船裏，順流而下，到某處，船在灘上擱淺，他棄船上岸，砍取樹枝，作為起坐的所在。這地方正有着亂事，有三族人互爭雄長，時常攻殺，難解難分。有人到河邊汲水，看到這個生疏而奇怪的少年，回去告訴別人，大家都擁到河邊，訊問由來。他說：「我是天上仙女所生，來解決你們的爭執。」接着他又說出了自己的姓名。大家驚為神人，迎

他回去，三族人議決息爭，推這少年爲王，而且把族中最尊貴最美麗的女兒嫁給他。他就是滿洲的始祖。

自然這些全不是事實。滿洲人其實就是女真人的一部分。女真人分布於白山黑水之間，在第十二世紀時突然興起，在遼的廢墟上，建立金國。接着，他們進窺中原，跟宋朝南北對峙。那些女真的征服者，也移入中原的征服地上，做了金國的統治階級。這些移入的女真人，在民族同化的激湍中，跟着金國的滅亡，泡沫似的消滅了。但是留在白山黑水間的女真人，仍舊渾渾噩噩的，過着他們原始的生活。他們仍舊分散爲許多小部落，沒有領袖，沒有組織。過去的金的建國，在老輩的傳述中，只是壯美的神話一樣。

元朝和明朝的統治，都曾達到那裏。但是中國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對於這批野蠻而桀驁的女真人，除了採取羈縻手段，却毫無辦法，而且還得在邊境上駐紮重兵，來鎮壓他們。幾個部落的領袖，被封爲榮耀而沒有實權的官職，讓他們忠於中國皇帝，不至叛變生事。滿洲的皇室愛新覺羅氏，就出身於這樣的部落領袖。

愛新覺羅氏統一這些散漫的女真人，成爲堅強的隊伍。他們的勃興和建國，跟金國有幾分相像。他們是稱爲滿洲人。爲什麼稱作「滿洲」呢，這在後人是不大詳細的。然而他們在開頭，還憧憬於金這樣偉大的帝國，而自號爲金的。他們原是繼金國的一脈罷了。

滿洲最先的領袖，愛新覺羅·努兒哈赤，他的勃興，爲的是父祖報仇。

努兒哈赤的祖父名覺昌安，父親名塔克世，他們住在遼瀋之東廣大的平原上。當明朝時，這一帶是受明朝統治的。有一部的人，由領袖阿台章京率領叛變。另一個領袖尼堪外蘭，請了駐守遼東的明軍來，把阿台章京圍困。這個阿台章京，就是塔克世的女婿。塔克世偕老父覺昌安走入圍城，苦口勸告阿台章京投降，說他不該背叛明朝。怎奈阿台章京不肯聽從這兩位的話。明軍攻入後，在殘酷的屠戮下，玉石俱焚，覺昌安和塔克世父子倆都被殺死。也許他們的被害，是尼堪外蘭在明軍那裏構陷的。努兒哈赤知道了這悲慘的消息，便下了決心，預備復仇。

青年努兒哈赤，他的部族沒有幾個人；再檢點兵仗，父親遺下在家裏的，只有十三副甲冑。就用這一點起兵吧。他先攻打尼堪外蘭，尼堪外蘭不敵，部衆全給努兒哈赤歸併，他逃到明軍那裏。努兒哈赤向明軍說，明父祖之冤，要求交出尼堪外蘭來。明軍不願意邊疆多事，要結努兒哈赤歡心，便執尼堪外蘭送給努兒哈赤，又允歲賜銀兩和蟒緞。努兒哈赤暫時是滿意了。於是回兵統一白山黑水間紛繁複雜的部落。占地既廣，人數也多，開始分爲八旗兵，勢力就很強了。公元第十七世紀初，努兒哈赤爲諸部的皇帝，國號金。

努兒哈赤向西發展，攻同族的葉赫部。葉赫部是明朝的屏蔽，明朝想到了「唇亡齒寒」的成語。努兒哈赤是這樣的跋扈，要討滅他已經勢不可能，消極的辦法，只有幫助葉赫，來遏止努兒哈赤的野心。明的重兵便來助葉赫部固守。

努兒哈赤決意先攻打強者。他以「七大恨」誓師，統率八旗兵六萬，來侵明朝。明出兵九萬，號二十四萬，分四路東征。薩爾滸山一帶，努兒哈赤以少勝多，把明軍打得大敗。於是他乘勝進兵滅葉赫部，並克遼陽瀋陽。他把國都也遷到瀋陽。現在努兒哈赤手建的帝國，領域西逾遼河，東抵大海，南至朝鮮，北達黑龍江，也算不小了。

當時山海關外的城市，都受到努兒哈赤的蹂躪。只剩一個寧遠城，由明的長官袁崇煥堅守着。守在寧遠城裏的，除了嚴肅的軍隊外，還有西洋耶穌會傳教士給明朝鑄的紅衣大砲——這個聲威震天的火器，是十七世紀中國的攻防利器。——努兒哈赤親自督戰，打到寧遠城下，火砲霹靂，令森林裏的游牧戰士破膽，這是努兒哈赤首次受到的慘敗。好像他自己還受了傷。他憤懣地對左右說：「我從二十五歲起兵征伐，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誰知打不下區區寧遠一城！這難道是天意了！」他到底是含恨死了。

接着，努兒哈赤的兒子皇太極繼位。他先征服內蒙古，得到從前元朝皇帝的玉璽。又攻朝鮮，朝鮮國王

一向深感明朝的恩德，不肯服事滿洲，而陰作牽掣的。朝鮮努力抗拒皇太極的軍隊，一面告急於明。明朝派援兵由海道出發，但給風阻住，不得渡。朝鮮國王力盡援絕，只得投降。當時滿洲皇帝引用明的降臣，建立制度，並改國號爲清。從此，他們不願意再提起女真和金這些名字，好像這兩者跟他們全無關係了。

清帝皇太極乘勝來攻寧遠和錦州兩城。袁崇煥守得很好，清軍又是大敗。皇太極便改道擊破察哈爾部，由喜峯口衝入長城，進逼北京。跟着告急的文書到明朝皇帝之前的，還有一些流言，說袁崇煥通敵，暗約清軍深入，才可訂城下之盟的和約。猜忌的明朝皇帝並不細究真偽，立刻逮捕袁崇煥，處以死刑。於是明朝失掉了坐鎮關外的大將。另一方面，皇太極看到明兵守城的利器，是紅衣大砲，他也招徠明的砲工鑄砲，並令投降的明軍演習。以後，清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挾了紅衣大砲攻城，簡直無堅不拔。這其間，清軍有好幾次衝入長城，蹂躪河北山東，威脅北京。然而明的大軍駐山海關，扼清的咽喉；清的大兵數入中原，終不能久留，得有尺寸地。

明朝抵抗滿清的侵略實在是一幕可笑的悲劇。上有猜忌多疑的皇帝；朝廷上是一批意氣用事只知道傾軋的大臣；軍餉的不充裕，叫兵士們怨望；將帥大多關茸無能之輩，能幹的也站不穩身子。每一次和清軍作戰，徒然把幾萬大兵作沒有意義的犧牲。那次清軍攻掠河北的時候，明的兩位督軍，按兵不敢戰。每天

服食峻烈的大黃求死，免得給皇帝問罪處刑，幸而清兵東歸，才使這兩位慢性自殺的督軍，保全性命。另一次，明的督軍洪承疇，率大軍十餘萬往救錦州，松山一役，是極壯烈的戰爭，明軍遭到大敗，幾乎全軍覆滅。洪承疇被擒，敗報傳到北京，說是洪承疇爲國殉身，洪府上印發冠冕堂皇的訃聞，皇帝設壇祭祀，還預備替這位殉國的忠臣建立祠堂。然而詳細的報道來了，原來這位「忠臣」，在替清帝籌劃國家大事，他是投降了。雖然如此，皇太極終不能拔取要塞山海關。他死後，長子福臨，年只六歲，被擁爲滿清第三位皇帝，也就是第一個君臨全中國的順治帝。攝政的是他的叔父多爾袞。

三

後來滿清君臨中國的時候，他們的領袖，曾經告訴中國的士大夫說：「我們勘定首都，乃是從流寇手裏得到的，不是跟明朝搶天下的。」他的意思是流寇滅亡了中國，滿清是勦滅流寇的仁義之師。

明朝末年的流寇，不用說，又是中國歷史上照例的農民暴動。照例的苛政、榨取、土地集中，使農民破產，飢餓迫使破產的農民挺而走險。農民暴動一經爆發，便像野火一樣，在大平原上蔓延着。暴動軍愈來愈多，狼奔豕突，一路脅裹跟隨者，因此給稱爲流寇。流寇搖撼了明朝的基礎，使明朝皇帝極度煩惱。小有滿清，內有流寇，這是一個怎樣的內憂外患的時代！

當時流寇分作兩大股。一股由張獻忠率領，溯江攻入四川；另一股的領袖是李自成。李自成的隊伍裏，有一批游士和亡命者策劃，比較是有組織的。他在黃河腹部衝突着，入潼關，陷西安，便在那裏僭位稱王，草創朝廷規模。他簡直想踵行劉邦和朱元璋的故事。他發布檄文，指斥朝廷，相傳有這幾句話：「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流寇的話其實爽快，他把明朝腐敗的官僚政治說盡了！

李自成率師東進，由長城外經大同、宣府而叩居庸關，那是北京的大門。一路上明的鎮守官吏，爭先恐後的迎降，直至兵臨北京城下，朝廷上才知道。皇帝茫然四顧，首都裏沒有軍隊，有的也倒戈投降了李自成。皇帝要招民兵守城，缺少餉銀，他知道一些貴戚大臣們有的是錢，叫他們慷慨輸將；誰知他們緊閉府門，不來應旨。甚至於皇帝召集他們議事，貴戚大臣們也回個不睬。皇帝真的是孤立了。流寇包圍了北京，貴戚大臣、宦官，全在計劃開門投降，保全自己的富貴；反正換了一個皇帝，對於這破敗的明朝，還有什麼留戀呢？皇帝自己想，難道叫他訂城下之盟，拱手禪位不成？他沒有方法，只好差宮內的宦官守城。正好讓他們開門揖盜！

流寇不戰而入首都，外面烽火徹天，吶喊與號泣聲混在一起。皇帝不願受辱爲俘虜，他決意殉國。國事是無可安排了，他得安排家事。第一，他想把太子送到南方去，留一線恢復希望。但是沒有人擔當護送太子

的使命；而且兵荒馬亂，也決不能突圍而出。皇帝只好送太子和另外幾個兒子到貴戚們家裏暫避，在混亂中，此後也不知道他們的下落，也許太子是給李自成虜了去。太子走了，皇帝太息着，掩面揮淚，以劍砍公主，又迫皇后自殺。於是皇帝走到景山上，自縊於山亭裏，只有一個太監孤另另地陪伴他，並且跟着皇帝自縊了。

皇宮中充滿着淒涼情景，另一邊，李自成氈笠縹衣，騎烏駁馬，入承天門，丞相、尚書和隨從的衛兵，跟在後面。他接受了明朝官僚的投降，約定三日後朝見。一面下令大索皇帝皇后，找到的是一對縊死者。便以宮扉載出，草草地用柳棺盛殮。宮殿裏是打掃乾淨了，首都裏的混亂，暫時在表面上是鎮靜了，李自成是高高興興地登了皇位。

誰知滿清早聽到北京危急，勒重兵於山海關外，等待機會。

四

鼎湖當日棄人間，

破敵收京下玉關，

痛哭三軍俱縞素，

衝冠一怒爲紅顏

這是一位詩人寫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的幾句詩，也是大家知道的關於陳圓圓的故事。當時吳三桂是徘徊於投降的念頭中，他決意投降滿清，並請滿清合兵討伐李自成。攝政王多爾袞得到吳三桂的降書，真是求之不得。從前滿清屢次寇掠，巴不得滅掉明朝，此刻却說移仁義之師來討賊，爲明帝雪恨，還可以得到中國江山，何樂不爲！吳三桂與滿清的聯軍，在山海關大敗李自成。李自成西走，清兵入北京。於是多爾袞引用明的降臣，在北京組織朝廷，並迎年幼的順治帝來君臨中國。這時候離開明朝皇帝殉國，還不過半年工夫。

滿清進入北京君臨中國了，然而她的勢力，只限於北京附近。河北一帶，是潰兵羣盜的世界；流寇還占據三分之一的中國；南方，自從得知北京明帝殉難的消息，就由大臣們擁立親王繼任帝位，開始和北方對峙。滿清還得跟潰兵羣盜流寇，最後和南方的明朝鬥爭，才可以統一中國。

第二十二章 南明不能保住半壁江山

說句老實話，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是很遲鈍的——這不是自己侮辱自己的話，因為遲鈍並不是淺薄。正像占中國人絕大多數的農民一樣，他們的外表是那樣的和善、麻木、老實，老是抱着逆來順受的態度。但他們蘊蓄着一種潛在的力量，輕易不大透露，一朝爆發了，歷史上的所謂農民暴動，便如黃河潰決一樣，沛然莫之能禦。——中國人在腐敗的政治下，過慣黑暗的生活，求死不遑，對於更易朝代的事，並不怎樣熱心。「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這是兩句老古話。就是異族來君臨中國也好，只要皇帝略略整頓吏治，撫慰人民痛苦，這位皇帝是本國人或異族，問題是極小的。但沒有一個異族入主中國而不掠奪和搾取的，當中國人一感到異族壓力的沉重，逼得不能生活時，潛伏的民族意識便覺醒了，於是爆發了偉大的抗爭。蒙古人君臨中國不到百年，最後不得不倉皇北走，就是這個緣故。但是元朝初年對待中國人民，跟滿清入關後的情形比較起來，同是一樣的以征服者自居，前者還比較寬大呢。

滿清統治者的壓力，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南明時代那樣可歌可泣的抗爭，不是沒有由來的。這精神，如隱伏的潛流，一脈相傳三百年，直到如今還存在。

二

南明的開始，在北京的明朝皇帝殉國後一兩月。當皇帝殉國前，原想把太子送到長江流域。因為南京有大批的文武官吏，很可幫助太子恢復基業。但事實上來不及了，太子在亂軍中不知下落，聽說是給李自成擄了去的。

北京的噩耗傳到了南方，而且是證實了，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如果沒有鎮定人心的辦法，則長江流域遲早要落入流寇、潰兵或暴民手中的。歷史上有着不少的先例：北都既失，暫時穩定了南方的半壁江山，再圖謀恢復。好在當時李自成只顧河北，無暇伸展勢力於江南。正巧有兩位明的親王，避難來到南方。南京的官僚們計議着，擁立那一位親王呢？明朝的官僚意氣用事和傾軋，真到了極點，直到千鈞一髮的此刻，還是這樣。經過了劇烈的紛爭，並得武將為後援，那位倫序較長的親王，被擁立為南明的皇帝（即弘光帝）。南京出現了中央政府，儼然朝廷模樣。這朝廷裏的情形：少數的忠臣想恢復，多數的官僚爭權奪利；皇帝高興，另外那些落選的親王失望，這個新朝廷開始就帶着不吉的預兆。

南明只在江北布置軍事，而滿清軍隊已入北京，河北一帶，望風歸降。誰都知道滿清征服中國野心的。南明是落後了。可是滿清進來，打着討逆的旗幟，不便翻臉。南明派遣使者到北京犒師，一面窺探真情。對於南明皇帝的登位，滿清暫時並不介意，她先要從流寇叛軍手裏，固定自己的基礎。南明朝廷上居然很安心。皇帝忙着大興土木，修築宮殿；接着，向民間挑選淑女充皇妃，宦官們四出搜訪未嫁而美麗的姑娘，民間婚娶一空。一批官僚們，傾軋排擠，不脫北京朝廷的作風。幾個武將，跋扈得很，只互相爭奪地盤。誰也不想北伐。也許忠心耿耿的，只有督軍史可法一個；可是他赤手空拳的，內是牽掣的權臣，外是不奉令的將士，能够做什麼呢？

當李自成西竄，勢力被大大的削弱後，滿清分兵進窺南中國了。南明軍隊沒有抵抗的決心，人民照例是來者不拒，坐看清軍渡黃河，淮水南下。清軍進攻揚州。那裏是江北重鎮，也是南京的屏藩，然而南明並沒有什麼防禦。督軍史可法一日夜間從安徽奔還揚州，只見人心惶惶，急於逃難。史可法原是文官出身，他雖然做了督軍，却沒有兵。他飛檄調各路軍隊來援，絕無回音。守城的文武官吏，留下的已經不多，聽得清軍湧到的消息，有的趕快投降。只有忠心的史可法，誰都知道決心殉城的。史可法一邊打點守城，聊盡人事，一邊安排後事，寫了壯烈的絕筆，寄給老母和妻子。清軍用大砲轟破了揚州城牆，衝入城來，跟史可法的親兵巷

戰；史可法舉刀自殺，實現「一城亡與亡」的精神。他的自殺被親兵所攔阻，受了重傷，給清軍擒住。因是他決不肯投降，當時被殺。他的尸骸也消失於亂軍中。後來葬在揚州的，是他的衣冠塚。對於史可法倔強的抵抗和死節，清軍以揚州屠城作報復。

南京朝廷還夢想長江天塹，可以阻止鐵騎飛渡。然而清兵竟乘霧渡江，很快的攻陷鎮江。潰軍奔回南京，南京便起了極大的騷動，官僚們絕想不到死守，大家忙着逃難。皇帝夜半正在宮中宴飲，知道局勢不妙，連宮眷都及不及攜帶，只喚了幾個侍衛，跨馬出走，奔長江沿岸當塗的軍營。等清軍到南京，皇帝已經離開了三天，又是一「一片降幡出石頭」，還得到了二十萬名的降軍。清軍再沿江攻當塗蕪湖，南明皇帝登船想逃，水道已是不通。這時連抵抗的工夫都沒有，幾個武將挾了皇帝歸降，皇帝便做了俘虜。

於是南明的第一幕，就這樣的完結了。清軍略地直到錢塘江畔，另一個親王朱聿鍵，航海走福建。浙東則由幾個不忘故國的文武官吏，奉親王朱以海防守。

三

滿清看到統治中國，已經定局，便決然下「薙髮令」。這個「薙髮令」，在才告平定的江南，激起了軒然大波。

一向中國人是束髮的；雍髮留辮，是東北民族特殊的風氣。女真人是辮髮的，蒙古人也是辮髮的。當他們做中國主人翁的時候，曾經下令叫臣民雍髮留辮，跟征服者一樣。也許命令並不嚴厲，遵照辮髮的，只有一些靠政府吃飯的官吏，人民則陽奉陰違，尤其是南中國，更不會受到影響。此刻滿清政府的雍髮令，說得很凶，而且特別注意江南。江南人民素來是柔儒的，士大夫自然懂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損」的教訓，大多數老百姓是不知道這些迂闊的話的。但是雍髮令裏說的：「限旬日內，盡行雍髮；其有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這命令從各個城市裏，傳到窮鄉僻壤，到處激起了反抗。誰都不管「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威嚇。雍髮、叛變、屠戮，平靜的江南原野在騷動中。

平日順從如羊的人民，居然奮起如虎，他們不是愛頭髮。雍髮是滿清作為君臨中國的表示，是中國人成為奴隸的烙印。嚴厲的命令，喚醒了老百姓的民族意識。各地義勇軍蜂起。擾亂經過了好幾個月，滿清朝廷一邊派明降臣洪承疇，招撫江南各省，一邊以武力掃蕩違命的城市。血戰之後，總是繼以殘酷的屠戮，好不容易才平定那些地方。

明的親王朱聿鍵到了福州，自有一班文武官吏擁立他做了皇帝，以繼明朝的系統。這是南明第二個皇帝（隆武帝）。他統治的區域，還有福建、兩廣、江西、浙江數省。這位皇帝比較懂事得多，不像前者南京那

位的糊塗。可是福建的形勢更偏僻，兵食困乏，武將又是十分跋扈，皇帝毫無興復的辦法。同時，另一些朱氏子孫，也懷着繼承系統的光榮，擁兵自保，趁清軍未到之前做起土皇帝來。他們甚至於名義上，也不肯聽從福建的皇帝的命令；他們是獨立的，而且分散了南明的實力，給清軍各個擊破的機會。

這位南明第二個皇帝，決意北伐，先奪回長江流域。可是擁立他的武將們，升官的目的已達，要保全自己，無意於此。滿清軍隊却蠶食浙江、安徽、江西的南境，步步進逼。仙霞嶺的門戶洞開，清軍分好幾路，長驅直入福建。南明文武官吏聽到警報後，忙着計議的，是迎降的事。南明皇帝也知道了，他只得倉忙出走，在汀州被清軍所虜，後來死於福州，於是南明第二個皇帝也就完了。

當時南明皇帝手下，有一個名鄭成功的，他的父親原是海軍大將，也是主張投降清軍最力的一個。他看見皇帝被虜，父親投降，他自己可不願意屈從；於是換去了儒冠儒服，率領了願從的部下，走入海中，另謀恢復。

四

長江流域失了，東南沿海失了，剩下的只有西南一角。於是那裏的文武官吏，又忙着擁立另外的親王，繼承系統。同時有兩位南明皇帝出現，一位是朱聿鏞，在廣州登位，他是南明第三個皇帝（紹武帝）；一

位是朱由榔，把肇慶當作行都，他算是南明第四個皇帝（永曆帝）。他們登位得那樣匆促，雖然照例的由羣臣奉表勸進，接着是大封官爵，組織朝廷，但是在混亂中草創，有些地方反而變得可笑。如在廣州的那位皇帝，倉卒中治宮室，服御鹵簿，忙得通國奔走，夜中如晝。又因為缺少軍隊，便招撫海盜領袖，授以總兵等官。不到旬日，文武官吏，居然有了數千；冠服不夠，便向優伶借用，市人傳為笑談。

但這位草創的皇帝，注定是短命的。他僅有的一點軍隊，既不是用來北伐，也不是用來防禦滿清，却想跟肇慶的皇帝，爭奪正統。不料清軍由福建襲來，直到廣州城下，朝廷上方才知道。這時怎來得及抵抗呢？皇帝倉皇繞城出走，被清兵擒獲，絕食自縊。這時離開他的登位，還不到兩個月工夫。

至於那位在肇慶的皇帝，好像是注定流離的命運。他的被擁立，決定於西江的船中。他在肇慶，也站不住脚。先是廣州的南明皇帝相逼。等到廣州失陷後，肇慶大震。這南明第四個皇帝，坐了輕舟，溯江上西峽，奔梧州，接着又逃到桂林。再由桂林逃到湖南全州。清軍蠶食各地，皇帝只好在西南一角裏兜圈子。

皇帝手下也許還有大批忠誠而不忘故國的官僚，但缺少軍隊。不過這個困難居然也解決了。且說上面提起過的流寇李自成那一支，退出北京西走，受清兵和明降軍苦苦追迫，由陝西入湖南，一路潰不成軍。李自成在混亂的退却中，跟大軍分散，死於九宮山中。部衆未散的尙有好幾萬，漂泊無依，在湖南受了南明

的招撫。另一支由張獻忠率領的，盤踞四川，也給清軍攻破，殘寇由川南竄入雲南，後來也投降了南明。這些滅亡明朝的流寇，反過來給南明皇帝效力，幫助皇帝抵抗清兵了。

在西南戰爭是激烈的很，許多重要的城市，都是旅進旅退。這位皇帝雖在漂泊中，但他比以前三個積極得多。當他極盛的時候，擁有廣西、貴州、雲南、湖南、江西、廣東各省或一部分。但廣東、江西、湖南已全在滿清勢力的籠罩下，不久這些地方，又告淪陷。可是滿清軍隊憚於進攻山路崎嶇的西南，他們過不慣蠻煙瘴氣的南方僻地生活，如果他們沒有明的降軍好利用，也許他們要放棄西南了。但歸降清朝的明將，很願意給新主人效力，於是血戰繼續了十餘年。

南明皇帝在十年中，恢復的念頭未嘗不切，但局勢實已無可挽回。他現在依靠為主力的，只是投順的流寇隊伍。他們百戰之餘，打仗是厲害的，可是驕橫的很，皇帝難於指揮他們；像李定國那樣誓死效忠的，簡直極少。皇帝仍是在崎嶇的西南播遷着，大批文官和宮眷，跟着皇帝流離。皇帝還求外援，他以中國皇帝的名義，寫了一封鄭重的信，給羅馬的教皇。——當時明皇室中信奉基督教的，已有不少。——他懇求教皇救援中國脫離滿清蠻族的魔手，最好再來一次十字軍。給送信的是幾個西洋的傳教士。這信是到達教皇宮廷裏的，但在教廷的考慮中，南明已經亡了，徒成爲一段插話。還有，皇帝招募僑寓印度支那的西洋人，組織

「洋鎗隊」來抵抗清軍。這些西洋人大抵是葡萄牙的亡命之徒，人數又不多，也沒有什麼影響。

吳三桂又出現了，他以新朝的開國元勳，擔任覆滅明朝的最後一幕。他率領軍隊，攻入貴州雲南，到處擊潰了南明軍隊，苦苦追迫，直到雲南的西南部。南明皇帝看到軍隊全潰散了，只有一些文官和女眷們相隨，前面有河流阻路，過河已是緬甸地界。緬甸原受過明朝冊封的，皇帝想到這蠻夷之邦暫避。緬王迎接皇帝入國，安置他及隨從者於赭磴地方。吳三桂要斬草除根，不肯放鬆。他攻打緬甸。當時緬甸有幾個領袖，原不贊成國王收納中國亡命者，致招外禍，於是發生了政變，國王換了一個。新國王對待明皇帝，便不客氣得多了。同是吳三桂的兵，已經迫近緬都瓦城，強迫緬王送出南明皇帝來。新緬王自然遵命。南明皇帝和他的眷屬，給送到吳三桂那裏。吳三桂覺得很難處置這高貴的俘虜；尤其皇帝提起他原是明朝的臣子，厲聲斥責他，吳更老羞成怒。他最後下了辣手，把皇帝和太子在雲南絞死。事在一六六二年。這位南明第四個皇帝一死，明朝是真的完了。

吳三桂叛了明朝，親手結果南明皇帝；十年後，他還是叛了清朝，臨死前是身敗名裂。

五

南明已亡，中國再沒有南明皇帝被擁立。但天南片土，還有南明遺臣獨立抗清，孤軍奮鬥。——那是福

建海外的台灣

還該提起南明亡國前的事。當時清軍入福建，鄭成功帶領他父親部下的海軍，航海走廈門，矢志爲垂滅的明朝謀恢復。他招納海濱的亡命之徒，編成軍隊，攻略東南沿海。明的親王和遺臣也來歸依他，以廈門孤島作蔭庇所。一邊他受了南明皇帝的封號，稱爲延平王。他跟清軍在海濱激戰了十餘年，一度統率巨艦，衝入長江，攻陷鎮江，致祭南京的明孝陵，江南大震。不幸失敗，鄭成功仍舊退出長江，南航返廈門，相隨的還有戰艦四五百艘。他既不得志於東南沿海，廈門單弱無可發展，另謀根據地，便看中了台灣。

台灣島上山深林密，原住民是一些生番。沿海一帶，偶有中國的饑民，渡海去開墾。日本的亡命者，福建的海盜，也把那裏當作巢穴。鄭成功的父親，本來也是海盜的領袖，成功是他娶一個日本女人所生的。他們全知道台灣的形勢。那時荷蘭的冒險家，從南洋拓殖到台灣，築安平赤坎兩城爲根據，改革行政，傳布宗教，居然想掌握台灣全土。鄭成功率戰艦由澎湖島，乘漲潮直抵台灣城下，由中國僑民爲嚮導，圍困荷蘭人於城中。荷人不敵，只得退出台灣。於是鄭成功以南明延平王的名義，爲台灣的主人，衣冠制度，仍舊是明朝樣子，並奉南明皇帝的年號。如果鄭成功不是在三十九歲的壯盛之年遘疾而死，台灣也許可以成爲海外強國呢。

滿清政府本無意於這蠻夷之島，想跟鄭氏議和，讓鄭氏世爲台灣王，只要受清朝的冊封，不必薙髮和更變衣冠，像朝鮮琉球一樣。但是鄭氏不答應，他的部下叛降清朝的想要立功，也慫恿清朝征討。其間在鄭成功死後，幾乎有二十年光景，清與台灣鄭氏在斷續的戰爭中，福建幾無寧歲。直到一六八三年，距南明滅亡已二十年，清軍才攻入台灣，鄭成功的孫克塽投降，南明的餘波始完全平靜。

從此以後，中國人對於滿清征服者的武力抗爭，表面上是沒有了。那些惓惓不忘故國的人們，知道大勢無可挽回，只能播下他日的種子。有的隱居窮鄉僻壤，借著述明志；有的亡命走海外。有許多比較積極的，混在市井間無產游民的隊伍裏，或鄉村間窮乏的手工業者和農民間，神道設教，組織祕密會社，借互助來結合大批人，造成一個勢力。他們並不發揮忠君愛國的大道理，他們只要有一個勢力，等待將來一有機會，再走歷史上層出不窮的農民暴動的路線，來顛覆這個朝代。

第二十三章 外國傳教事業曇花一現

到中古時代，佛教已經是中國人主要的信仰，而且變作「中國人的宗教」。道教受了佛教的影響而成立，他依傍了有權勢的貴族達官，跟佛教爭徒衆，爭生存，到底有了一點地位。於是他跟佛教妥協了。孔子之道也成功宗教，不過是不具形式的宗教；他是那樣的寬容，允許人們可以同時信仰別的。這是一「儒釋道」三教合流。回教託根於中國的西北，他是孤獨的；然而那是那樣不可侮的。

西洋世界照遍基督的光輝。基督教遠在第七世紀中葉，也會在中國閃過微光。當時，基督教裏有一派，稱作聶斯多利安派（Nestorians）。聶斯多利是這派領袖者的名字。他原是東羅馬帝國裏的高僧，因為他的見解，爲正統派所不容，被教會排斥。聶斯多利便帶了他的弟子十七人，從君士坦丁城流亡到小亞細亞，想在那邊宣傳教義，但是東羅馬皇帝對於他們，迫害不已，聶斯多利遁避四方，不知所終。有幾個教徒，行到波斯，很受波斯國王的優遇。接着，大批亡命的教徒，便竄入波斯，在國王的卵翼下，把那裏當作根據地。再

傳教到印度和中亞細亞，一度隆盛到達極點。

公元六三五年，中國正在偉大的唐朝初年，絲綢道上往來的商販和使節，絡繹不絕。有一個波斯的基督徒（屬聶斯多利安派），名字叫作阿羅本的，帶了經典，由中亞細亞經絲綢道來到首都長安。唐朝皇帝派遣大臣歡迎他，而且留他在宮中，供養優渥，請他翻譯經典。三年後，皇帝在首都造波斯寺，這是中國破天荒的基督教堂，而且有了幾十個信徒。波斯的基督徒接踵來的更不少。那時沒有基督教這個名字，他們自稱作「景教」。「景」有「光輝」的意義，也許是根據基督對門徒的話：「你們是世上的光」因而取名吧。以後幾年裏，景教逐漸流行，信徒增多，寺院的建築，經典的翻譯，也很努力。不過所建的教堂，已改名大秦寺；大秦就是羅馬，顯然中國人已經知道景教的起源是羅馬了。

但是這一點不完全的基督教的光輝，明明滅滅的，不過維持了一兩個世紀。後來有一位唐朝皇帝，曾經排斥異教——外國傳來的宗教。佛教首當其衝，可是他已經根深蒂固，受了打擊而偃仆，還能夠豎立起來。景教，跟另外的祆教、摩尼教，却遭到致命的迫害。寺院被毀，僧侶給勒令還俗，一些外國宣教師給從長安放逐出來。皇帝這個舉動，原是爲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目的，來對付佛教的，誰知佛教不受什麼影響，却毀了佛教以外的異教。

此後，基督教跟中國絕緣，默默的經過好幾個世紀。

二

直到蒙古人輾轉的時候，蒙古大軍到處覆滅回教國家，還深入回教國巢穴，逐走加利發。西歐的基督教徒，對回教曾有幾度的十字軍遠征，勞而無功，看到蒙古的勝利，不禁歎羨，居然想跟蒙古人同盟。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派遣一個使者，特地去訪問欽察汗國的可汗，接着，那使者又到喀喇和林，訪問蒙古帝國的大汗。蒙古領袖對待基督教徒很不錯，以後來訪的使節也不少。他們開始宣教的計劃。十三世紀末，有幾個基督教法蘭西斯派（Franciscan）的僧侶，帶了羅馬教皇的憑照，來到北京。元朝皇帝忽必烈允許他們從事宣教，並收納信徒。新的教堂又在北京建立起來了。皇帝還允許，在蒙古大帝國的領土內，傳教是自由的。信徒多了，宣教順利的報告，達到羅馬教會。教皇克力門五世很高興，下諭嘉勉，並派一個名孟德·柯威諾（Joan du Monte Corvino）的教廷使節，做中國的大僧正。

忽必烈皇帝對於基督教頗有興趣。他還送了一封信給羅馬教皇，請他派遣一百個傳教師，來「開化野蠻的中國人」。教皇看到這個請求，自然躍躍欲試。但是教皇失掉了好機會，他只派遣了兩個傳教師，而且是兩個膽小的傢伙。他們遲疑又遲疑的，行到克里米地方。正巧前途有戰爭，他們聽到風聲鶴唳，趕快逃

命要緊。結果不知所往，沒有一個傳教師到達中國。元朝皇帝失望，教皇失掉難得的良機。

然而一些勇敢的教會使節，還繼續的東來。他們大抵由陸路到達小亞細亞，再在波斯灣航海向泉州或廣州，北上到中國首都去見皇帝。元朝皇帝跟羅馬教皇，也偶然有書信往還。送信的使節，有的在北京逗留兩三年，幫助做點傳教工作。教皇所派遣的中國大僧正，孟德·柯威諾以後，是一個名叫尼古拉·德·本納特（Nicholas de Bonnet）的。不過到十四世紀中葉，元威已歇，羣雄割據四方，國內雲擾，傳教漸陷於困難。元朝亡後，東西交通完全阻斷，基督教在中國，作了第二次的閃耀後，又是煙消火滅。

三

十六世紀初，歐洲發生了宗教革命，基督教分成舊教（天主教）新教（耶穌教）兩大派。兩派分爭，把整個歐洲鬧得烏煙瘴氣。當時，舊教教會的情形，也許真的是太腐敗了，一些真正的教徒，也想到改良。於是有了了一個嚴正的組織，叫作耶穌會的，開始成立。耶穌會的領袖，是西班牙人羅耀拉（Ignola）。羅耀拉曾經當過兵士，參加過戰役，受了傷，決意貢獻餘生於宗教。他巡禮聖地，到過耶路撒冷，回來後，到巴黎大學研究神學。那裏是耶穌會的發源地。這個會有點像軍事組織，會友們必得嚴格服從命令，不准有疑問，不准有個人的自由行動或意志。每一個會友都有專長的學識，等他參加耶穌會後，他得絕對遵照上司指示他

做的事，耶穌會辦得很成功，它振刷了舊教的精神，逐走了暮氣。每一個耶穌會傳教師，同時還是一個學者。會友們成爲歐洲各地的學術大師。他們還傳教海外，影響達到東方。

自狄亞士繞好望角入印度洋，東西直接的海路交通已開。一些熱心的耶穌會傳教師，跟隨了淘金的冒險家，遠航海外。有一個名叫柴維厄（Navier）的，於一五四二年到了印度半島的臥亞（Goa），並在那裏建立一所教會學校，一面傳教，一面從事教育。等到另外有人接辦了他的事業，柴維厄繼續東航，到了日本。他很成功，給天主教在日本立下基礎。他幾乎要到達中國——到的是廣東海外的一個小島，上川島。他害了病，不能夠繼續進行，接着便病死在那裏。

以後，有好幾個東來的西洋傳教師，都因廣東的官吏多方留難，不許登陸，逗留於上川島。葡萄牙人向中國官吏賄賂，租借了澳門，西洋人才有託足之所。澳門有了耶穌會的教堂，但他們傳教的目標，却注重日本。直到一五八一年，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和羅明堅（Michael Ruggiero）來到澳門，才奉命在中國傳教。利瑪竇得到允許，赴廣東肇慶，於教授天文、地理、算學等之餘，盡力於傳教事業。凡二十年，利瑪竇是一個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遷就者，他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居然出口成章；他吃中國式的飯餐，穿著中國式的衣服；他做無論什麼事，都跟中國人一樣。他布教的時候，處處求適合中國的風俗習慣。因此他

很順利地打破了阻礙，一批士大夫也不至跟他搗蛋。於是利瑪竇從廣東漸漸的向北推進。他旅行長江流域，尋找傳教的機會。一六〇一年，利瑪竇偕西班牙人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同入北京，把時鐘和基督畫像獻給明朝皇帝——這個機會是容易得來的。因為利瑪竇的學識是那樣的淵博，而且洞達中國的人情世故，在北京倒很得手。幾個有名的官僚和士大夫，也皈依了基督教。明朝皇帝召見利瑪竇，接待優渥，賜第宅與金錢，允許他在首都建立天主堂。有許多中國人成爲天主教徒。耶穌會友也接踵來中國，一邊著述和教育，一面傳教。他們開始把西方學問帶到中國。

天主教傳教事業才萌芽，利瑪竇病死了。——當時耶穌會友在外國傳道，總是完全犧牲自己，老死客地，難得回國的。——繼任管理中國傳教事業的，是意大利人龍華民（Nicolao Longobardi）。也許他的手腕，沒有利瑪竇那樣圓到，也許南京方面的官僚，故意排擠。他們強烈的反對，請朝廷嚴禁「邪教」。朝廷上給說動了，便把在北京的西洋傳教師，自龍華民以下，全放逐到澳門去，天主堂和傳教師的邸第，也給封閉了。

但在這時候，滿清已經步步進迫中國，明朝要防禦滿清，想採用西洋的火器。西洋傳教師中懂得火器的原有幾個，皇帝很記得，可惜他們被逐到澳門，已有四年了。現在皇帝只得派遣使者到澳門去，請幾個傳

教師兼工程師如羅如望 (João de Rocha) 陽瑪諾 (Mansel Diaz) 等製造大炮。皇帝又召用艾儒略 (Julio Alenjo) 畢方濟 (Francesco Sambiasi) 等及葡萄牙人，叫他們爲明朝防禦滿清。教禁無形解除，龍華民再入北京，着手布教。

此刻這批耶穌會傳教師很成功。他們以擅長的天算、炮術等幫助明朝皇帝。他們鑄造的紅衣大炮，是抵禦滿清最有力的武器；他們改正曆法，解決很久的時差懸案。皇帝則允許他們傳教。這些耶穌會傳教師，不單是熱忱的教徒，他們學有專長，原是歐洲數一數二的科學家。他們爲了獻身宗教，不惜遠涉重洋，冒風波之險，來到東亞。他們還學習了中國的語文、談吐、寫述，全都來得傳教之餘。他們以謹嚴的中國古文，譯述西洋的科學書籍，把「西學」介紹於中國士大夫之前。天文、地理、工藝、算學，他們都不會遺漏。中國士大夫開始知道了歐几里得的幾何學和西洋的天算，故步自封一脈相傳的中國古算學，也受得影響。這些耶穌會傳教師，是把西洋文化帶到東亞——中國和日本的最早的使者。

四

當時這些耶穌會傳教師，大抵來自意大利半島、伊比利安半島和德意志。他們的熱忱和毅力，真值得佩服。靠了他們的努力，中國人信奉天主教的，總有數千名，而且都是上層階級。在明朝末年，宮廷裏的大臣、

皇后、公主甚至於皇帝，都成爲天主教的信徒，領受洗禮。南明的永歷帝，曾以太后的諭文，和大臣龐天壽的書信，託耶穌會傳教師波蘭人卜彌格 (Michael Boyna)，攜往羅馬，呈教皇英諾森十世，兼與威尼司邦及其他基督教國通殷勤，並想得到同情和武力援助，以期再造明室。卜彌格是到達歐洲完成使命的。在萬曆六年，始獲答覆。他買棹東歸，永歷帝已播遷雲南，繳呈教皇的覆書是無望了，流離於安南境內，這位忠心的傳教師，終於嬰疾死於中途。

然而盡忠於垂亡的明朝的傳教師，畢竟是少數。他們遠來中國，目的是傳教，中國的朝代更替，原不關他們的事。他們對於任何一方面，都沒有恩怨可言。所以當滿清進入北京，底定中國後，大多數的傳教師，仍舊留在原處給新政府服務。這裏特別值得提起的，是日曆的事。明朝末年，龍華民鄧玉函 (Johann Terrens) 曾在北京宣武門內聖堂東邊的首善書院開設曆局，推步天文，製造各式各樣的天文儀器，並編纂曆書。旋由德意志人湯若望 (Adam Schall) 主持一切。新曆成而國變作，遂不及施行。滿清入北京，對於湯若望等傳教師，仍很優待。滿清的第一個皇帝，就採用他們編定的新曆爲時憲曆，頒行天下，命湯若望掌管欽天監印信，並給他崇高的官銜。接着東來的傳教師，也極蒙皇帝的寵信，一時傳教事業反而旺盛了。

因爲西洋曆法占據了全盤的勢力，舊日主持欽天監的人不勝妒忌，便作關邪論來排斥西教，攻擊新

法，又誣蔑湯若望和各省教士相結圖謀不軌，朝廷上聽信了他們，布教遂被禁止。留在北京的湯若望等俱被幽囚，幾受死判的判決，幸未執行。散處各省的傳教師，也俱加以拘禁；信仰天主教的官吏，全遭革職罷黜。但當時在位的滿清康熙帝，自己是精通西學的，他常跟西洋傳教師學習天算和拉丁文等，他相信新法。於是皇帝命舊派的欽天監職員跟傳教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各對驗日影，前者果有舛錯，南懷仁却不爽毫厘。於是復用新法，派南懷仁和他的同伴主持欽天監。這其間，南懷仁等把曩者爲李自成之亂所破壞的測天儀器，從新製造，立下北京天文台的規模；一邊還給清朝鑄造銃炮，作討平叛亂的武器。清朝皇帝復允許他們自由傳教。

在康熙帝的時代，耶穌會傳教師，大受皇帝的寵信。他們是皇帝得力的助手和顧問。好學的皇帝，每天跟他們研究西學；皇帝巡幸塞北和江南，總有幾個親信的傳教師跟從。在中國跟俄國締結尼布楚條約時，是張誠（*Gerbillon*）和徐日昇（*Pereria*）兩個傳教師當翻譯的。北京的欽天監，一直是西洋傳教師掌管的。他們還受了皇帝的命令，周歷本部各省和蒙古滿洲一帶，實地勘查測量，繪就地圖，由白進（*Bouvet*）主持。到一七一七年，全圖告竣，這是中國第一部記經緯線的實測地圖，正本由皇帝鄭重保存。傳教師們還作了副本，寄到法國巴黎去。

這批傳教師幫助皇帝，自天文曆算炮術以至測量製圖，都盡了極大的努力。他們的努力不是白費的；就中國言，中國人開始窺到了西洋的學術文化。就西洋傳教師言，皇帝爲了相信他們，傳教是無甚阻礙了。到第十七世紀末，中國各省的信徒和教會之數，到處增加。最盛時信徒約及二十萬人。

五

天主教的傳布，那時外面的阻礙是減少了；至少沒有誰明目張膽的反對了。但是恙疾發自內部，它促成了分裂，結果毀滅了這個正在長大的嫩枝。

天主教也有好幾個派別。最早來到中國而且最占勢力的，就是上述的耶穌會派傳教師。接踵而來的，有多美尼珂派、法蘭西斯派、拉雜利司特派、傳教練習所派等傳教師。派別既多，情形複雜，內訌便起來了。先是法國國王想從葡萄牙人手中，攫取傳教師的保護權——在中國的西洋傳教師的保護權，一向是屬於葡萄牙的，法國要掠奪，自然引起一場風波，但不過是大風浪的先聲。

耶穌會的傳教師，從利瑪竇起，對於中國固有的風俗習慣，一直是遷就的。他們過着跟中國人一樣的生活。中國信徒的行動，如果非直接與基督教相背或有反於聖經訓誨的，一概不加阻止；即信徒有祭祀祖先或崇拜孔子儀式的，也予默認。他們這樣的大開方便法門，自然中國的貴族達官，也肯領受洗禮。但是耶

耶穌會以外的傳教師，一來不贊成他們那樣的遷就，二來也許是妒忌滿清皇帝寵用耶穌會傳教師，便趁機會奏聞羅馬教皇，說耶穌會派這樣遷就中國的風俗，原是爲了一身的寵祿，所以不惜賣教求榮。其間雖經耶穌會派向教皇辨解，但他們已成衆矢之的，教皇也給說動了。

十八世紀初，羅馬教皇正式發書給中國的傳教師，詰責他們允許中國信徒祭祀祖先的行爲；並宣諭此後對於耶和華（基督教的神）的稱謂，只能稱作「天主」，不能用「天」或「上帝」。——其實這也不過是形式之爭，教皇却於一七〇五年，派遣大主教鐸羅（Tournon）爲代表，來到中國。鐸羅在澳門少歇，尋赴北京，謁見皇帝。皇帝對鐸羅說明中國人祭祀祖先的旨趣；又說中國人的神和基督教的神乃是一非二，故可同樣的稱作「天」或「上帝」；更說羅馬教皇乃外國的君主，對於清朝臣民並沒有規定法律的權能。鐸羅便摘要發表羅馬攜來的教書，反駁皇帝對於神學上的意見；同時並命令不服從教皇的傳教師，應立即退出中國。皇帝因難堪而十分憤怒，他也要放逐不守利瑪竇遺規的傳教師。雙方起了激烈的衝突。皇帝便逮捕頑強的鐸羅，送到澳門去，叫葡萄牙人監視着，旋鐸羅飲恨病死獄中。

教廷跟滿清皇帝的衝突並沒有休止。皇帝驅逐違旨的傳教師，羅馬教皇又發表教書，凡不遵教皇命令的，須受破門之罰。於是在中國的天主教徒弄得進退維谷：服從了滿清皇帝，要遭到破門；服從了教皇，要

受皇帝斥逐。傳教事業大受打擊。接着，又因傳教師中有和宮中陰謀有關的嫌疑，皇帝對天主教惡感更深。終於，皇帝下了命令，除在北京欽天監任職的西洋傳教師外，其他一概不准在中國境內居住，改各地的天主堂爲公會所，嚴禁諸色人等信教。同時，羅馬的教廷，態度也十分堅持，對於中國祭祀祖先的儀式，不肯作絲毫的讓步。

天主教傳教事業，從此頓然衰落了。他們帶來的西學，跟基督教義一樣，只閃了片刻的光輝。

第二十四章 社會經濟停滯於商業資本階段

這一章要大略敘述，中國在未踏入近世以前，幾乎是千餘年中遲遲不進的社會經濟的情形。說到經濟，很容易叫人想到「錢」字。——好，就從貨幣說起吧。

前面不曾提起過貨幣，因為沒有便利的機會。其實貨幣是起源得很早的，它跟交易幾乎是同時。人們看到以物易物的不便，自然想到了作交易「中準」的東西，這就是貨幣了。各地方的人們，各有自己的貨幣：有的用貝殼，有的用皮或絹帛，有的用金屬，是就各地的出產和人們生活高低而異的。大抵在中國文字形成期中，人們使用貝殼當作貨幣的很普遍；所以中國文字裏關於錢幣一類的字，總是屬於「貝」的這一部分的。

金屬是比較便利而容易收藏的，於是別的作為貨幣的東西，漸歸淘汰，鑄成的銅錢也出現了。所謂銅錢，開頭是做成刀或鏟的形式，後來才是外成圓形中具方孔的。黃金也開始使用了。這時普通的貨幣有兩

種，黃金和銅錢。銅錢由政府鑄造，流通的不多，價格頗貴。黃金更稀罕，只在貴族豪商之間，屢有授受，人民是不大能夠仰望顏色的。至於窮鄉僻壤，以物易物的，仍是很多。

漸漸地貿易發達，感到貨幣不够用。尤其是佛教輸入以後，塑像、鑄器物、寫經、銷耗的黃金和銅，其實很不少。一面私鑄的惡錢，充斥市上。政府沒有辦法，下令於銅錢之外，兼用布帛絲絹作為貨幣，有時甚至於用鹽米。其不便可想而知。中古時代幣制的紊亂，也可以想像得到了。

黃金和銅的出產有限，政府點金乏術，人們又不大歡迎笨重的布帛；貨幣不够用，紙幣便露臉了。紙幣開始於唐朝中葉，當時稱作飛錢，全為商賈旅客的便利，合券取錢，有些像如今的匯票。飛錢流通得不廣，而且政府是禁止的。宋朝時，四川先有了紙幣，稱作「交子」。這是由十幾家富戶主持發行的。交子是用一色紙張印造，加上押字和暗記，朱墨交錯，很是鄭重其事。上面填明銅錢的貫數，並無限制。因為它是那樣的便利，遠近通用，如要現錢，便可持交子到富戶那裏去兌現。但行之既久，有幾個富戶窮了，付不出現錢來，鬧得打官司。於是四川的官吏，奏明朝廷，索性把發行交子事務，歸地方政府辦理。因為辦理得不錯，四川以外的地方，也模仿着實行了。

以後的幾個朝代中，紙幣一直通行下去，它的名稱，是改作「鈔票」了。紙幣的發行權，完全屬於政府，

紙張和印刷也很考究，免得奸人私造。但是政府有了鈔票的發行權，生財有道，到財政窘迫的時候，不免大量的濫發，以供國家用度和皇室貴族的淫樂之費。這樣無限制的濫發紙幣，苦的自然是人民。紙幣價格不能夠維持，總跌到票面額以下。人民見了紙幣，簡直要搖頭拒受。明朝政府曾經幾次下過嚴厲的命令，對紙幣懷疑不用的，罰萬貫，全家充軍；又禁止用錢，凡軍民商販所有的銅錢，悉送赴官，敢有私行使及埋藏棄毀的罪之。但是紙幣已經跌到不能行使的地步，嚴刑峻法，有什麼用處呢？結果還是政府一起把紙幣收回燒毀了。

紙幣制度既已廢棄，銅錢的數量又復不多，白銀便被廣用為貨幣。開始用白銀的時期，已經無從查考。大抵是銅錢被紙幣驅逐淨盡，用碎銀來代替銅錢，以便小額交換的。它原不過是「代幣」的性質，後來中國的銀本位，却濫觴於此。清朝鑑於前代鈔票影響的惡劣，政府不再發行紙幣，却努力鑄造銅錢。開頭鑄造的銅錢很考究，實行前人所謂「不愛銅不惜工」的話。一邊准許以銀塊代貨幣，那些銀塊，因重量和形式的不同，稱為元寶、馬蹄、大錠、小錠，奇零之數則用碎銀。凡交易數額大的，都用白銀而不用銅錢。縱然如此，政府始終沒有規定，白銀和銅錢，誰是主幣和誰是輔幣；兩者也各依本身的價格漲落，並沒有一定的比價。

這是一件不該忘記的事：從前政府向人民收的租稅，都是米穀絲帛等現物。而自宋元以後，白銀的使

用尤爲普遍。國家的租稅漸次收銀，國庫對官僚的支付也改用白銀。現物收付的時代是過去了。

二

中國的商業資本，在春秋戰國時是已經勃興的。可惜的是，它沒有機會，不能作進一步的發展，變作工業資本。

從中古到近世，商業資本總是很活躍的。中國各地方互相聯結，互相依賴而生存；故步自封的自給自足，只是一個過去的夢。從商業資本原可以達到工業資本的，可是必得銷路暢旺，工價高昂，感到人力不足，才會想到利用機器。而中國勞力低廉，幅員廣大。中國商人只要在廣闊的大陸上找市場：由黃河流域南向長江，向珠江，向安南交趾；由黃河流域而西向甘肅，向西域。商人所得的市場是陸續闊大的，只要在其間任意交換，就可獲得豐厚的利潤，正不必求生產方法的改良。一兩千年來，大家不向使用機器上着想；即有聰明的人，偶然想到，也不會被利用，不久就失傳了。因此，中國沒有像英國一樣的工業革命，從中古到近世，中國始終停留在商業資本的階段。

有了機械的發明，只給人當作有趣的東西，博得「奇技淫巧」的惡評，這是中國工藝家的不幸。商業資本也是同樣的不幸。一些商賈起家的大老闆，積聚了財富，很少有人把這筆錢再放到生產事業上；就是

擴充他的事業，也好像不願意。那些大老闆只想保存他們的財富，傳之子孫，一邊安安穩穩的收點利息，已經足夠。最妥當的辦法，是購買良田美宅，或放債取利。尤其是前者，良田千萬頃，是有錢的人最高的理想。土地兼併和高利貸，成功商業資本最後的歸宿；豪商而不兼地主的身分，也是很少的。在承平時，田地的買賣，是一筆最可觀的交易，也許比無論什麼商品的交易來得大。

更不幸的，土地兼併和高利貸的對象，都是貧困的農民。在富豪們，擁着廣大的田莊和債權，坐收租穀利息，生活過得如王侯。然而高利貸壓彎了農民的肩膀，債務如雪球的愈滾愈大，他到底難逃破產的命運。富豪拚命收購土地，他們却失了土地，耕者無其田，只得做一個可憐的爲人作嫁衣的佃戶。於是土地兼併和高利貸的結果，使無產而瀕於死亡線的農民，陸續增加。只要有天災或什麼作爆火線，農民暴動便出現了，並且無限制的蔓延開來。這原是一「餓死不如犯法」最無可奈何的事。怪不得中國歷史上農民暴動的次數這樣多！這是商業資本兼併土地的結果。因此，當國富民殷，商業資本活躍之日，大恐怖的種子，已經在裏面慢慢的萌芽。這是幾乎有兩千年裏，中國社會所走的路。不過到了現代，這樣的路是告終了。

三

重要的商業都市，大抵在南方——長江流域及東南沿海，這是在隋唐時代已經如此的。近世的海上

交通，漸形便利；南洋、印度、波斯、阿剌伯，跟中國全有商船往還。這更增大了商人們銷售的市場，東南沿海的商業都市，如揚州、杭州、泉州、廣州等，繁華已極，雖然其他在內地的大都市，也並沒有減色。泉州和廣州，是當時有名的國際貿易都市，也許可執東亞的牛耳。一位曾經僑寓中國的阿剌伯商人，作這樣的記載：「泉州城很廣大，是世界最大商港之一。城中織造天鵝絨及緞，品質均極優良。港中船舶極多，大者約有一百，小者不可勝計。至於信奉回教的外國商人，另成一市。」——則竟有居留地的模樣了。

一些熱鬧的都市裏，總有這樣的情形：即是同一類的店舖，往往設在同一條街上，甚至於這條街就用這類商店作為名字。如魚行街、米行街、絲行街、估衣街、羊行街、珠寶巷之類，顧名思義，就可知道這些街上有些什麼店舖。對於顧客，自然也方便不少。這些名字，有些還留到如今，雖然滄海桑田，經過數百年的變遷，米行街上不全都是米行，而估衣街上也許連一尺衣莊都沒有了。

除了都市裏經常的商業外，還有一「廟市」。廟市是怪有趣的。它綜合了敬神、遊樂、展覽、買賣諸項。它的開放有定期，或一月幾次，或一年幾次；偶有一年一度的，更是難得的盛會。從宋朝起，廟市已經十分發達，而且不限於一隅。當宋朝的首都還在開封時，開封的相國寺，是全國頂著名的廟市。寺裏的地方很廣大，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它每月開放五次，讓人們做買賣。開放時可作下列的素描：大三門上，都是飛禽貓犬之類，珍

禽奇獸無所不有。第三門都是動用什物庭中設綵幙棚屋，那些舖子裏出賣的是蒲合、簾席、屏幃、洗漱用品、鞍轡、弓劍、時果、脯臘等。近佛殿，是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趙文秀筆、潘谷墨、諸寺師姑占定兩廊，出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幘頭、帽子、特髻、冠子、條線之類。殿後資聖門前，都是書籍、玩好、圖畫和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後廊皆卜者、貨術、傳神之類……在如今上海城隍廟、蘇州玄妙觀等地方，我們還可看到千百年前廟市的情形。

四

在農村裏，情形跟從前也有點不同，雖然農民是照樣的困苦。

土地集中於豪富，和不勝負擔的高利貸，農民是痛心疾首的。他們的生活，操於地主和債主之手。地主和債主總是二而一的。貴戚、勢家、豪富，他們兼併了土地，連千百畝爲一「莊」，自己還在莊上造了別墅，正是彈詞中「員外」的身分。他們享受着田莊上佃戶們的供養。別看那些老員外，儀表是道貌岸然的，他派人收租，却是異常苛刻。他們誅求無厭的榨取，在豐年農民尙能餵飽肚子，一碰到飢荒，農民只有宛轉溝壑或挺而走險的分兒。

黑暗、愚魯、忍受一切，農民們過的生活，還跟中古時代一樣。他們滿意於現狀，毫無新鮮的希望般活下

去。小地主式的自耕農，也許有抬頭的機會，那是靠子弟讀書做官，但可能率也是極渺小的。

農民以外，都市裏的手工業者，也不妨略略一提。都市手工業者的生活，大抵也跟中古時代差不多。他們多是農民的子弟，從鄉村來到都市，在作坊裏學習一行手藝。這些作坊，總是大商店的附屬物。它們的大小不同，但決够不上如今小型工廠的樣子。它們出品的東西，也只供一個地方銷售爲限。作坊的主持者，所謂老闆，都是很有經驗的老工人。他不單是作坊的老闆，而且是一些年青的徒弟的導師。也許老闆的家庭，跟作坊在一起，作坊就是他的家庭。徒弟和工人，簡直有幾分像他的家屬。徒弟在習業的時候，三年之內，照例是替老闆勞動，而沒有工資的。老闆只供給他飯食。如果不滿三年他要離開，還得貼回一筆費用。不過那樣的情形是不多的。徒弟不單是學業，通常還給老闆和他的家庭做點雜役。三年以後，他是學成而「滿師」了，他自己可以憑手藝作工賺錢。這個學成的年輕工人，或是繼續留在老師兼老闆那裏，或是再住幾年，等經驗和資格老一點，自己出去成一個獨立的手工藝者。

這些手工藝者在物質方面所得到的待遇並不怎樣好。但是他們決沒有近代工場勞動者的痛苦。老闆、工人、徒弟，一起吃喝和工作，親如家人。逢時過節，有幾天休息日子，更是難得的快樂。每一類手工藝者，也各有散漫的組織；他們各有祖師——如木匠的魯班祖師之類，祖師有點像尊嚴的教主，他們便在祖師前



訂定本業的規則，互相遵守。手工藝者靠勞動而成富裕，是非常難得的；可是他們的生活也不會很壞。俗語常常說：「無論年成怎樣荒歉，手藝人總是不會餓死的。」因為手工業者人數有限，他們是極有保障的工銀勞動者。

第二十五章 讀書做官和專制君主的統治

一

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少小須勤學，
文章可立身。
滿朝朱紫貴，
盡是讀書人。

讀書人是上等階級，是四民之首；這樣的觀念，從中古到近世，更見深切。政府跟中古一樣的定期舉行科舉制度，開科取士，甄拔幫助政府統治人民的官僚。但科舉制度更普遍而深入民間，甚至於小地主和寒

士，一朝讀書得成青雲有路，誰都有做官的機會。因此，宋明清三朝的科舉制度，比唐朝的更進步了，而且更重要了。近世的官僚，不由「三考」出身，是不多的；即使靠了恩典或蔭庇而登仕籍，也要遭人的輕視。讀書和做官聯成一氣，在一般人看來，是多麼值得羨慕的事。從篇首所引的八句詩裏，也可以看見一斑了。

當時的讀書人，是以讀書當作職業——不，完全以讀書當作做官的手段，除此以外，不事生產。一個讀書的少年，只知道讀和寫，再不學習其他的生產技術。他等經書讀熟了，詩文會寫了，先向本縣縣政府報名，填明自己的三代履歷籍貫，並請人認保，保證確是本縣籍貫，而且身家清白，非娼優皂隸的子孫，並不是在父母的喪期中。等到認保之後，縣政府方才准他應考。這個應考的讀書少年，被稱作「童生」。

在縣政府裏，童生經過好幾種考試。幸而每一場考試都及格。他是考中了。於是他被稱爲「秀才」，這是步入青雲的第一步。他的名字隸於縣政府的學籍，而且可以受公家供養錢米。他研讀經書，靜待機會——等的是三年一次的省政府的考試。但不是每一個秀才都有資格進省應考的，他在本府本縣，還得通過種種預備考試呢。這些考試太瑣碎，不說也罷了。

省政府的考試，規定是每三年舉行一次，時期在子、午、卯、酉年的八月，地點在本省的省政府所在地。這考試稱作「鄉試」，等於如今的普通考試，是非常鄭重的。正副考官由朝廷所特派；其他那些主持考試的

人，也都是當地的長官。考試分三場，每場三日，例定從八月初九日起，到十八日止。准予應省政府考試的秀才，每場考試，須在試場過兩夜，所以攜帶的東西，除了筆墨文具外，還得帶餐具食料，可以自己弄膳食果腹。又值陰曆八月上旬，天氣亢熱，場中人數既多，設備簡陋，應考者的痛苦，是不待言的。好容易挨過三場，便等待發榜。每省考取的名額，都有定限，大抵自數十名至百餘名。如果他居然考中，在鄉試榜上有名，他可以稱作「舉人」了。舉人已經是一個榮譽的銜頭，他是新貴人，親朋相賀，光耀門楣。他等快樂稍定，便得準備次年入京應試。

每四年（丑、未、辰、戌）在首都中央政府舉行的考試，稱作「會試」和「殿試」。這年的春天，各省秀才，齊集首都北京。這個中央政府舉行的考試，等於如今的高等考試。會試在先，殿試在後。會試三場，自三月初九日至十八日，由朝廷上的大官做主考官。考試時的鄭重，和應試者的情形，與鄉試相仿。試畢發榜，錄取名額，大抵以應試人數為比例，幸被錄取，才有資格應殿試。

殿試是科舉的最後階段，也是讀書人跳過龍門的最後一關。舉行的時間是會試後一月，地點在朝廷上。皇帝偕百官親臨，以表示皇帝取士的鄭重意義。這次的主考官，名義上就是皇帝自己。殿試是一樁苦事，然而在應試者是希望最切的。殿試結束，在隆重的儀式下放榜。考中的就是「進士」，第一名進士，稱為

「狀元」更是極榮耀的事

讀書人通過會試和殿試，功名已遂，做官的路已通。新進士大抵是被委派到「翰林院」的。翰林院掌管文史，是清苦的差使。有的入中央政府的各部，爲官吏的候補者；有的分發各省，爲縣長的候補者。因此，近世的官僚，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總是科舉出身的讀書人居多。

讀書人能如上述的一帆風順，由「童生」「秀才」而「舉人」「進士」，讀書做官之願得遂，自然是很好的。可惜的是順利者畢竟是少數，而蹭蹬不得意的竟是大多數。甚至於名爲童生，實際上頭髮已白，還偃偻着肩背，擠在後進少年的隊伍中，想去考得一個秀才的，則真是可憐可歎了。即使名列膠庠，成了秀才，幾度赴省應鄉試終不登第的，也是很多。秀才雖有些微的公家錢米可領，以之贍家活口則大難，總得別謀生計，只有少數或棄儒而賈；多數不得意的秀才，只好坐冷板凳，做私塾裏的「狷獠王」，教學生收束修度日。直到如今，中國各級學校的畢業生，沒有出路，總是做教師來教書，倒是科舉時代的餘風呢。

國家爲了甄拔官僚，獎勵讀書人，科舉制度是看得這樣的要緊和隆重。然而考試的是什麼東西呢？說來慚愧得很，所謂考試，考的是一種泛泛的原則一般的東西，跟做官的技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讀書人只知道讀書，不知道除此以外，還有觀察實驗，已經是錯誤了。而他們所讀的書，範圍也極狹，只是四書五經和

一些詩文，換一句話說，就是考試的預備書。考試時不過是出題筆答；考的東西最主要的，是叫應試者做「八股文」——那些文章，有一定的格式，完全是發揮四書五經上的大道理，作者絕無自由可言。縱然文章做得好，也不過是雕蟲小技。——八股文做得好，字寫得不錯，就可以做官，就有治理人民的本領，豈不是滑稽！然而近世的數百年裏，正是這樣的情形。

如果讀書而必能做官，倒也無所謂。可惜的是未必一定。而讀書人只懂得酸溜溜的四書五經，此外別無所能，更是讀書人的大悲哀。

二

讀書做官的過程，已述於上節了。所謂做官，做的是什麼官呢？在中央政府的行政部分，最重要的是「內閣大學士」，他們的地位，差不多是前代的宰相。掌實際行政的，是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的部長，就由幾位內閣大學士分別兼任。此外別的京官，也可不必去說它。在地方，各省有省長，稱作巡撫；合併兩三省，設一位長官，稱作總督。省以下，府有知府（如行政督察專員），縣有知縣（等於縣長）。當時的官僚制度，承接千百年來的遺蛻，而加以修正，可說是相當完備的。

中央政府對官僚的支配，漸趨完全，中央集權，達於頂點。政府爲了甄拔官僚，注重考試制度，應試的只

要身家清白，不像中古時代的限於大族世家。中小地主遂得均分官僚地位的機會。中小地主是忠於政府的。他們沒有廣大的田莊——這個只能在做官後，憑着豐富的宦囊而購得。——政府對於官僚的報酬，不再是米穀一類實物作俸祿。宋元以後，國稅的收入漸次是白銀，國庫對官僚的支付也用銀，現在官僚不過是政府雇用的工銀勞動者；不像前者以公田的租穀爲俸祿，還帶着濃重的離心的封建色彩。官僚制度特別純化了。

因爲中央集權的成功，跋扈的軍閥，在這一時期裏，簡直沒有出現過。非但沒有軍閥，甚至於朝廷上派遣督軍和指揮軍事的，也是文臣，武將要聽督師的文臣的指揮。就是地方上的長官，跟中央政府也保持密切的關係。一位總督，兼兵部部長和監察院監察使的名銜。一位巡撫，兼兵部次長和監察院副監察使的名銜。他們大抵由中央的官僚中委派出去的。各地的知府和縣長，也是通過中央政府考試科舉出身的居多。

三

皇帝爲國家的元首，他的統治機構即官僚制度，已經特別純化。對於皇帝，權力集中，自然感到滿意。但是對於一般人民，可沒有什麼利益，政治還是千百年來那樣的黑暗——也許更黑暗，更專制。

官僚對於下屬和人民，是八面威風而神聖不可侵犯的。然而對上，他簡直是皇帝的奴才，絕無一絲尊重。辦事沒有是非，只有奉迎皇帝的意思，甚至於奉迎皇帝的貼身親信（宦官）的意思。碰到一些糊塗的昏君，官僚只得同污合流，否則只有滾蛋或送命。「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這是毫無理由的愚忠，專制皇帝威力的表現。在明朝，大臣們忤了皇帝，會當朝廷上大庭廣衆之前，褫了衣冠，痛挨一頓廷杖，當作教訓。這豈是治民的官僚的樣子！至於忤了皇帝，忤了宦官，死於監獄裏的拷掠的，更不勝記載。而官僚們要保全地位，爭奪權力，邀皇帝的愛寵，更互相結黨，互相排擠，把國家大事和人民痛苦，置於度外。所謂官僚，大多數並不是「人民的公僕」，只是皇帝猥瑣的「私僕」罷了。

官官相護，好像是不成文的通例。地方官吏魚肉人民，在上的總不問不聞，視若無覩。沒有法律，只有黑暗，的專制魔手。那些地方行政長官，都握着司法之權。「滅門縣令」這句話，並不是虛語。例如人民有訴訟事件，須向地方官控告，由縣長處斷。若不服，則轉控於知府；進而控訴於省長和首都的監察院，要求覆審。理論上果然層次井然。然而在事實上，「訟則終凶」，打官司的手續麻煩瑣屑，處處非錢不行。如果要上訴，在「官官相護」的情形下，是極不容易的事，即使理直，勝利也絕無把握，爲了訴訟而破家滅門，往往數見不鮮。

專制和政治黑暗，似乎在這一個時期裏，特別顯然。

第二十六章 帝國主義轟開中國大門

到了十九世紀，中國的社會發展已達頂點。它自己也應該踏上分解變化的路了。可是還不會，外面的歐風美雨襲來了。外來的暴力，壓迫着這個古老帝國，使她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海洋的道路既開，歐洲人忙着尋找殖民地，這已是幾百年前的事。第十六世紀以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的冒險家，乘風破浪的長征，達到地球每一個角落，可以占據的土地，全被分割，作為他們掠奪黃金的殖民地。他們特別注意東方，因為東方出產調味不可少的香料。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目的是到出產香料的印度。新大陸已夠西葡兩國狼吞虎嚥一番，但他們並不能忘懷東方。葡萄牙人首先繞過好望角，東航達到印度和南洋。西班牙人麥哲倫帶領的艦隊，繞過南美洲極南端而繼續西航，也達到南洋，接着，荷蘭人急起直追，在南洋得到殖民地，跟西葡鼎足而三，他們來叩中國的大門。也許他們想把這個老大帝國，化作歐洲人的殖民地。但可沒有這樣容易，在那個時期，他們要占據中國，簡直有點像巴蛇吞象的把戲。葡萄牙人是最

先到中國沿海的，那時還在十六世紀初。他們的兵力在中國無用武之地，只好要求做點生意。他們靠了賄賂和詭計，欺騙中國政府，獲得廣東海邊一角的澳門，當作租借地。寬宏而糊塗的中國政府，不予抗議，葡人也滿意了。

西班牙人來得遲一點。他們以斐列濱為根據地，要求跟中國通商，給葡人阻撓，不得要領，只有對福建沿海非正式的通商。荷蘭人來得更遲。但他們在東印度羣島的殖民，十分順利，而且代葡人而掌握東西的貿易權。荷人知道中國人答應葡萄牙通商後，決不會再答應別國，於是不自量力，以武力來取，謀奪澳門而侵福建的漳廈，給中國的守備軍擊敗。這批野心的冒險家彷徨海中，在美麗的荒島台灣登陸，築城據守，但後來又給鄭成功趕走。

總之，第十六七世紀歐洲人到中國來殖民，毫無成績。中國政府允許他們在沿海做點生意，已是絕大的寬容。他們的使者來到中國，晉謁中國的皇帝，朝廷上把他們當作進貢的使臣，根本不承認來自對等的國家。自然，中國朝廷是愚昧自大；但中國的國力，也叫他們不敢小覷。他們唯一的成績，就是開闢了交通路，讓那批天主教的傳教師，陸續東來，傳教並介紹西洋文化。傳教事業後雖中衰，可是中西交通並沒有斷絕，東南沿海，還有小規模的通商，而且一直繼續着。

清朝初年，在江、浙、閩、粵四省，分設海關；其中在廣州的海關，比較最忙碌。當時小規模的中外通商，完全集中於廣州一角。那裏的中國商人，成立「公行」，共有十三家「公行」。公行是專替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商販做介紹人，並劃定市價和稅項；後得政府承認，取得對外貿易的專利權。外商只能跟公行接洽，不得直接跟中國政府或商人接洽。來經商的外人，向公行租借房屋，開設商館；這些商館，歐美各國都有，他們受中國政府和公行監視，是很不自由的。

二

在西方世界，繼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而執海洋霸權的，是英國。英國跟前三國有點不同，她是經過了工業革命，帶着帝國主義的面目。她向海外擴充勢力，表面上是找殖民地，骨子裏是要求銷貨和取得原料的市場。英國到處順利，但是她要跟中國通商，葡萄牙人先入為主，處處給她阻撓。英國並不灰心，她決意要跟這古老帝國做生意。一七九五年，英國政府派遣馬甘尼勳爵為大使，來晉謁中國皇帝，交涉通商事務。中國官吏很優渥的接待馬甘尼，送他到北京去；然而在他乘坐的船上，却插着「英國進貢使臣」的旗幟！他們要馬甘尼向清朝皇帝叩頭，馬甘尼嚴予拒絕，大家就有點不歡。雖然皇帝在熱河的行宮裏延見馬甘尼，也討論過通商的事，但毫無成就。英國政府不滿意。隔了二十年，她又派安麥斯特為大使，來中國交涉，又為跟

皇帝叩頭的事鬧翻了。從此，英國政府再也不想跟中國皇帝交涉了，她借葡萄牙人的澳門站腳，自管自的在廣州做生意。

「不便！不便！第三個不便！」這是英國商人一致的呼聲。各國商人都具同情。當時外國商人感到什麼不便呢？第一，是通商不自由，而且通商地點，僅限於廣州一角了。第二，捐稅太凶，名目也多，得莫名其妙；正稅以外，還得應付附稅、陋規、賄賂。英國通商的念頭正濃，一發而不可遏，便想一不做二不休，以武力來轟開中國的大門了。

不幸的鴉片，做了導火線。——但是因為它，強迫中國踏入現代世界，它總算能够遺臭萬年了。——當時英國商人，從印度販運鴉片，來到廣州，他們帶回去的是絲茶。也許有些有良心的英國商人，並不想做鴉片販子，但廣州公行裏的老闆，鼓勵他們，因為鴉片的獲利很豐厚。中國官吏，只要有陋規和賄賂，毒物不毒物是不管的。人民吸食鴉片漸漸成爲風氣，現銀源源不絕的外流。中國朝廷重新嚴申煙禁。原來「禁吸洋煙」過去也禁過幾次，只是辦得不認真，沒有多大效力，可也並不釀成中外衝突。這一次禁煙，在中國方面，是一位有決心的皇帝（道光帝）和一位有決心的大臣（林則徐）；在英國方面，正值朝野都想轟進中國大門來做生意。於是衝突是無可避免了。

林則徐跟大多數朝廷裏的官員不同，他是又能幹又熱心，陋規和賄賂跟他無緣。皇帝派他做欽差大臣，到廣州去查辦海港事宜。林則徐於一八三九年到廣州，他決意根絕這個毒物。他勒令那裏的外國商人，都把鴉片交出來，讓中國政府銷毀。英國商人不答應，英國政府派駐廣州的領事甲必丹·義律，正因通商事務受到委屈，想武力周旋，自然更不肯答應。可是他們拗不過鐵面無私的林則徐，最後還是繳出鴉片二萬餘箱。林則徐便於六月三日，在廣州虎門附近，掘了幾個大坑，把鴉片、石灰、鹽水，一齊放到坑裏銷毀，順潮水衝到海裏去。義律電告英國政府，英國政府要求通商心切，不惜爲了不道德的鴉片貿易，跟中國宣戰了。時在一八四〇年三月。

英國的兵艦來到廣東。荒涼的石島香港，做了他們暫時的停泊地。他們開始攻打廣州。林則徐防守得很嚴密，其實無從下手。英艦就沿着海岸，到中部和北部去活動。浙江定海最先被他們占領。接着，一面封鎖長江、寧波、廈門、廣州等要口，一面北上經大沽口，威脅天津。天津是北京的外戶，皇帝和大臣們，見挾有堅艦利砲的英軍攻上門來，慌得手足無措。討饒講和，是爲上策。一些荒謬的大臣，還派林則徐的不是，說全是他禁煙惹禍的。皇帝另派一位親貴到廣州，去接洽和議。林則徐被撤職查辦，充軍往新疆。

英國要求割讓香港島。——祖宗尺寸之地，豈可輕棄？中國嚴詞拒絕，皇帝也下令備戰。英軍先攻下廣

州，再照着上次的老路，沿海北上。他們龐大的戰艦、大砲、火鎗，都是中國人從未聞見的；持着原始的刀矛的中國兵，怎能抵拒他們？廈門、定海、鎮海、寧波、乍浦受了攻擊，先後陷落。英艦到了長江口，攻下吳淞、上海，溯長江而上，駛向中國腹地。江陰和鎮江也在砲火下陷落。英艦直到南京城下。這個龍蟠虎踞的石頭城，面對着白浪滔滔的長江，長江裏停着砲火待發的英艦。這是外國軍艦第一次的拜訪。城裏的文武官員無法可施，只好掛起可恥的白旗來。

各地的敗報，雪片似的飛到北京，朝廷上深覺難堪，皇帝見事已如此，受辱不可免，只好派着英、伊里布、牛鑑三個大臣為代表，與英國議和。這三個大臣，便到停泊在長江裏的英艦上，跟英國統將璞鼎查去開和平會議——不是城下之盟。在一八四二年的初秋，第一份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是訂就了。

三

這次戰爭的導火線，是爲了禁止鴉片。但是在和約裏，關於禁止鴉片的事，什麼也不會提起一句。——原來什麼和約，那是勝利者從懷裏掏出清單，上面開列着一批條件，叫中國幾位糊塗的全權代表承認罷了。英國這次出兵，是要轟開中國的大門，好使通商方便。通商比鴉片更重要。她叫中國承認了幾件事。

第一，英國人厭棄半開門式的交易；生意要堂堂皇皇的做。在中國沿海無形的牆壁上，英國強迫中國

開了五扇大門。這五扇大門都在東南沿海地方，就是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和廣州。在那裏，英國的領事和商人，可以居住；英國的貨物可以進口，運到內地去。——接着，狂暴的歐風美雨，也從這五扇大門，翻捲入老大帝國。

第二，英國在東亞，還要一塊根據地，那根據地就是香港。事實上戰事發動以後，英國就把香港占領，條約裏不過叫中國正式承認一聲。此後香港一天天興旺起來，成爲東亞數一數二的大都市，英國人把香港比作帝國皇冕上一顆最美麗耀眼的寶石，是恰當不過的。

通商方便之外，中國應該賠償戰勝者。這裏，中國非但賠償英國出兵的費用，還該賠償林則徐所銷毀的鴉片費，共計需銀二千一百萬元，分四年交清。——英國的商人是滿意了。

締結南京條約的第二年，中英間又訂了虎門條約，補助南京條約的不足，使通商更方便些。其中有幾條對中國的損害，簡直比南京條約還要厲害。跟通商最有關係的是關稅。虎門條約就規定，中國海關征收捐稅，一律須依照「值百抽五」的原則。在英國商人，也許感到前者種種勒索和賄賂，覺得麻煩，因而要這樣規定，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就被斷送了。此外，外人在中國設立租界，外人在中國犯了案，不受中國法律審判……這些也是虎門條約裏種下的禍根。

英國的目標完全達到；豈但完全達到，她所得到的，已經超過最初希望的好多倍。另外的國家自然看得眼紅。他們從前到中國來做生意，跟英國人感到同樣的不便；此刻趁着英國的勝利，樂得沾點光。於是法國、美國，以及別的許多國家，在中英南京條約以後，都向中國提出同樣的要求來。那時中國的內外官員，昧於世界大勢，有些簡直是大糊塗蟲；而且才經過英國人的耳光，臉上還熱辣辣的有一點餘痛。他們對於外國，又痛恨又害怕，只好唯唯諾諾的答應，來者不拒。

四

鴉片戰爭結束了，中國的大門也開了，但却留下蕩漾的餘波。

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遵照條約開為商埠，讓外國人做生意。前四者都沒有問題，只有廣州却鬧翻了。廣州是鴉片戰爭肇源的地方，官民意氣激昂，用消極辦法，不讓外國人進城，要做生意只准在城外。這也不算什麼大事。偏是雙方意氣用事，愈來愈厲害。英國的香港總督和駐廣州領事，因為生氣，存心跟中國搗蛋。正巧中國的兩廣總督葉銘琛，是一位又笨又蠢又迷信的傢伙，他鼓勵人民排外，於是多事了。

惹禍的是一艘販私的中國船，這艘船爲了託洋大人的威風，掛着英國國旗。中國軍警下船搜捕海盜，香港的英國當局，便認爲大侮辱，跟葉銘琛辦交涉。葉銘琛以爲英人無可理喻，給他們一個不睬，而且也絕

不防備。英軍便來個措手不及，用猛烈的砲火攻陷廣州城。但英軍不滿千人，又以未得政府命令，衝入廣州原是游擊式的，不久便退了。他們一走，人民就想報復，火燒英美法等商館，事情便擴大了。

這事在一八五七年。英國政府得到報告，再度跟中國宣戰。法國也想伸足於中國，便和英國組織了聯軍，向廣州進發。法國出兵的藉口，是說一個在廣西傳教的天主教士，給中國人殺死，所以來與師問罪。美國、俄國雖然沒有參加在聯軍內，但也有幾艘軍艦，追陪在英法聯軍的左右。也許他們是助威，也許他們想趁機會調解，也許兩者都有份。

聯軍兵臨城下，葉銘琛毫不爲備。直到外國兵馬衝進城來，這位「不戰不和，不死不降不走」的兩廣總督，才慌作一團，跑來跑去的找躲避地方，後來溜到一家小商店裏。那時候聯軍在搜查中國的官員，有幾個認得葉大人的，便帶着火鎗闖到那裏，把他拖出來，送上英國船。葉銘琛無意於殉國殉職，一艘英國船載了這個高貴的俘虜，送到印度的加爾各塔，叫他在那裏度了餘生。他在淒涼的生活中，還有心思吟詩，自比爲「海上蘇武」呢。

英法聯軍占領廣州，而且繼續了三年。接着，英、法、美、俄四國使節，坐了軍艦，連袂北上，趁此要求修改通商條約，想獲得更多的便利。外國軍艦開進渤海，攻陷大沽砲台，在天津耀武揚威。清廷無法，只好跟英法訂

了天津條約。在這份條約裏，外國勢力深入中國的目的，完全達到。——中國在沿海開放更多的商埠，甚至於開放了長江腹地，允許外國傳教師進內地傳教，到內地游歷。外國運來的貨物，除了繳納規定的關稅，可以通行全國，不再另納什麼捐稅。領事裁判權也給正式承認。——總之，又是一份極厲害的不平等條約。

天津條約還是草約，要等次年來換約。換約的地點在天津，又起了糾紛。聯軍想衝進大沽口，受到砲擊，很蒙損失。英法加派大軍，約定在舟山羣島會集，再聯合北上，攻打天津。聯軍這次是聰明了，利用奸民引路，在北塘登岸，拊大沽之背。大沽天津，次第失守。北京的朝廷慌了手脚，自然想到講和。英法聯軍便派了一個叫巴夏禮的領事，到北京去接洽。巴夏禮驕橫的很，在他赴京的途中，因為誤會，給中國官員捉住，用囚車把他送到北京去。英軍知道巴夏禮被捕，老羞成怒，直衝北京。一路上抵禦的中國軍，望風披靡。因為當時中國的精銳，正在長江流域對付太平天國，勤王之師簡直談不到，古老的北京城是危急了。

皇帝見事機緊迫，想到逃難。山深林密的熱河，那裏原是清朝皇帝打獵和避暑的地方，有着宮殿和設備，不妨暫時去躲一躲。不過英法聯軍逼近北京的時候，快要冬天，說避暑是不對的，於是皇帝說去打獵了，留下首都，毫無吝惜的讓聯軍占領。英軍占據北京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搶掠之後，把極美麗的建築物圓明園，放了一把火。原因是巴夏禮曾被囚辱，心懷怨恨，慫恿英軍統帥這樣做。這個藝術家心血結晶的圓明園，

成爲一片焦土。據英軍統帥說，這是給中國皇帝的一種警告。

中國皇帝派了一位親王來跟聯軍講和。還有俄國公使在旁邊拉攏，算是幫中國的忙。和議成功，自然叫中國多賠償一些錢物。聯軍凱旋退出北京。和事老也不是白做的。俄國也要了東北國境上廣大的土地，作爲調解酬勞。

門戶開放了，此後是引起割地的熱狂。誰都想在這古老帝國身上割取一兩片肥肉，好在她是麻木不仁的。「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這是必然的後果了。

第二十七章 太平天國的興亡

當歐美帝國主義開始蹂躪中國的時候，這個老大帝國的內部，也臨到了極大的危機。再也不能掩抑的矛盾，終於爆發了。——在本質上，又是一次農民暴動。

歷史上的一治一亂，總好像是循環着的。回憶十七世紀中葉，流寇覆亡明朝，滿清入關，君臨中國，直到十九世紀初，承平已有百餘年了。百餘年的休養生息，中國國勢已欣欣向榮，對外則勘定四夷為藩屬，武功也跟漢唐差不多。尤其是康熙乾隆兩位皇帝時代，真所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家家殷富，人人康樂，說不盡的太平景象。但潛伏的衰機，也在全盛中萌芽。商業資本過度的活躍，再加上政府無厭無盡的榨取，農民開始陷入泥淖。

農民們在困苦中，怎樣自救？照例有種種秘密會社。這些秘密會社，從漢末黃巾賊起，由來已久。它是農民互助的組織，藉迷信而團結。這些大大小小的秘密會社，潛存在廣大的農村每一角。它們擁有大批熱狂

而忿懣的信徒。它們往往是大暴動的基本隊伍。每一個朝代都曾嚴禁「邪教」。所謂邪教，就是秘密會社。然而這有什麼用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秘密會社，正像農村裏的草一樣。

這些秘密會社各有信仰，各有名目，如白蓮教、天理教、清水教、捻子等。在政府眼裏，他們是十惡不赦的邪教；在農民方面，却是團結互助的組織，藉以反抗猛於虎的官府；野心分子更利用它達到某種目的。這些邪教，說它「邪」是很對的，它實在够不上稱什麼宗教；不過是幾個領袖妖言聚衆，燒香拜神。但農民的知識是極原始的，愈是神道設教的東西，他們的信仰愈堅固，犧牲生命，在所不惜。

白蓮教的歷史最悠久。它託根於黃河流域廣大的平原上。元朝末年，那裏的白蓮教徒反抗蒙古人的壓迫，首舉叛旗，蔓延極廣，使統治者窮於應付，給蜂起的羣雄開導先路。明室既定中原，白蓮教還像潛流似的隱伏在農村裏。明朝末年，在潮湧的流寇羣中，白蓮教也曾露一下臉。接着，有些明室的舊臣遺老，隱身到秘密會社中，借着迷信的儀式和咒語，想灌輸反清復明的思想。他們播下的種子，在短期內果然不會萌芽，但他們是成功的。他們嘗試着，把農民對官府的反抗心，跟民族思想結合在一起。

「月盈則虧，日中則昃。」清朝的全盛時代，已剩了尾聲，黑暗的政治，逼得農民挺而走險。白蓮教徒豎起「官逼民反」的旗幟，反抗凶猛如虎的貪官污吏。這場白蓮教徒的叛亂是相當厲害的，蔓延徧中部五

六省，時間近十多年，還是靠慘酷的屠戮壓平的。接着，首都附近的天理教徒，又謀變亂。他們計劃得很週到，約定時期，趁皇帝赴熱河打獵，首都空虛，預備直取首都，號令全國。雖然這個計劃是失敗了，但天理教徒在河北奮力抗戰，也支持了好些時候，使皇帝感到禍生肘腋的煩惱呢。

到了太平天國，祕密會社的領袖，進而統治半個中國，組織政府，恢復舊日衣冠，塗抹着新來的西洋色彩。這是一件空前的事。

二

廣東花縣人洪秀全，出身於貧困的農家，然而他居然有機會識字讀書。他在農村裏，一邊授徒餬口，一邊自己研讀。這個青年，跟同時別的青年一樣，充滿及第做官的夢想。他赴省應試幾次，每次都是名落孫山，掃興而歸。屢經挫折，倔強的洪秀全，對於使他落第的政府和載着孔孟之道的經書，大生反感。讀書做官的路不通，他得另外找一條成名立業的路。

當時廣東一帶，已有外國傳教師的蹤跡，基督教的經典，也經翻譯刊印，略有流傳。曾經有人掇拾基督教教義，在廣州的鄉間，組織上帝會，信徒頗多。洪秀全落第而歸，他痛恨政府，孔孟之道，當前的制度，他要抓到什麼作武器。基督教的道理，正巧投合他。大概他得到不完全的聖經譯本，讀而又讀，佩服得五體投地。他

自稱受聖靈感動，受了耶和華和基督的分付，命他幹拯救同胞的事業。然而這個熱狂的教徒，當時大爲人們嘲笑。洪秀全爲逃避迫害，只好匿跡在荒僻的山村裏，一邊授徒，一邊宣傳上帝的道理。他很成功，不久就跟他的學生馮雲山組織了秘密會社，先稱三點會，後改上帝會，以基督教義爲信仰中心，組織嚴密而有條不紊。他說，上帝是天父，基督是天兄，他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山村裏的老百姓，全稱他洪先生。凡是跟從洪先生的，男的是兄弟，女的是姊妹，有飯大家吃，有苦同當，只要敬拜上帝，一意爲善。這樣一來，兩廣山村裏貧苦的農民，爭來依附；幾個圖謀不軌的野心領袖，也投拜於洪秀全的門下。

貧困爭食和民族革命聯在一起，一八五〇年夏，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裏，上帝會的幾個領袖，決意起義。這像在遙遠的西南，泛成一簇無色無聲的泡沫，誰也想不到不久會捲成狂潮怒浪。地方官並不會加以極大的注意。

洪秀全和他的跟從者，就在開頭，抱着驅走滿清統治者和建立新國家的決心。他們改易衣冠，不再雍頭辮髮，却蓄髮跟明朝一樣打扮。在鄉村裏，他們這樣喊：「敬拜上帝的都是弟兄。飢餓的弟兄們，大家出去打天下！」在檄文上，他們這樣的寫着：「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

三

上帝會信徒先攻陷廣西永安，在那裏開始用太平天國的名號，洪秀全自稱天王。但太平軍彷徨於廣西的山村裏，並不得意。於是他們衝出清軍的包圍，北上殺入湖南省，連陷數城，脅裹愈衆。圍長沙不克，渡洞庭，陷岳陽。太平軍飲馬於長江，便揚眉吐氣，預備問鼎中原。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一八五三年初春，太平軍連舟萬餘艘，滿載資糧軍火財帛，棄武昌順長江東下，軍隊翼兩岸，夾舟而行。衆號稱五十萬，水陸並進。長江要隘，門戶洞開，一個個大城，很快的落入太平軍手裏。洪秀全抱着得而復棄的戰術，他求進軍迅速起見，得了城，運走銀米，便即捨去。他們閃電似的迫近南京。終於，這個東南第一大城也陷落了。

也許這是太平軍戰略上的大錯誤：他們唾手而得南京，却不再跟武漢三鎮一樣，搜刮之後，又把它捨棄，再取新的。但洪秀全開始就想做一個革命志士和民族英雄。他極力效法光復河山的朱元璋。朱元璋是先把南京做首都，建立明朝，底定長江流域，再派兵北伐的。洪秀全要跟朱元璋一樣的做。他把南京當做國都，長途征戰跋涉關山的老弟兄，暫獲休息。他建立朝廷，頒布嶄新的制度；他要以上帝的教義，掃滅自來腐敗的風俗。在上帝的慈恩下，男女是平等的，蓄妾販奴是禁止的；天下男子，盡是兄弟，天下女子，盡是姊妹。他又制定新曆，立禮拜日講經說法，令軍民盡沐宗教之化。他頒布「天條」，禁止酗酒、賭博、淫亂，好似摩西的十誡。甚至於行伍裏也充滿宗教空氣，軍隊出發作戰前，高唱贊美詩，向上帝禱告，有幾分像十字軍光景。

南京的基礎已定，照朱元璋的路線，便該爭取全國。洪秀全也這樣做。他派遣兩支軍隊出發：第一支北伐，渡長江，下揚州，出沒於黃河腹部，預備走山西、河北而窺北京。第二支西上，攻安徽、江西，爭取長江上游。這兩支軍隊很順利，尤其是北伐的那一支，由山西、平陽陷河北、深州，離首都北京只六百里。西上的那支，連克上游各要城，蹂躪着錦繡的長江流域，使清軍首尾不能相顧。這時太平天國囊括華中，跟清朝對峙。北京的皇帝，憂心切齒；滿清勢力搖搖欲墜。也許元明間的遞嬗，會再重演一遍。

但歷史上的事情會類似，決不會照樣重演的。坐守南京，無意全盤的進取，北伐軍也因後援不繼而潰滅，這是太平天國第一點失敗。在南京，幾個起義的領袖爭權奪利，洪秀全得了寶座，不再信任異姓，內訌以起，勢力大弱，這是第二點失敗。一些熱狂的教徒，飢餓的農民出身的將士，行動未免殘暴，改革更嫌激烈，無視現實的環境，而操之過切，惹起各方面的反感，這是第三點失敗。十年間龍拏虎爭的戰鬥，太平軍初起的老弟兄，幾乎凋零淨盡。但是還有後起之秀的李秀成、陳玉成，盡心竭忠於天王，跟滿清爭取天下。

四

如果沒有兩支生力軍突起，清朝皇帝能否保持他在北京的寶座，實是疑問。這兩支生力軍給皇帝挽回狂瀾於既倒，但他們不是滿清自己的。滿清發祥的故土，蕭條不堪，只有一些中國的飢民，溜出關去墾荒；入

關的滿洲人，久耽安樂，已經走上昔日金國人的老路，完全同化於中國。他們實在無力掙扎。幸而有了這兩支生力軍。

第一支生力軍是代表中國的舊勢力。太平軍敬拜上帝，行動激烈，政制新奇。他們稱四書五經為妖書，稱佛道二教的神佛為妖魔，到處毀壞神像廟宇。士大夫們疾首痛心，目為一名教之奇變。孔孟當痛哭於九原。明末清初士大夫濃厚的民族思想，至此早暗淡得近於無，他們只求忠於當今皇帝，他們要維持向來的社會秩序，排斥太平軍。於是會國藩等首先崛起，訓練鄉勇，編成封建氣味極濃的義勇軍，給滿清皇帝效勞。朝廷上正苦於無良將精兵可恃，求之不得的嘉獎他們，資助他們，來對抗太平軍。太平軍臨到厄運，而滿清帝系因中國士大夫的盡忠，得以不墜。

第二支生力軍來自外國。當太平軍初起時，因為他們反對腐敗的清廷，而且幾乎是基督教徒，歐美各國無寧寄於極大的期望。但幾年之中，清廷已經伏伏貼貼的讓外國通商便利，帝國主義者發現蠶盡昏聩的清廷，是一個更好的傀儡。同時，太平軍盤踞長江流域，使外國——尤其是英國不能安安穩穩的做生意。外國政府想：太平軍統一中國既不可期，即使統一後，他們對外的態度復不可必，而眼前的商務顯受犧牲。這不是實利主義者打的算盤為利益計，得趕快剿滅太平軍才是。在外國政府的默許下，駐華的英法軍隊，

努力替清廷保全上海一角，遏止太平軍衝到海口。接着，一支有着精良火器的軍隊成立了，是一批流寓上海的歐美亡命之徒所組織的，由退職的英美軍官充當指揮，號稱常勝軍。他們受江蘇省長李鴻章的節制，有豐厚的上海關稅作雇傭之資。他們打得很勇敢，沿滬蘇一線，直逼太平天國的腹心。

受了這兩方面生力軍的夾攻，久戰疲敝的太平天國，到底支持不住。李鴻章和常勝軍，攻陷蘇州；左宗棠收復浙江；曾國藩的軍隊從上游直逼南京。南京受到從未有過的包圍。洪秀全禱求上帝救援，李秀成督率飢餓的部隊，作凶猛的掙扎。如果他們棄城出走，深入內地，也許還可謀東山再起，但年邁的洪秀全，無意於再作奔馳。他發見外面援軍的來到，跟上帝的救助是一樣的絕望，便服毒自殺，南京城也就陷落了。殘餘的太平軍，奪圍四散。清軍爲了紀念這個大城的收復，繼之以慘絕塵寰的焚掠和屠殺。南京成了一片焦土，一片空城，但太平天國到底是平定了。時在一八六四年。

五

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縱橫十五年，會就此煙消火滅嗎？無論如何是不會的。

一部分的太平軍，自南京陷落後，便併入捻子的隊伍。捻子幾乎跟太平天國是同時，起於淮河平原上。他們曾經受過太平天國的節制。此刻他們繼續與清軍抗戰，挾着飄忽的馬隊，馳驟於淮黃之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叫清廷感到極大的煩惱。而且也騷擾了好幾年，方才給殲滅。

另一支太平軍，彷徨於浙、皖、贛之間，一路爲清軍迎擊，潰散殆盡。但起事的老弟兄並沒有散，他們想走閩、廣，竄回廣西的老家。他們沿着東南沿海進行，很是順利，清軍的包圍網幾乎給突破。可是孤掌難鳴，最後還是存閩、廣之間次第給清軍殲滅。

殘餘的太平軍，看見大局如此，再舉已經絕望。他們便回到農村裏或都市裏，放下武器，隱身於下層的勞動者中間。他們原是由秘密會社崛起的，此刻又鑿羽回歸秘密會社。靠了海運已開，有些人還跟着華僑，遠走南洋和美洲，仍在僑民間活動，組織互助的幫會。播下的種子更多更遠了。他們喚起了清末的革命。
清朝的滅亡，離開太平軍的滅亡，也不到半個世紀。

第二十八章 外交家李鴻章和守舊派西太后

李鴻章是近百年中國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安徽合肥人，年青時就在曾國藩手下當幕僚，幫助他辦理軍務文書。他雖然出於曾國藩的門下，但成就比曾氏大。他受曾氏提拔，做了江蘇省長，統率常勝軍。他跟外國人多接觸，比較算是知洋務的，通曉世界大勢的。因此他成爲一位卓越的官僚，他的睿智、學識、經驗，超出同儕。

剿滅太平軍和其他平亂的功勛，李鴻章也許比曾國藩左宗棠爲遜色。但李鴻章的事業在外交。尤其是曾左老死後，中興名臣，只有他巍然獨存，主持全局。李鴻章的外交政策，不脫中國傳統的「以夷制夷」辦法，他是失敗的；可是當時如果換了朝廷上別位大官來辦外交，也許要鬧得更糟。

李鴻章有一個錯誤，便是自始即輕視日本。日本明治維新後，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李鴻章不知道。繼歐美各國後，日本派遣使節來華，籌訂商約。清廷派李鴻章接洽。商約是訂了，李鴻章對於日本使臣的態度，

總是那麼驕倨的。直到日本占據琉球，擬征台灣，兩國間幾乎惹起風波，從皇帝以下各官僚，還不會認識日本。接着幾年裏，李鴻章辦過幾次外交事件，他對於歐美——特別是歐洲各國形勢，漸次有了深切的理解。安南事件發生，李鴻章正在直隸總督任上。清廷前者是太昏瞶，讓法國在安南樹了深厚的勢力，自己忝爲宗主國，却一無所知。此刻法國看見併吞安南，已經水到渠成，清廷却要保護自己的藩屬。中國方面的理由，自然是正大光明的，法國侵略的氣餒，並不因之少挫。一八八四年春，中法戰端遂開。朝廷上自皇帝以下，都道法國欺我太甚，極力主戰。李鴻章忖度國力，很是持重，不肯放棄每一個和平的機會。直到諒山勝利，法國海軍提督戰死，巴黎的閣潮起伏，李鴻章還不想握住這有利的機會，而堅持議和，終於他跟法國訂了條約，承認既成事實，放棄安南。

旋朝鮮事件發生，李鴻章又是首當其衝。前者日本爲了朝鮮的騷亂，曾派使臣到天津，跟李鴻章訂下條約。此刻亂事復作，幕後有人，李鴻章很明白。他才懂得日本發展的路線。朝廷上不肯輕棄祖宗寸土，都洵洵主戰。李鴻章却知道中國心有餘而力不足。這幾年間他做了好些事；北洋海軍是他一手創辦的，他也不敢自信。於是他獨排衆論，做一個孤獨的和平派。他忤了皇帝，給貶職申斥。一八九五年，戰局已成一面倒的形勢，清廷不得不再起用位高望重的李鴻章，赴日乞和，在馬關春帆樓，訂定馬關條約，這在李鴻章是耿耿

於心的。因為他在馬關，還受了狙擊者的彈傷。

爲國家找友邦，爲自己謀報復，李鴻章看着歐洲列強。

二

正巧帝俄對於東亞發生濃厚的興趣，她已經伸足於近水樓台的中國東北三省。她還向李鴻章表示好感。

有人把李鴻章比作中國的俾斯麥。李鴻章是否夠得上跟這位鐵血宰相比肩，是很難說的。不過在堅持「親俄政策」這一點上，這東西兩宰相，倒是一致。俾斯麥自從他做駐俄大使起，一直是親俄的，最後爲了德皇威廉二世反對親俄，跟他衝突得很厲害，這位老臣不惜放棄那掌握了二三十年的大權而退隱。李鴻章洞澈歐洲大勢，明白這頭龐大的「北極之熊」的力量，他很願意拉攏帝俄爲友邦，引帝俄來抵抗日本的發展。尤其是中日戰爭後，俄國好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樣子，聯合法德兩國，壓迫日本把遼東半島退還中國。爲中國保全土地，朝野都十分感奮，李鴻章更深受刺激。

一八九六年，俄國的沙皇舉行加冕禮，循例各國得派遣貴族達官，前往致賀。清廷的使臣，自然非李鴻章莫屬。李鴻章很高興的走這一趟；一來他從未到過歐美，二來他胸中另有心思。他到了俄國，在俄都聖彼

得堡慶賀加冕後，便跟俄國的財政部長微德到莫斯科。這位微得的手腕真高妙，他勝過當時的外交部長，李鴻章給他籠絡住了。於是中俄訂定了一份密約，中國允許帝俄在東三省厚植勢力，藉以壓抑以朝鮮爲橋梁而跨上大陸來的日本。

李鴻章的活動，在歐美列強間留下很好的聲望，譽爲中國第一等外交家。在本國，朝廷上的貴族達官，因爲李鴻章蒙了訂結中法、中日兩和約之咎，詈之爲賣國賊者，也大不乏人。李鴻章只付之一笑。他沒有罪咎，當時中國的地位和情形，換了別位去訂那些和約，也許屈辱還要厲害。但是「戰略的錯誤」，李氏可難逃責任。自中俄密約訂結後，列強羣思染指，德國占據青島，俄國占據旅順、大連，英國占據威海衛、九龍，法國占據廣州灣。對於這些地方，名爲租借，實同割讓。他們以這些要港爲根據，進而攫奪築路開礦的權利，劃定自己的勢力範圍。甚至於義大利和葡萄牙，也當仁不讓，想跟中國租一兩軍港，幸得政府嚴拒。然而列強操刀宰割，瓜分之禍，迫於眉睫。美國乃提出「門戶開放，領土保全」的口號，調停其間，使這個東亞的古老帝國，不至淪爲黑暗大陸非洲之續。

當這外患日亟的時候，年輕的光緒帝親政，老練而保守的李鴻章是失勢了。

未曾說光緒帝之前，先該一述西太后那拉氏（慈禧太后）。她跟李鴻章一樣，是近百年中國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者比她爲英國維多利亞女皇，那是儼不以倫的。

這裏不是宮闈祕史，無暇詳述那些荒淫香豔的故事。西太后個人的生活，並不必怎樣注意。但她是一個聰明而工心計的婦人！她知書達禮，洞明世故，長於應付；她是母儀天下的太后，手掌政權數十年，因此她的一舉一動，影響整個中國的命運。

那拉氏是咸豐帝的妃子。咸豐帝的皇后姓鈕祜祿氏，俗稱東太后。皇后是一個和善而懦弱的婦人，她抓不到政權，她也不會使。皇帝親裁萬幾，不勝勞碌，他要一個親信幫忙，他身邊的貴妃那拉氏，美麗、聰明而善解人意，正合其選。於是那拉氏佐皇帝辦理事務，得到政治經驗漸漸走着跟唐朝武后相似的路。

英法聯軍之役，咸豐帝北狩熱河，染疾病故於行宮。皇帝病重時，立那拉氏所生的子爲繼任者；但他已看到自己妃子的野心，深恐母以子貴，她更要擅權，因此把政權託給肅順等三位宗室貴族，叫他們輔佐六歲的幼主。幼主立，是爲同治帝，尊鈕祜祿氏爲東太后，生母那拉氏爲西太后。貴族大臣，奉幼主和太后返京。西太后在未回京前，早已跟北京歛望的大臣定下密謀，預備攬奪肅順等掌握的政權。才到北京，政變突發，肅順等三人以「莫須有」罪被捕殺，其黨全遭革職斥逐。善於逢迎的大臣，便請兩太后垂簾聽政，代六齡

的幼帝主持國務。西太后正求之不得。東太后是懦弱無能的，大權全在她的手中了。

同治帝是一個掛名的皇帝。他的年壽只十九歲，當他給婚後娶親政，就娶疾不起。他在位的十三年裏，國事全由他母親西太后主持的。同治帝死，無嗣，由西太后決定，選一位宗室子弟爲繼任者。這位宗室，原來是西太后的內姪，同治帝的表弟，才是一個四歲的孩子。西太后喜歡幼主，一來是她可以擅權，二來內姪的系統對她較親。這個四歲的孩子當作咸豐帝和西太后的繼兒，入承大統，卽光緒帝。東西兩太后繼續垂簾聽政，實權仍在西太后手裏。她已經廣樹黨羽，上自東太后，以至朝廷百官封疆大吏，對她都無可如何了，但東太后在着，她格於名義，雖然專擅，還不敢怎樣放蕩。東太后死，她便一無顧忌了。

光緒帝也是在十九歲大婚的。照例皇帝大婚後，已經是成年，太后應該撤簾歸政於皇帝。西太后很樂意的這樣做。一來皇帝名義上是繼子，實際上是嫡親內姪，她很放心。二來她心腹廣布，勢力已成，在朝廷上垂簾聽政，還不如在深宮裏操縱大權，來得實惠。所以皇帝雖已親政，西太后仍把持着用人行政的大權，一邊她在宮裏，享受着豪富尊榮的生活。

四

光緒帝是一位文雅、聰明、慈和的青年。他一向懼於太后的嚴威下，沒有表白自己才能的機會。至少他

可以做一個無功無過的中庸之主。偏巧他處於這個不平凡的時代，便做了新舊衝突的犧牲品，最後還飲恨而死。這真是他的大不幸。

光緒帝受了很好的教育，他懂得外國文字，也明白世界大勢。他整天爲中國積弱而憂慮。當這時候，列強的侵略步步逼緊，更叫他憤慨。他羨慕日本的明治天皇，因變法維新一躍而爲強國；他也想走這樣的路，但不曾計算到路上的阻礙。當時朝野有志之士，看到外患日深，也知道非變法維新，不足以挽救這個垂亡的古老帝國。他們極力研究外國富強之道，於是發爲議論鼓吹，要中國也這樣做。這些開明的士大夫，可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代表。其實他們也不過是不徹底的改良主義者，但他們的高調，已够叫皇帝動心，叫守舊派側目而視。

皇帝鼓起勇氣，試行初步的改革。守舊派沒有什麼明顯的反響。皇帝便大膽的進用了維新派領袖康有爲及其同黨。從前康有爲梁啓超的維新主張，只能發爲議論，此刻却有了實施的機會。皇帝傾聽他們變法維新的計劃，而且想一躍而躋富強。要使這古老帝國在短期內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也許只有奇蹟才能做到。皇帝和那批開明的官僚，不計自己的實力，正想造成這個奇蹟。在一八九八年（戊戌）的夏天，自四月至八月，百餘日之間，皇帝頒下變法維新的詔書，不下百數十通，如廢八股、開學堂、汰冗兵、練洋操、設農

工商局等，雷厲風行，中外震動。

守舊的親貴大臣不耐了，以變更祖宗大法告訴於西太后，並攻擊皇帝爲忤逆。西太后在豪華的圓明園裏靜養，聽了這些報告，付之一笑。她胸有成竹，她知道皇帝和維新派沒有實力，他們的舉動實同兒戲；他們跟她爭權，她就給顏色瞧。因爲她戀戀於大權，久不憚於奮起作爲的皇帝，她就有意無意的作了守舊派領袖。對於親貴大臣排擠維新派，阻撓皇帝，她不惜加以鼓勵。

守舊派和維新派的鬥爭，很快的達到白熱化；前者人數既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地盤，實力雄厚，後者不過是幾個書生。守舊派在計劃陰謀，把維新派一網打盡，連皇帝也在內。皇帝微有所聞，傷心地對康有爲等說：「我看到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荒謬的大臣，而進用通達之士，決不能變法。可是皇太后不以爲然。我幾次苦諫解釋，太后更怒，今帝位也岌岌不可保全。望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皇帝在倉皇裏找尋援手，看中了一個帶兵的將領袁世凱。袁世凱曾經駐紮朝鮮，明瞭國際大勢，又在訓練新軍，皇帝以爲他是贊成變法維新的。於是皇帝召見袁世凱，加以不次擢拔，並吐露腹心，想緊緊的抓住這一支實力。

誰知袁世凱是那樣的不可靠！他明知皇帝不敵太后，他不肯做改變的犧牲品。更進一步，他把皇帝的

優遇出賣，來換取太后的青睞。他走訪太后的親信，洩漏了皇帝的祕密。於是政變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守舊派在暗中調兵遣將，布置完畢，立刻奉西太后從頤和園回宮，宣稱皇帝有病，不能視事，仍復由太后垂簾訓政。康有為梁啓超早受皇帝催促先一日出京，乘外國輪船走海外。皇帝自恐不免，也想出走，却已不及，給太后扣留，幽囚在離宮中的湖心亭上。太后因為捉不到康梁，便捕殺他們的同黨六人，藉以洩憤。其餘朝廷上的維新官僚，被捕逐謫革的，不可勝數。詔復一切舊制，把新政完全推翻。於是維新運動，僅如曇花一現，只造成一場悲痛的政變。

西太后恨極了皇帝。皇帝的地位，是她一手造成的，他居然會對她叛逆。她要懲罰他，還要廢掉他的皇位。但各國使節和幾個明白大體的督撫，都表示反對。太后說皇帝有病，海外華僑和上海新黨，都電請聖安，以表示擁戴。太后要想拘捕在外國的康梁，而外國政府以其為國事犯，偏加保護。太后憤無可洩，只有磨折幽囚中的皇帝作報復。

五

西太后再度垂簾訓政，守舊派大得勢。中外人民正在為這次變法維新失敗而惋惜，西太后和她的黨羽却是異常憤恨。他們恨皇帝，恨維新派，恨保護康梁的外國人——不錯，康梁所謂變法，不就是遵照外國

的方法嗎？要根絕禍患，只有趕走外國人；天朝獨尊，才可太平無事。

正巧北方有一種秘密會社，叫作義和拳的，在山東興起。據說加入了義和拳，學會幾種拳術和符咒，可以刀鎗不入。這又是一個下層農民自救互助的團體。但他們的對象，不單是凶暴的官府，而且是西洋傳教士和基督教徒，因為當時教徒恃外國政府為後援，非常專橫，他們挾制官府，魚肉平民，老百姓積怨於心。同時人民也逐漸感到帝國主義的壓迫，排外的心思更濃厚。於是義和拳便以仇教為手段，掛起「扶清滅洋」的旗幟，在黃河流域激起大規模的排外運動。

朝廷上的守舊派，看到農村間的義和團（義和拳改名），排外的目標大家相同，自然很高興。——雖然貴族大臣是想滅絕變法維新運動而排外，義和團是中國老百姓對於帝國主義者初次的大反抗。——那些貴族大臣忘記了對於邪教的禁令，嘉獎義和團，請他們來到北京，還告訴西太后，說「天降義和團以滅洋人。」西太后求之不得，馬上召見義和團的領袖，賞賜有加，稱他們為義民。於是守舊派竟不惜降尊紆貴，與荒謬的義和團合流。

大家開始大規模的仇教排外。殺教徒，焚教堂以下，鐵路、電線、洋裝書，都是他們所要破壞的東西。整個北京，鬧得烏煙瘴氣。在北京的外國公使，看到自己地位危險，便勸告中國朝廷。皇帝沒權，大臣們懼於太后，

置之不理。後來義和團受了貴族大臣的慫恿，竟聯合政府軍，圍攻外國使館，看見外國人出來便殺。日本使館的一個書記，德國的公使，都死於亂中。但各國使館的防禦，堅如砲壘，圍攻月餘，竟不得下。這時在排外者的心中，以為攻下使館，外國也便完了。

朝廷索性下詔跟各國宣戰，一而下令各省積極排外。有幾省是遵命的。最有成績的是山西省。山西省長毓賢，奏報誘殺洋人悉盡，太后優詔褒獎。但東南各省竟不奉偽詔。因為那裏風氣較通，長官又是比較明白大勢的。李鴻章又出現了。他正在做兩廣總督，他和兩江總督劉坤一，胡廣總督張之洞，三人會商，派員跟上海的各國領事訂約，各不相犯，互相保衛，拒絕中央排外的命令。閩浙總督許應騫，山東省長袁世凱，也取一致態度。當北方糜爛的時候，南方却安然無事。

外國公使受困，派人到大沽口去催救兵來解圍。那時大沽口外，已經開到英、法、德、俄、美、日、義、奧八國的軍艦，由一個英國少將指揮，攻陷大沽口。不久，援兵到來，八國軍隊合組聯軍，計三萬人，推德將瓦德西做總司令，進攻天津。清廷却很糊塗，一邊詔各省招集義和團助戰，一邊跟着拳匪妖言惑衆。有的說：「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海口，洋船當盡沒。」有的說：「五台僧普濟帶神兵十萬，前來助戰。」有的說：「已得關壯繆書，言夷當自滅。」說這些荒誕無稽的話的，不單是義和團，還有朝廷上的長官！

排外派正在口中念念有詞，望空迎敵，八國聯軍已攻下天津，到處擊敗政府軍和拳匪，進逼北京，朝廷上什麼消息都不知道。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日黎明，聯軍衝入北京。西太后聽得警報，慌做一團，也顧不得財寶和宮殿，倉皇地帶了幽囚中的皇帝，走出宮城。他們衣服也來不及換，東西也來不及吃，坐着幾部破車子，狼狽不堪地出了北京城，向西北逃走。可憐這一對皇家母子，在炎暑下奔走，無暇顧及飢渴。傍晚，路上的村民獻麥飯至，以手掬食；夜深天寒，求臥具不得，村婦以布被進，濯猶未乾。好不容易奔到太原再西幸長安。

八國聯軍入京，拳匪和守舊派大臣，均已不知去向，只見蕭條的市街上，家家門口插着白旗，大書「順民」兩字。聯軍一邊分兵追擊，一邊在首都大施劫掠。其中燒殺淫掠最厲害的，要推德國，他們給被害的公使報復。首都精華，掃地以盡。總司令瓦德西住在皇太后的宮裏，居然帶着中國君主的派頭。

六

清廷早已想到乞和的老法子。皇帝幾次三番的，要親自跟聯軍商討善後，却給太后阻止。太后在背後恨恨地說：「我想不到爲孺子所笑！」她自知錯誤，還不願皇帝抬頭。聯軍宣言，一定得老外交家李鴻章來京，才可磋商和議。清廷一邊下罪己詔以慰民心，一邊調兩廣總督李鴻章北上。

李鴻章一來感到自己年事已高，二來明白事情棘手，雖然離開廣東，還逗留在上海，遲遲其行。西安的

朝廷屢次催促，俄國又派兵保護，李鴻章才到了北京。這一次各國的要求，當然是很苛刻的。本來他們可以趁此機會，瓜分中國。然列強間頗有衝突，英國和德國乃先約好，他們不想借着賠償的名義，擴充自己的殖民地；另外的國家也只好都表示贊同。李鴻章才能安穩地跟瓦德西他們談判。那時各國都有要求，旋歸併爲十三條討論。李鴻章雖然很有外交經驗，這次却弄昏了頭腦。對於賠款駐兵那種條件，偏偏不大留心；對於聯軍要求懲辦禍首，那個該殺頭，那個該充軍，那個該革職，爲了面子問題，却爭得很厲害。西安的朝廷接連的授意駁辨，有些大臣也來電參加意見。李鴻章只付之一笑，他知道聯軍不提出皇太后爲禍首，要求中國交出審判，已算顧全中國體面了。經過幾個月麻煩的磋商，弄得這位老外交家心力交瘁，害起病來。他在病榻上還口授計劃，有條不紊，直到危篤不起。和約甫成，他竟積勞而死。他以外交著名，總算以外交終其身了。

訂定的名辛丑和約，自然規定了懲辦禍首、道歉謝罪、防止再度發生同類事情等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筆鉅大的賠款（庚子賠款）。所賠償的，是在這次排外運動裏，各國在宗教上、商業上、軍事上所受的損失。數額是銀四萬五千萬兩，按年加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攤還，本息皆用金貨付給；或按還時市價，易金付給。因此，實際上加入利息和匯兌損失，十萬萬兩也不止。列強並指定關稅和鹽稅所入，爲賠款的擔保品。

這筆賠款是够叫中國痛苦了。

一場轟轟烈烈的排外運動，如此結束。——只有俄軍還占據東三省，爲日俄戰爭伏線。——聯軍慢慢的退出北京，西安的清廷想到還都。在西安，大家都住得怨聲載道。皇太后和皇帝每天的餐費，要二百兩銀子。皇太后還說：「現在錢省極了，真沒有什麼東西好吃；從前在北京的時候，每天花費的錢，真不知道要多少倍呢。」第二年秋天，北京早已太平無事，皇帝還都的道路也修築好了。於是一大批儀仗，吹吹打打，簇擁着皇太后皇帝回北京去。一路上嘻嘻哈哈的情形，跟昔日離京的狼狽，是絕妙對照。他們由西安啓鑾，經開封渡黃河到正定，乘火車入京。沿途供張行李之費，達一千數百萬。

皇太后回到她的宮殿裏，檢點之下，祕密的藏金，經過聯軍搶劫後，居然無恙。她大喜欲狂，大修頤和園，窮極奢靡，歌舞無休日。皇帝久爲皇太后所恨，此刻太后雖然讓朝廷上略略頒布一點新政，藉以掩人耳目，但對皇帝並不肯原諒。他雖幸免再度幽囚，其實還是一個可憐的傀儡。皇帝對於新的憧憬無時或已，然而他不幸是母后鉗制下的天子！經過戊戌政變和庚子拳禍兩場暴風雨後，皇帝只好棲止在深巢裏，再也沒有什麼勇氣，他想借庸暗保全自己的生命。

此刻皇太后只要坐掌大權，安享老福；新舊之見，早不得不放鬆了。朝廷頒行新政，居然走上變法維新

的路——就是從前皇帝決心想走的路。但此刻已沒有皇帝做主的分兒了。而且革命黨已在抬頭，粉飾的維新立憲，更非人民所能滿意了。對於威信全失的清廷，人民還有什麼留戀呢？皇帝自己，不做什麼也不說什麼，只是等待着。皇帝還是三十多歲的壯年，有爲之日方長；皇太后却春秋已高，日薄崦嵫了。誰知這位生不逢辰的皇帝，還是以悲劇結束。——一九〇八年初冬，皇太后病重，皇帝也突罹疾。因爲妃嬪僕御都在皇太后那邊，皇帝在寂寞中死去，沒有人看見他的彌留狀態。第二天，皇太后也死了。好像這位剛強的婦人，一定要看到她的叛逆毀滅，才肯瞑目的。

第二十九章 孫中山創建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

一

迎接着二十世紀的中國，當前的課題有三個：（一）雖然經過了二百五十年的陶冶，滿洲人早跟中國人同化；然而中國人想到從前的事情，則君臨中國的滿清，究竟是異族。（二）老大帝國和專制君主，再不能夠叫開明的士大夫和新興階級滿意，適應着時代的潮流，他們需要自己的政府。（三）帝國主義者蹂躪及於東亞，強制把中國市場開放於工業資本主義；接着，外國資本更融合了中國的商業資本，支配着中國。於是中國社會，顯出兩重的悲慘景况。

對外着着失敗，清廷威信全失，革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革命黨的領袖是孫中山先生。他創立三民主義，應付當前的三個課題：以民族主義來推翻滿清帝系；以民權主義來消滅君主專制政體；以民生主義來解決社會問題。中山先生真是先知先覺，在舉世夢夢的時候，他看清楚了中國的病態，而高瞻遠矚的提出了「三民主義」。

中山先生很早就從事革命運動，想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他認識清廷的無誠意，清廷的所謂變法維新，不過是想欺騙人民，苟延帝祚。他遍遊歐美，考察各國政治經濟，創立三民主義為革命目標，這在當時沒有一個中國人想得那麼完備的。開明的士大夫只要求維新立憲，熱狂的愛國者只要求「驅逐韃虜」，中山先生在兩者後又加上民生主義——解決資本社會病態的方案。開頭，國內朝野目這位先知先覺為叛逆。但幾年裏，中山先生取得海外華僑熱烈的擁護。華僑全希望他們的祖國，能成為歐美列強一樣的國家，所以極力幫助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還聯絡各個秘密會社，作為起義的隊伍；一面還發行報紙，鼓吹革命。自然，革命不能一蹴而成的。中山先生碰到好多次挫折。每一次挫折，增加了他的決心，也增加他的信仰者。最後，國內開明的士大夫和新興的工商業者都知道，中國要在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下存在，是非推翻清室建立民國不可了。

革命勢力很快的滋長。在滿清方面，自光緒帝和西太后死後，更失重心。繼承大位的又是一個三歲的孩子，由他的生身父親攝政。朝廷上步步地走向維新立憲的路上，以冀造成一個近代國家，但明白的人全懷疑朝廷的誠意。在最後數年裏，內外的政制規模，煥然一新，充滿着君主立憲的色彩——可是已經晚了，為什麼不早十年這樣做，使光緒帝飲恨於地下？此刻却促成了革命爆發。

革命成功是必然的，但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首義，却是極偶然的事。革命黨的重心在廣東，孫中山先生在美洲，只有一支新近練成的軍隊，爲了保全自己而發難，旋即占領武漢三鎮，組織革命的軍政府，自稱民軍，以一隅跟清廷對抗。

清廷原只剩統治的形式；各省紛紛宣告獨立，由開明的士大夫組織軍政府，響應民軍，脫離清廷獨立的不單是南方各省，北方的也有，甚至於滿清發祥地的遼寧，也宣布和清廷脫離關係。清廷慌了。他們知道各省的響應是沒有多大問題的；武漢三鎮是起義的所在，又是當時革命黨集議的中心，得首先擊滅。誰擔當這個和民軍對抗的重任呢？滿族的親貴大臣，懦弱無能，在太平天國時代，已無將兵可使了。此刻北方的實力派是袁世凱，因爲清廷的新軍，是袁世凱一手練成的。但袁世凱失權已三年了。原來袁世凱炙手可熱，很遭到親貴大臣的嫉妒，尤其是光緒帝的兄弟醇親王。光緒帝無嗣，醇親王的幼子入承大統，醇親王爲攝政王。他要給去世的皇帝洩被賣之憤，迫袁世凱辭職。袁世凱只得返洹水上的家鄉養病，深自韜晦。迨民軍聲勢浩大，清廷不得不起用袁氏，請他做內閣總理。他東山再起，並不單爲日薄崦嵫的清廷效勞；這位野心家已有成竹在胸了。

在民軍方面，中山先生業已趕回祖國，親自指導這偉大的革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已在南京成立，中山先生被舉爲民國元首。要求滿清皇帝歸政於民，這是全國一致的呼聲。其實，辛亥革命並沒有經過怎樣恐怖的流血的，開頭有幾場比較激烈的戰爭，不久袁世凱就頓兵不進，派代表跟民軍議和。雙方代表會議於上海，清廷的代表原銜着袁世凱的祕密使命。表面上雙方在討論國體問題，君主還是共和，實際上袁氏也未必一定要拖住垂亡的清廷；不過袁氏自以爲位高權重，趁此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要做新國家的元首。軍閥篡位，歷史上有着不少前例，清廷又是孤兒寡婦，正可取而代之。所以和議的關鍵在袁世凱一人。此刻袁氏突然聽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舉孫中山先生爲大總統，袁氏很憤怒，他顯然是落空了，便撤回代表，和議幾乎決裂。

但袁世凱還有辦法，精銳的重兵是他寶貴的資產。他先排擠掉滿清親貴，再密示手下的將領，叫他們電告清廷，請速定共和政體，否則入京兵諫。話是那樣的嚴厲，親貴大臣，倉皇失措，同時各省都來電要求皇帝退位。清廷知道大局已難挽回，便由太后下詔，大意說：「國體問題一日不決，民生一日不安，特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卽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

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予（太后自稱）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邦治之告成，豈不懿歟！」這份退位詔書，有着重要的意義；它表明滿清交出統治權，中華民國得以成立；聯合漢、滿、蒙、回、藏及其他各族爲中華民國，一致和外族抗衡。——從四千年古老帝國中，誕生了一個新國家，一個新民族。

中華民國成立了，滿清皇帝退位了，這時候只有一個事實問題，就是袁世凱非做大總統不可。清帝退位，是袁世凱促成的，清廷把收拾殘局的責任，交給了袁世凱。如果袁氏不做總統，因爲他擁着重兵大權，則戰事仍將延長，南北無法統一。中山先生看到這一點，爲國家統一計，在清帝退位次日，即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並推袁世凱自代。於是袁世凱當選爲臨時大總統。照理，袁氏該南來就職的，但他不願意離開巢穴；他說，北方大局非他坐鎮不可。他終於在北京做新國家的元首。

三

中山先生明知讓位於袁是大錯誤，但他爲了統一，免致南北紛爭，不得不如此。他希望袁世凱能夠遵照誓言，爲民國謀福利。中山先生一邊指導國會訂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把總統制改成內閣制，免得總統大權獨擅，一邊把從前從事革命運動的團體，改組爲國民黨，來監督袁政府，並貫徹中山先生的建國主張。

然而袁世凱根本不知道什麼民國，他只是想趁亂世代滿清而君臨中國。大總統的名義他並不壓足，國會、政黨、各省的都督，更給他牽掣。——自滿清瓦解，各省宣布獨立，出現了擁兵的都督，政治又從中央集權趨向地方分權。這些都督們，有些是中山先生的信徒，可叫袁世凱縋眉了。但袁世凱擁有兵精械足的北洋系軍隊，對付他們也綽有餘裕。他悍然不顧衆論的，解散國民黨，停止國會議員職務，以武力令各省就範。——在表面上，他的武力統一政策是勝利了。於是袁世凱在做了民國元首三年後，就決定背叛民國，命部下推戴自己爲中華帝國皇帝。然而他沒有成功，人民的不同意，國民黨的反對，尤其是西南各省崛起討袁，使這一世梟雄，不得不鎩羽而退，在憤懣羞慚中病死。這次最後的背叛，真的使他身敗名裂了。

袁氏雖死，他還留下北洋系的軍閥，割據自大，把北方政局鬧得烏煙瘴氣。北京政府的所謂總統、國會、內閣，其實是徒具形式，仰軍閥的鼻息罷了。然而中山先生建立民國之志，百折不撓，他繼續從事國民革命，以求三民主義的實現。他回到革命的策源地廣州，在那裏組織政府，規劃一切。北京政府和廣州政府，成爲南北對峙。中山先生幾次以大元帥或大總統的名義，擔任廣州政府的領袖。

一九二四年，北方時局稍現明朗化，幾個開明的軍閥和官僚，請中山先生到北京去，商討國是。中山先生便不辭辛苦的由廣州出發，繞道日本北上。不幸北方的情形，並不能夠叫他滿意。他年事已高，舟車勞頓，

再加上在京應酬的煩劇，便生起病來；於次年春病故於北京寓次，留下一張遺囑，勉勵同志和國民繼續努力。

四

國父孫中山先生不死，永遠與中華民國同在。他留下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這些寶貴的著作，爲建國的南針。他奠定了中國國民黨的基礎，讓中國國民黨繼續他的遺志，從事他所未曾完成的國民革命。他啓發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機會。

別說內憂外患吧，軍閥割據，統一國家僅存名義，中國國民黨當前的第一件事，便是解決這個問題。一九二五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那是全由中國國民黨主持的，次年，國民政府任命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於統一兩廣後，誓師北伐。先打敗盤踞中部的軍閥吳佩孚，再擊走長江下游的軍閥孫傳芳；最後分途北上，和由東三省而伸足於河北的軍閥張作霖決戰。張氏不敵，由北京退歸東三省，死於途中。國民革命軍遂入北京，北伐成功，統一有望，告慰於香山碧雲寺國父的靈前，時在一九二八年。

一千年的古都北京，是給放棄了，爲了適應經濟和對外重心在上海的關係，首都決定在南京。而且政制方面，上承四千年系統，外應世界潮流，也有了新的規定。在地方，是省和縣兩級制，絕無前者疊牀架屋的

形式。在中央，因為是以黨（中國國民黨）治國的過渡時期，所以並未實行純然民主式的憲政。國民政府設主席一人，是國家的元首；其下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行政院長負責實際的行政，下設內政、外交、軍政、財政、教育、實業、交通諸部。跟別的民主國家比較，則國民政府主席如大總統，而行政院長如內閣總理。

一九二八年，即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統一全國；辛亥革命至此方告段落，而中國乃開始踏入新時期。

第三十章 大轉變和新環境的素描

一

這裏要敘述的，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的大轉變。自鴉片戰爭至如今，已有百年，此百年中，中華民族所遇環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是無可比擬的。也許跟二千年前有着劇烈變動的春秋戰國時代，近乎類似。但近今百年中，中國已經和整個世界，緊緊連在一起。東亞的古老帝國，已是國際間重要的一分子。中華民族所負的新使命，是怎樣的重大呵！

這百年裏中國的情形，是够悲慘的，懷古悼亡者或將感歎每况愈下，其實也不過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縱觀上下古今，沒有一個國家的建立，沒有一個民族的復興，不經過痛苦的掙扎的。所以在這百年裏，中國蒙受着雙重痛苦，是不可免的。那是，內有殘餘封建勢力的作祟，外來帝國主義的蹂躪；尤其是後者，幾使中華民國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商業資本雖呈活躍，但中國還是一個以農爲本位的國家。中國的命脈在鄉

村裏在農民間。鴉片戰爭轟開了中國的大門，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入東亞大陸，淪中國爲半殖民地，把中國市場開放給歐美工業資本主義，外力促成了中國的工業革命。舊式的手工業逐漸凌替，舶來的機製品，以價廉物美的特色，泛濫到每一角。中國好像只成爲供給原料和推銷機製品的市場。接着，在幾個作爲通商口岸的大都市裏，也出現了擁有新式機械的大工廠，製造出來的東西，和舶來品並肩逐走舊式手工業的產物。這些工廠的資本是那樣的，大工人是那樣的，多，跟昔時簡陋的作坊不可同日而語。紗廠、織布廠、繅絲廠、麵粉廠、火柴廠、印刷廠，甚至於重工業鋼鐵廠、造船廠等都出現了。如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馬上成爲新式的工商業的都市。工業革命的壯觀，出現於這古老帝國。可惜的是這些工廠，大抵是外國資本開設的。

中國的民族資本，也趁此抬起頭來，設立新式工廠，跟外國資本競爭。但民族資本是那麽微弱得可憐，外國勢力已經先入爲主，更限於政治的和技術的原因，能够在市場上分得一杯羹，已經算是幸事了。雖然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外來的壓迫較鬆，好像有了轉機。但戰後的列強，捲土重來。結果，中國的所謂民族資本，還免不了依仗外國的金融資本，來支配中國的工商業，澈頭澈尾的成爲附庸。

因爲外國勢力的存在，中國工商業，始終不能走上發展的正途。中國難於走上歐美列強和日本的路。中國的第三階級也漸次抬頭，參與政治，代替了沒落的士大夫的地位，但他們大抵以外國資本作撐腰的

他們能够利用這些堅固的撐腰，造成自己的地位，把中國推演到西方的民主國家嗎？這個還不能知道，但他們的確在作這樣的努力。

工廠的勞動者、小商人，他們的生活困苦，是工業革命初期必然的現象，不過有帝國主義者和殘餘封建勢力雙重的榨取，比較是更甚罷了。

二

在黑暗的農村裏，又是一片悲慘景象。

幾千年來，中國以農立國，中華民族的命脈在農村。——其實可以說政府的命脈在農村。因為國庫的收入，差不多全靠田賦。雖然到了近百年裏，關稅、鹽稅、厘金、統稅等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田賦還不失重要的地位。農民一向忍受着無壓的榨取。

不但此也，農民一向是掙扎於飢餓線上。誰說中國地大物博？可耕的土地其實不多。尤其是本部各省，有限的土地上，滿滿的擠着稠密的人口，全靠土地上的出產來活養。承平日久，人口過多，更成了問題。太平天國以後，過剩的人口，總算給戰爭、飢荒、疫疾、流亡消滅了，暫時現出小康景象。但也不能夠維持多久。生齒日繁，每個農家平均得到的耕地，要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少。即使不遭什麼飢荒，農民靠收穫來養活一家，也

簡直是不可能的。北走東三省，南走南洋，是過剩人口的出路；除此以外，便是馬爾塞斯所說的悲劇。

而且有限的耕地，照例的集中於地主。地主田連阡陌，收取租穀，享受安富尊榮的生活。佃戶，半自耕農，因為「耕者無其田」，不得不從無可節省的情況中，絞榨出一部份收穫物給地主。據不十分可靠的統計指示，沒有半數的耕地是屬於純粹的自耕農的。

從前，農民還有一點副業收入，聊作貼補。——所謂副業，大抵是家庭手工業，不外繅絲、紡紗、織布、製紙之類，或則利用農暇，來往於各地，憑着自己的手藝，做一個臨時的雇工。此刻價廉物美的機製品，充斥於市場，連農民自己，也愛服用機製品。城市裏舊式的作坊，縮在陰暗的角裏，奄奄待斃，農民的家庭手工業，是完全給打倒了。他們只能把棉花、穀物、乾繭、生絲等原料，賣到市場上去，純然做了原料的供給者。而原料的價格，往往受商人的操縱，有時所入還不够生產的成本。

已經掙扎於飢餓線上的農民，他們的負擔是多麼的沉重呵！催征警打着「官話」，不肯放鬆每一期的田賦。地主、土豪、劣紳（往往一人而具這三種身分），收取租穀，收取放債的重息。大兵和土匪，蹂躪農村，作原始的掠奪。汗血換得的農產物，運到市場上去，只便宜了操縱市價的商人。機製品源源不絕的輸入農村，形成極大的漏卮。農民的血幾乎給榨乾了。到處是「農村破產」的呼聲。這是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雙

重壓迫的結果。

新的農民暴動，便是繼續十年的「赤禍。」但這能夠解決根本的問題嗎？

三

士大夫階級，在這百年中，陡然沒落。

從讀書到做官間最重要的階梯——科舉制度，是給撤廢了。青年子弟不再爲做官而讀書了。這是一二千年來空前的大解放，但是讀書人對於這解放，開頭是感到悵惘；正像久處樊籠裏的鳥兒，一旦給放了出來，翼膀無力飛翔，看到自由的新天地，徘徊着不知如何是好。

鴉片戰後，中國有了新教育。政府爲了造就洋務人材，開設外國語文、船政、交通、礦務、武備等專門學校。並且派遣聰穎的少年，到外國去留學。這時，有些人已經覺悟到，所謂教育，並不單是讀些空洞的東西，和做官的預備。教育該養成實際的人材才是。於是，模仿外國的新式學校漸次出現，舊時代的書院，也拋棄經書的講求，而改稱「學堂」了。

科舉顯然成爲無用，就是頑固的老官僚，也已經看到，於是清廷毅然下令廢八股文，復於一九〇五年詔停科舉。自隋唐以來幾經嬗變的一個重要制度，從此告終，政府頒布學堂章程來代替它，凡是由學堂畢

業考試合格的，也給予貢生、舉人、進士等名稱，當作「出身」。像詹天佑、嚴復等，他們留學歐美學習專門技術，返國後就受過榮譽的進士銜頭。當時學堂獎勵給畢業生以出身後，便授實官。如上海某高等學堂，原分鐵路、電機、駕駛諸科，其畢業生應試後，多被分發出去試署縣長一類職務。這樣的學非所用，跟科舉時代有什麼兩樣呢？

不過「以牙科進士爲知府」的笑話，究竟是不多的。那些秀才、舉人、進士等名義，到底跟着科舉制度而沒落。人們也知道學堂與科舉不同的地方。學堂出身的開明的知識分子，他們參與變法、維新和革命，推動了中國社會政治。他們還不脫士大夫的身分。

他們的出路，不幸愈來愈狹窄。在文化落後的中國，學成而無用處的很多。科舉制度廢，連做官也沒有把握。士大夫素來不事生產的毛病，却深中在讀書人的心裏。於是這批新式的士大夫，彷徨歧路，仍只好援教書或做官的舊例，坐待沒落。

舊式的和新式的士大夫，慢慢的凋零完了，也許從此中國不會再有「士大夫」三個字。受教育是每一個國民的權利或義務，讀書研究，也不必限於有特殊身分的人。教育可以造就各式各樣人材，不必限於做官、受教育、考試、做官，三者全不發生關係。如今正演進到這樣的情形。

四

把幾幅簡單的素描，繪出這偉大的過渡時代的情景。——以一角窺見全豹，這樣的嘗試，是不容易成功的。就是東鱗西瓜的片段也罷了。好在此刻讀本書的中國人，都身歷這個時代，從拙劣的文字裏想起親自的體驗，也許懂得的東西是更多吧。

隨便的就家庭生活說起，中國就到處有着父子兩代間的衝突悲劇，甚至於祖、父、子三代間的衝突。宗法社會早在二千年前崩潰了，但它的潛勢力在二千年的中國，繼續存在。人們以「九世同堂」為美談，家長或族長握着管理一個家族的權威。父母存在而子弟擅自別籍異財，非但要遭社會的物議，更得受法律的處分。可是到了近百年裏，大家庭制很快的消滅了。生活日艱，豐厚的租穀變得不可靠，收入先難於維持一個大家庭。安土重遷的時代已經過去，年青的子弟，不得不離開故鄉，投身於都市的人海中謀噉飯地。他的終身職業既在外面的都市，不得不跟故鄉和大家庭絕了緣。雖然在家鄉衰老的親長，眼見子弟星散，懷想昔日家族團聚的盛況，倚閭而望，感慨交集，然而有什麼辦法呢？家族觀念只在人們心中留着餘影罷了。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的婚姻，首先令青年人不同意。那不過是父母給兒子娶一個媳婦，目的在延續自己家族，永繼香火——澈頭澈尾的封建思想！青年人爲了自身的幸福，要選擇自己中意的對手作配

們，要組織以自己爲中心的快樂的小家庭。他們違抗家長的命令，不管這在從前是大逆不道的。他們引用西洋的學說，以攻擊父祖視爲金科玉律的舊禮教。這樣的衝突不會繼續多少時候，顯然父祖失敗而子弟勝利了，但前者總是不慊於心的。

婦女們也抬起頭來了。男系中心的社會，已經成立了三四千年。這三四千年裏，中國婦女的地位，每況愈下，她們只是男子的附從，家庭的奴隸。就一般而論，家庭以外的世界，沒有她們的位置。西洋男女平權的思想，首先引起她們的嚮往。學校、工廠、政府機關等地方，也有了她們的蹤跡。她們從家庭的小天地中解放出來，要求教育，要求工作，這是從前視爲大不韙的，她們居然得到了。她們也參加政治活動，擔任重要的官職，叫守舊的老夫子搖頭嘆氣，但她們終於跟男子並肩站在社會上了。

祖父是一個地主和老紳士，父親是西洋留學生和都市裏精明幹練的企業家，兒子則是懷着狂想與決心的社會主義者，這樣三代間的衝突，也屢見不鮮。賽珍珠在愛國者那本小說中，所寫的吳氏祖、父子三個，並不是理想的人物。

五

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到處有着劇烈的變動。或者有人看到在上海一類的大都市裏，流線型的汽車

飛馳於平滑如砥的馬路上，旁邊却有裸着上身的苦力，艱難地推着重載的獨輪車，蝸牛樣的前進，歎為矛盾，其實這樣的矛盾，是過渡時代免不了的現象。

都市裏已經是二十世紀；鄉村裏大部分還像中古時代。都市裏講究高速度，鄉村裏幾乎是「山中無歷日。」都市裏新興的資產階級，有着極高的生活程度；鄉村裏貧困的農民，像牛馬樣的過着日子。都市裏有着最新式的機械；鄉村裏什麼都是依仗畜力和人力……這一切現象，還不是外力造成的工業革命所引起的嗎？

矛盾現象多着呢！——有的是藍袍黑褂，下面却穿西裝、襪革履的紳士。有的是舊式的廳堂上，陳設着沙發大菜桌等西洋用具。有的人害了病，主張內科服中藥，外科請新醫，藥石無靈的時候，不妨求助於神佛符咒。有的人中菜西吃，表示講求衛生，兼顧美味。有的是無線電廣播，充滿着佛號和木魚聲，同時收聽另一個電台廣播，却是基督教徒在高唱贊美詩……諸如此類，或者並不是矛盾，是「東西文化的調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綜合。」其實，這還不是多餘的解釋嗎？

思想的混亂，或者可以說跟春秋戰國時代一樣。古老的學說借尸還魂；一切外國的新奇學說，全介紹到中國來。什麼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開頭，有人歎羨西洋的「船堅砲利」；接着，有人提倡「中

學爲體，西學爲用。」辛亥革命前後，孟德斯鳩、盧梭等的政治思想，極度流行；五四運動時代，新文化大師們，持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與封建勢力作戰；不久，科學的社會主義，又成爲時髦的學說；法西斯和全體主義的理論，也有人介紹。「十年推排成老物」，然而新舊同時存在，同樣取得一部份的信仰。從列寧到墨索里尼，從愛倫凱到柯倫泰夫人，都有人相信和崇拜。混亂的思想界，混亂的學術文化，有人以沒有中心思想引爲遺憾。然而回顧春秋戰國時代，諸子齊起，百家爭鳴，最後還是儒家獨尊。過渡時代總能到達彼岸，事實必能解決這紛雜的現象的。

六

且別管複雜的混亂的現象，中國眼前的各種制度規模，已經是現代化和世界化了。

就政制言：自清末起，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跟世界上別立的憲國家相似，從前閉關自守的君主專制時代的情形，絕不存留。等中國完全實行憲政後，她便是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

就法律言：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國法律，一向以禮教道德和倫常爲立法的根據，充滿着封建勢力。但社會基礎變動，歐美法系侵入，舊日的法律完全遭廢棄，黑暗的訟獄與野蠻的非刑早經取締。雖然正式憲法尙未產生，而民法幾經修改，新的民法和刑法終於制定公布。前者把舊日的名分、親屬關係、宗法觀

念等摧毀無餘，後者多採教育刑與社會防衛思想。這新的民刑法，和現代最進步的法典比較，也絕無遜色。就教育言：八股文和科舉制度，已經不留餘影，學校教育則日漸普及和革新。教育精神也幾度改進。最先是尚武尚實，注重道德的教育，旋即代以適應個性，講求普及的歐美式教育，終於決定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是：「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至於學制和課程，也已經跟世界各國相似了。

就語文言：昔日為士大夫獨占的古文，已遭廢棄，代興的是流利的淺顯的文章，俾一般民衆得能了解和使用。尤其是接近口語的白話文，已成為正宗。白話的文學，風行全國。學校裏的課本，也用語體編纂。配合着由古文到語體的文學革命，國語統一運動也由教育界人士努力，而獲得相當的成效。

就貨幣言：——這是很小的一件事物，然而跟民生的關係是那麼的密切。——白銀直接的使用，早經停止，只留下一「銀兩」這個空虛的本位。主幣是銀元，輔幣是銀角和銅元，事實上制錢已經絕跡。硬幣（銀元、銀角、銅元）和紙幣並行。但幣制還那麼複雜，銀兩、大洋、小洋等，增加了商人的麻煩。廢兩改元，是第一步的統一；實行法幣政策，是第二步的統一，於是幣制是整齊、簡單和便利了。

在這裏所無暇述及的事物，它們面目一新，披着現代的外衣，和上述是一例的。

第三十一章 舊的結束和新的開始

一

中華民族並不曾衰老。相反的，中華民族還是新生的孩子，有着無限的光輝的前途。

不錯，中國有着悠久的歷史；就人們知道的歷史來說，已經在四五千年以上，跟世界最早的古國埃及巴比倫差不多。但悠久的歷史，並不能夠說是衰老。因為中國人一直吸收旁的分子，擴大他的民族。每隔數百年，在中國人的系統裏，總加入新的血液。新的血液使他作返老還童的新生，在人類舞台上比往者更活躍，造就出更偉大的事業。

最早的中國人，綜合了分散的各小部族，同化了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建立偉大的統一國家，那就是秦漢兩朝。不說別的，只就與蠻族匈奴幾百年出死入生的抗戰，已夠充分表示中國人的力量。國威衰替後，蠻族雲擾，五胡亂華，中國人却吸收了殘餘的匈奴和獷野的鮮卑，以活躍的新姿態出現，那就是偉大的唐朝。在唐朝的全盛時代，文治武功，燦然大備，不但是東亞的領袖大國，就是在同時代的世界，也是無可

比擬的。幾百年後，中國漸現衰憊，而契丹、女真、蒙古崛起，侵入中原，建立遼、金、元三朝，結果他們入居中國的，又同化於民族的大熔爐中，使中國人增加了新的血液。明朝以後，當時視爲異族的滿清君臨中國，維持了二百六十九年的統治。開頭是滿清征服中國，結果是中國人同化了滿清。清朝末年的皇帝，已經有「保中國卽所以保大清」的話，指明滿漢一家，大家全是中國人了。

辛亥革命成功，有兩點意義：一是中華民國的成立，二是中華民國的新生。正如滿清皇室退位詔書所說：「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其實是結合中國境內大小各族，而爲一中華民族。而事實上，自元明以來，滿、回、蒙、藏諸族同化於中國，也已經達水到渠成的地步。加上了這些新的分子，中華民族還是新生的孩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同時世界在暴風雨中，新生的中華民族，應該怎樣的和外族抗衡，爭取生存，並重振過去的光榮呢？

悠久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屹不可動的基礎；再度的新生，指示他有光輝的前途。等待將來的歷史家，寫中華民族新生後的故事吧。

二

現今的中國，已經緊緊的跟世界上其他各國聯結，中國是整個世界重要的一環。

中古的世界是分散的。國際間的關係很少。中國自以爲「中國」是四海之內惟一的渾渾大國，中國的對外往還，只限於東亞的天地。中國人把本國當作整個的「天下」；即眼光遠大的，也只把東亞當作整個的天下，而中國是東亞的主人翁。鴉片戰爭轟開了中國的大門，殘酷地毀滅了中國人「唯我獨尊」的觀念；使中國人知道本國以外，還有廣大的世界；使向來囿於一隅的中國，開始跟世界發生密接的關係。跟着歐風美雨蹂躪中國，中國跟世界的關係，愈來愈密接，中國不單是東亞的，而且是世界的了。

從前的中國，確有值得驕傲的地方。中國擁有廣土衆民，和進步的文化，她是「四夷」的中心。在東亞的天地裏，沒有誰能够得上跟中國匹敵的。因此，異族侵入中國，雖然征服一時，究竟同化於中國，使中國人增加了新的血液，但如今便不——中國不再限於小天地，而開放於廣大的世界；跟中國競爭的國家民族，照樣的擁有廣土衆民，和進步的文化——也許比中國更進步。在列強之前，中國反而相形見拙，顯得落後。中國跟世界連在一起，應該磨礪自己，求生存於國際間，否則危機是不堪設想的。

現今的中國，是世界上的一國；她當然懂得，怎樣的做世界上的一個國家。

三

近百年以來，歐風美雨，掃蕩着中國，掃蕩着東亞。

歐美列強的勢力，侵入世界的每一角；冰天雪地的南北極圈，蠻煙瘴雨的海洋孤島，也逃避不了他們的注意。東亞自然也遭到蹂躪。他們大抵以巨艦利砲，轟開閉關自守的古老國家，以優勢的武力，叫後者屈服，聽其宰割；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供他們的榨取。一時間東亞的命運，幾乎為黑暗大陸非洲之續。但帝國主義者究竟滅亡不了龐大的中國，中國存在於均勢下；還有日本以她獨特的幸運，翻身走上歐美列強的路。除此以外，東亞全是歐美勢力了。

中國跟着狂暴的歐風，在清末「瓜分論」熾盛之日，她幾乎不能自存。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外來的壓迫大形鬆弛，中國就茁長向榮；但她跟日本中間的糾紛，却與年俱深。戰後，列強捲土重來，中國又陷入泥淖。好容易中國掙扎走上自力更生之途，而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又復爆發。這一次，中國不像前者是名義上的參戰，而是參戰者主要的一分子。這是一次劃時代的戰爭——是中國的解放之戰，是東亞被壓迫者的解放之戰；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或繼續受其束縛，自由或為奴，都決於此戰。戰後的中國，一定將以新的姿態，出現於新的東亞。

百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將告終，自力更生的新的中國，新的東亞，業已在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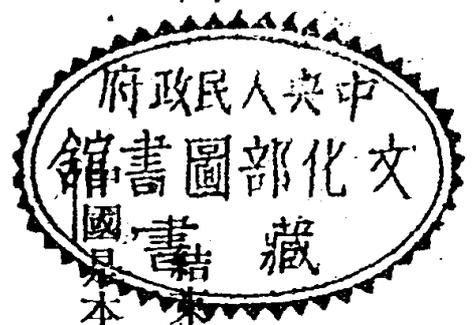
四

就中國國內的情形來說，這個古老國家，也已經踏上現代化的路。

第一，數千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在辛亥革命時給推翻了。民國初年，袁世凱的叛國，張勳的復辟，還有死灰復燃的樣子，但不久就給撲滅；違背大眾而使時代逆轉的企圖，結果總難逃慘敗。這樣的醜劇，更不會再現，那是一定的。第二，中國的封建制度雖崩潰於春秋戰國時，然而封建勢力跟着君主專制政體，繼續存在了二三千年，它借着幾度變質而維持一脈。帝國主義轟開中國大門，也震撼了中國封建勢力的基礎；工業革命和新興階級抬頭，使直接與殘餘的封建勢力肉搏。跟着世局的激變，封建勢力已難於維持它的奄奄一息，它退縮到陰暗的一角，坐待末日臨到，而事實上已經臨到了。中國將永遠擺脫這古老的束縛，而邁步踏入現代世界。第三，近百年來，帝國主義者蹂躪中國，中國忍受着種種的磨難而掙扎。但支付痛苦的代價，終於獲得了報酬。有的國家因失敗而撤退在華的勢力，而國民革命的成功，也使列強對華的方針改換，他們由誅求無厭而趨向扶持互惠。帝國主義者或則自行撤退，或則遭斥逐，到了這第二次大戰後，便可分曉。

——總之，過渡時代崎嶇的小路是快完了，前面已是康莊大道。

舊的摧毀了，新的待完成。中華民族將建設現代化的新國家。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留下偉大的著述，作為建國的遵循。誰都期望着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的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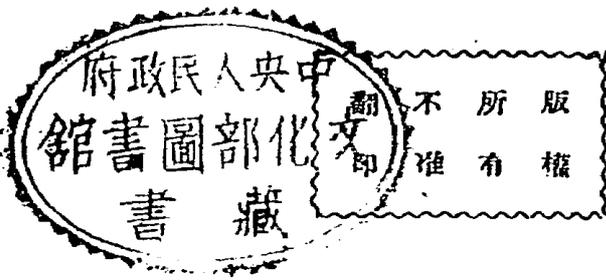
中華民族的故事

五

結束了寫述的四五千年的歷史，收拾起思古的幽情，察古以明今，瞻望着中華民族的新時代。眼前的

二七八

——完成於一九四四年端陽節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族的故事

實價國幣一千八百元

外加運費

編著者	施	燐	瑛
發行人	李	煜	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05-11-6



1097

